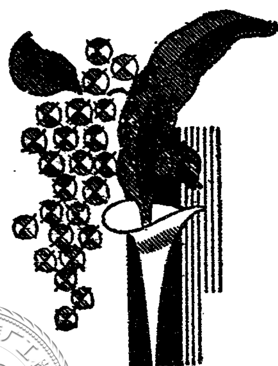
俞曲園尺牘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序

俞曲園太史，今人無不知為近世經學大儒者。予向閱第一樓叢書曲園雜纂羣經平議諸子平議茶香室叢鈔等編，竊歎先生靡書不覽，博大高深，詩文雜俎，莫不妙造豐贍；始知經學二字，實未足以概之也。春在堂尺牘一帙，乃信手所作，積時偶存，非其至者。儒士簡札，最易散失，不存稿者多；佳搆或不及存，存者未必悉善，間多率筆，可無深求。而其所論村鎮，啓蟄，叛諺，金值，蕭牆，嚴灘，四書六經，方響，貲宗，訓纂，孔明，漢壽，杏壇，同州諸事，足資考鏡，破釋疑團；小倉秋水，雖堪悅目，烏能得此？張憲那吒地藏之考，又得訂誤證俗，非特可供談助已也。他若人分三截之言，無有無累及救偏之語，「塑鎖梳」三字之訣，書紳佩韋，端在於此。又與李憲之論代選詩集之難，尤深諳此中甘苦，實獲我心。最奇者，與亡室姚夫人一書，初見標題，疑有乖誤；人既亡矣，何能重致尺素？洎讀之，乃知化寄者，此為各尺牘中不經見之事。曲老悼亡，向知有百哀詩之作，而不知又有此書；生既願將壽平分，歿又幾效奉倩之殉，此老情癡，有如是夫？姚夫人何修得此？披覽再三，令人彌增伉儷之情。六旬老翁之鼓盆，尚眷戀如此，愛河深溺，哀感頑豔；何今青年閨幃，高唱戀愛之秋，轉多朝三暮四，輕於離析耶？使若輩讀之，不有愧此老多乎？集中又有焚寄彭剛直一書，佳人才子，生死繫懷，英雄名士，存歿不忘；雖曰古人之多情，亦自賢者之異凡耳。先生為曾滌生所知，為曾潞溪所劾，始終玉成者，曾氏，大奇！苟使先生蜚黃騰達，久綰簪纓，安得有三百餘卷之著述，長留於天地哉？小人無時不害賢者，而往往適足以玉成賢者；此為小人所不及料，天理所不容欺，榮名厚福，常屬之賢者。地下有知，正當掀髯而笑，復何恩怨之有？若杭州傖父，姓氏無聞，吾又何誅？

民國二十三年孟春南匯朱惟公謹識



序

德清兪蔭甫太史曲園先生，有清同光間一代經師也。僑居閶闔城，作吳下寓公，兼主講席者數十年。賓當弱冠，嘗因潘順之前輩之介紹，得請業問字於先生，蒙賜晉接，并賚春在堂全書一部。由是朝夕諷誦，得以窺見先生之文章經術，而後知先生之以文雄斯世，當時所稱爲「南兪北張」者，良非虛譽焉。曲園書札，全書中之一種，特先生之緒餘耳。然其知人論世，識高學博之處，殊於人立身求學處世，均有大裨，故常心好之，欲刊行單本，以廣流傳。今見此刻，校勘精詳，字體端好，實先得吾心。因樂贊其成，而不辭讓陋，爲之序云。己未孟春，古吳王家賓謹識。



新式標點 俞曲園書札目次

與蕭穀伯李少荃同年前輩……一
上郝春圃相國……一
再上春圃相國……二
與王補帆親家……二
上曾滌生揆帥……三
與浙撫馬穀山中丞……三
與蔣薌泉方伯……四
與杭州劉笏堂太守……四
與王補帆……四
與李少荃前輩……五
與吳和甫前輩……五
與李蘭生同年……六
與崇地山同年……六
與女壻許子原……七
與次女繡孫……七
與戴子高(三則)……八
與蔣薌泉方伯……一〇
與高伯平……一一
與談仲修……一一
上郝春圃相國……一一
與蔣薌泉中丞……一二
與李少荃同年前輩……一三
與應敏齋同年……一三
與李少荃前輩……一四
與孫琴西同年……一五
與吳和甫前輩……一五
與應敏齋……一六
與楊石泉方伯……一六
與潘玉泉觀察……一七
與戴子高……一七

與李肅毅伯……一八
與談仲修……一八
與沈吉齋……一九
上曾滌生爵相……一九
與柳質卿……二〇
上曾滌生爵相……二一
與曾樞元同年……二一
與黃元同……二二
又與黃元同……二三
與沈吉齋……二四
與黃元同……二四
上湘鄉相國……二五
與肅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輩……二五
與潘伯寅侍郎……二六
與李少荃揆帥……二六
上曾滌生使相……二七
與馬穀山制府……二七
與丁禹生中丞……二八
與杜小舫方伯……二八
與杜蓮衢同年……二八
與李少荃參知……二九
與喬鶴儕中丞……二九
與孫琴西……三〇
與李筱泉中丞……三〇
與勒少仲同年……三一
與馬穀山制府……三一
與彭雪琴侍郎……三二
與彭麗崧孝廉……三二
與朱伯華比部……三三
與壬甫兄……三三
與王補帆……三四
與彭雪琴侍郎……三四
與曾樞元中丞……三五
與孫琴西……三五

與丁禹生中丞……三六
與王補帆……三六
與胡茇甫農部……三七
與李少荃相國……三八
與汪謝城廣文……三八
與陸存齋觀察……三九
與吳平齋觀察……三九
與馬穀山制府……四〇
與王康侯女壻……四〇
與李筱荃中丞……四一
與彭麗崧孝廉……四一
與王補帆……四三
與卞頌臣中丞……四三
與傅星源觀察同年……四三
與袁小午同年……四四
與魏稼孫……四四
與孟蘭艇……四五
與汪蓮府……四五
與許星叔京卿……四六
與李筱荃制府……四六
與丁禹生中丞……四六
與劉叔俛……四七
與勒少仲同年……四七
上曾滌生爵相……四八
與謝夢漁同年……四八
與王補帆中丞同年……四九
與沈三三……五〇
與李少荃爵相……五〇
與王補帆同年(二則)……五〇
與沈仲復觀察……五二
上曾滌生相侯……五二
與李少荃伯相……五二
與李筱荃制府……五三
與彭雪琴侍郎……五三

與楊石泉中丞……五四
與世襲一等侯曾劼剛……五四
與壬甫兄……五五
與次女繡孫……五六
與彭雪琴侍郎(二則)……五六
與壬甫兄……五七
與金眉生廉訪……五八
與吳平齋……五九
與李少荃相國……五九
與曾樞元中丞……六〇
與彭雪琴侍郎(二則)……六〇
與孫琴西廉訪同年……六一
與彭雪琴侍郎……六二
與張振軒中丞……六二
與張嘯山唐端甫……六二
與吳煥卿……六三
與孫歡伯……六三
與李黼堂中丞……六四
與王子莊孝廉……六四
與汪柳門太史……六五
與彭雪琴侍郎……六五
與李少荃相國……六六
與王補帆同年……六六
與杜蓮衢同年……六七
與鍾子勤孝廉……六七
與蒯子範太守……六八
與楊石泉中丞……六八
與應敏齋方伯……六九
與王補帆同年……六九
與吳仲宣制府……七〇
與張香濤學使……七〇
與王補帆同年……七一
與李筱荃制府……七一
與陶萇孫……七二

與徐花農……七三
與李黼堂中丞……七三
與王補帆同年……七四
與唐蕺農觀察……七四
與李少荃相國……七四
與吳平齋……七五
與丁禹生中丞……七五
與楊石泉中丞(二則)……七六
與馮夢香茂才……七七
與陶柳門州同……七七
與李少荃伯相……七八
與胡梅臣茂才……七八
與馮竹儒觀察……七八
與方子箴廉訪……七九
與吳祈甫孝廉……七九
與楊鐵山……八〇
與王夢薇……八〇
與日本儒官竹添……八〇
與李少荃伯相……八一
與杜小舫觀察……八一
與王子獻孝廉……八二
與徐花農孝廉……八二
與彭雪琴侍郎……八三
與李少荃伯相……八三
與江小雲觀察……八四
與徐花農……八四
與彭雪琴親家……八五
與亡室姚夫人……八六
與孫琴西太僕……八七
與梅小巖中丞……八七
與彭雪琴親家(二則)……八七
與吳齋平(二則)……八九
與曾劼剛通侯……九一
與楊子玉……九一

與汪柳門侍講(三則)……九二
與李黼堂方伯……九四
與譚文卿中丞……九五
與朱玉圃同年……九五
與吳又槃大令……九六
與日本國僧小雨上人……九七
復王韜甫比部……九七
與劉仲良中丞……九八
與日本人竹添進一……九九
與曾沅浦制府……九九
與兄子祖綬……一〇〇
與曾劼剛襲侯……一〇〇
與王夢薇……一〇一
與許榴仙……一〇一
與林陰仰雪翁……一〇二
與易笏山方伯(二則)……一〇二
與李黼堂中丞(二則)……一〇三
與張小雲明經……一〇五
與沈穀人庶常(二則)……一〇五
與李少荃相國……一〇七
與潘譜琴庶常(二則)……一〇八
與宗湘文觀(察二則)……一〇八
與潘伯寅尙書……一〇九
與嚴芝僧庶常……一一〇
與吳廣安觀察……一一一
與李憲之方伯……一一二
與鄭小坡孝廉(二則)……一一二
與王遜之親家……一一四
癸寄彭雪琴親家……一一六
與孫婦彭書……一一六
與李少荃爵相……一一七
與許星叔尙書……一一八
與徐花農太史……一一八
與汪柳門侍郎……一一八

與潘譜琴庶常……………………一一九
與徐花農學使……………………一一九

新式標點 俞曲園書札

■與肅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輩

頃閱邸抄，知承　恩命，攝篆兩江。　朝廷以節鉞付重臣，東南顧而金湯萬里；幕府以詩書爲韜略，上下江之壁壘一新。不特鍾阜煙雲，有資管鑰；抑且珂鄉父老，都拜旌麾。遡聽之餘，蹡蹡起舞矣。樾僑寓津門，又將三載。今年承崇地山同年，延修天津府志；而苦無經費，未能設局，不過從古書中鈔撮，終朝伏案，勞而無功。因思金陵爲名勝之區，又得閣下主持其間，未識有一席之地，可以位置散材否？近世以浙人而作白下寓公者，惟隨園老人，至今豔稱之。其人品，其學術，均非樾所心折；然其數十年山林之福，實爲文人所罕有。而非尹文端爲制府，則亦安能有此耶？樾之薄福，固不敢希冀隨園；而閣下勛名，則高出文端萬萬矣。企予之私，率爾布陳，伏惟惠詧。

■上祁春圃相國，

自違函丈，十載於茲矣。恭聞東山養望，勛德日隆。姚崇救時，是稱賢相；桓榮稽古，親爲帝師。海內綴學之士，無不依附龍門，冀得一言以自壯。而樾迂拙之才，甘爲時棄，故未嘗奉尺書以干左右。惟己未歲曾寄呈詩稿十卷，亦未知得登鈞覽否？嗣後東南淪陷，航海北來，旅食津門，忽又三載，杜門息轍，妄以譔述自娛。所著羣經平議三十六卷，粗有成書。其第十四卷，專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制度，津門有好事者，取以付梓。而獨得之見，終未敢自信。伏念吾師以經術倡導後進，凡治經者，舍函丈無所折衷；古之人或一面未謀，而負書車下以自獻，況樾幸

出大賢之門，得附門下士之末，乃鰓鰓焉懼不當意，而不敢求教於大君子，無乃自棄之尤者歟？謹寄呈一本，倘賜覽觀，有以正之，幸甚幸甚！

再上春圃相國

樾前寄呈羣經平議一卷，惴惴焉懼根柢淺薄，意義麤疏，不足當大君子一盼。乃竟於二十七日奉到還書，猥以小子之斐然，上博夫子之莞爾，殷殷奬掖，情見乎詞，甚媿甚媿！樾此書已算粗成，惟家貧乏人鈔寫，止有稿本。今年宋雪帆前輩來津，見其一二，頗爲許可，小助剞劂資。見在已將儀禮平議二卷寄京，交舊徒汪儀卿水部校刊，一俟畢工，即當寄奉。至此外各種，尚在篋中，深恐將來徒飽鼠蠹，頗擬集衆擎之力，次第刊行；而時方多故，當路諸公，未遑留意於此。且此道闇淡，好之者希，叩寂求音，未必有同聲之應。或將來褒顒有成，倘求元晏一言，爲三都增重。想吾師以栽成後進爲心，不嫌妝瀆費臆也。

與王補帆親家

來示有歸里種桑之意，古人稱千畝桑與萬戶侯等，然則老弟勛名，可以方駕湘鄉矣，一笑。寒家蠶事，惟先祖母最擅其長　家母杭人，已不能嗣音。內人姪從其姑，更可知矣；又何論乎小女輩？承問甚媿。抑兄有一說，蓄之已久，請因閣下種桑之意而發之。夫蠶桑之利，與自西陵，由來久矣。然蠶之作繭，本以自藏，必糜爛之於鼎鑊，而繅取其絲，無乃不仁之甚！自唐以來，木棉之利，日盛一日，又變木本爲草本，而其種益繁，衣被天下，駕蠶絲而上之；豈造物者有意以彼易此乎？吾湖蠶事，甲於海內，而兵興以來，受害最酷。菱湖荻港等處，向稱蠶桑淵藪，而

村落化爲邱墟，人民轉於溝壑，幾乎靡有孑遺焉。意者積數百年養蠶之孽，而發之一旦乎？不然，吾湖風俗循良，諺云：「湖州人苦腦子」，有何獲罪於天，而酷烈至此？是故廣種桑樹，不如多植木棉。天地之間生命至重，凡蠕蠕者，無非與我並生之物。兄近來雖食瓜果，中得一蠧，必捉置青草間，明知未必能生，要使吾不見其死也。迂闊之談，老弟以爲何如？

■上曾滌生揆帥

樾自庚戌歲，幸出大賢門下，而不才之木，有負栽培，故廢棄以來，未嘗敢以一箋，瀆陳鈞聽。比聞手定東南，勛高中外，民望僕射，有如父兄。「天生李晟，原爲　社稷」，眞儒事業，亙古無儔。瞻望龍門，如在天上。頃至金陵，晤李少荃前輩，述知去歲尙蒙齒及，垂問殷殷；乃歎文中子門羅將相，而不肖如樾者，門生之籍，尙未删除，景仰之餘，良深慚媿。樾自中州罷歸，自惟迂拙，無補於時，閉戶窮經，妄事撰述，所著羣經平議三十六卷，粗有成書。其第十四卷專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制度，天津有好事者，取以付梓，謹寄呈一本。未知羽書旁午之時，尙能流覽及之，俯賜繩墨否？回憶庚科覆試，曾以「花落春仍在」一句，仰蒙獎借，期望甚殷；迄今思之，蓬山乍到，風引仍回，洵符花落之讖矣。而比年譔述，已及八十卷，雖名山壇坫，萬不敢望，然窮愁筆墨，儻有一字流傳，或亦可言「春在」乎？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恃愛妄言，聊博一笑。

■與浙撫馬穀山中丞

小住武林，得瞻山斗，軍門深邃，因下士而晨開，賓席從容，共高朋而夜集，歸舟循省，爲幸良多。自別以來，想節

鉞清嚴，帶裘輕緩。爲朝廷宣德意，人在春臺；與父老起瘡痍，民歌冬日。大賢臨蒞之地，卽福星照耀之方。樾因故里無家，不得躬庇宇下。梅子眞作吳門市卒，遠不如湖上林逋，江東羅隱矣。臨穎神馳，不盡萬一。

與蔣薌泉方伯

游子歸故鄉，得大君子垂愛拳拳，既叨杯酒之餘歡，又辱兼金之厚贐，感甚亦媿甚。伏維閣下以文經武緯之才，運海立雲垂之氣，豐功駿烈，固已焜耀中興，而又置驛通賓，築宮禮士，一時物望，爭附龍門。樾以部下書生，去作吳中殘客，發胥臺而南望，所依依不釋者，固不獨湖山之美矣。惟願垂天之雲，隆隆日上，大開廣廈，以庇寒儒；俾樾得於西湖山水窟中，受一廛而爲民，與故鄉父老，進中和樂賦之篇，以詠歌盛德。閣下此時，當必爲蓋公而築堂，因穆生而置醴矣。企予望之，故附及焉。

與杭州劉芴堂太守

前承招飲，得親言論丰采，雖古循吏，無以遠過，私心所饜飫者，固不徒在尊俎之腬嘉也。臨行又承厚賜，俾將拙著羣經平議三十六卷，廣集鈔胥，寫成定本，以便付刻，而所賜實從借貸而來，令人感歎不已。伏念閣下實心任事，清德傳家，所示琴莧一圖，允足千古，將來史傳中添一佳話，駕昔人一琴一鶴而上之矣。弟詩不過率直語，未足揄揚，采南閒作長歌，惜未之見，琴西計必有佳搆也。玆因琴西以琉球國紙見贈，輒篆書「琴莧圖」三大字奉寄，筆力疲苶，不足觀也。慚媿慚媿。

與補帆

游子歸故鄉，適老親翁駐節是邦，適館焉，授餐焉，臨行又饋贐焉。 朝廷爲吾浙置一賢大夫，實則造物爲巾山設一賢居停耳。何幸如之！兄雖於望日登舟，然是日仍泊大關，至次日始解維而去，舟行甚遲。私計若繞道亭子村，竟須二十外，方可到蘇，雖癡兒不解候門，然老妻望眼穿矣。是以亭子之行，迄不果也。今日略有順風，明日或可望到。舟中將致謝諸當事書，寫好寄去，乞爲分送。因亦作一書布謝老弟，不敢遲滯尊公祖也。歸寓後若別有說，當續寄。

與李少荃前輩

紫陽一席，辱承訂定，借講席之清閒，養山林之疏嬾，爲幸多矣。因適有旋浙之行，故未及以一箋陳謝。比來玉梅花下，將及三九，閣下以趙衰之冬日，擁羊羔之輕裘，樂可知也。樾自十月下旬，買棹武林，住補帆署中，旬有五日。適琴西同年主講杭州之紫陽，不期而遇，彼此歡然，一時遂有「兩紫陽」之目。老前輩聞之，得無詫庚榜之闊乎？見在自杭回蘇，舟窗雖色，頗宜筆硯。手書布謝，不盡萬一。

與吳和甫前輩

辱手書，知輶軒所至，以經術倡導後進，因定海諸生黃以周解考工記世室，與樾說合，遂詢所自來，而得其先德薇香先生明堂步筵說一篇，錄寄，甚善甚善！樾受而讀之，其據宇文愷傳證記文，是堂修七，非堂修二七，洵與樾合；惟解廣四修一，及三四步，四三尺，似皆不及鄙見之塙。且如其說，夏后氏堂室全基，廣如干涉，究未明白。說周制較明白矣；然記文明言五室，凡室二筵，乃謂止說四隅之室，義亦未安。老前輩以爲何如？此外各種，想必流

覽一周，未知都若干卷？卷若干言？定海，海外一島耳，乃有此通經之士，殊不易得，宜老前輩惓惓欲刻其書也。李少翁重刻段說文未成，不知其能料理及此否？竊謂薇香先生之書，如果卓卓可傳，可否先爲設法，令其子孫寫副本，寄存尊處；將來或集貲刊刻，或假活字版排印，似較僻在海外，易爲力也。其論語後案聞有印本，能覓寄，尤感。

與李蘭生同年

前閱邸抄，知恭膺　寵命，筦領　樞廷，以公才公望之隆，任斯謀斯猷之寄。桓榮稽古，原是　帝師，陸贄在朝，斯稱內相，儒臣勳業，自此遠矣。甲辰同年，內有閣下，外有少荃前輩，非昔所謂「天生李晟，以爲　社稷」者乎？斯中興之盛事，亦同譜之美談，雖樾之不肖，與有榮施焉。樾僑寓天津，已逾三稔，今秋因二小兒在蘇大病，不得已浮海南旋，適蘇州紫陽書院主講乏人，當事者遂以鄙人承乏，借壇坫之清閒，養山林之枯槁，前塵昔夢，久付飄風。或爲樾誦白香山聞李尙書拜相因寄賀微之詩曰「憐君不久在通川，知已新提造化權。」樾亦誦香山渭村退居寄崔侍郎詩曰「提攜勞氣力，吹播不飛揚。」千里寄知，以博老同年一笑。

與崇地山同年

十月下旬，曾寄一箋，布陳近狀，未知已達左右否？臘鼓聲中，又交六九，老同年玉帳高搴，冰壺清對，寫便宜之表，天語溫多，張吉利之旗，軍門春滿，裘輕帶緩，樂可知也。樾因二小兒病魔纏繞，不得不在蘇照料，近已遷居紫陽書院，屋雖寬大，而兵燹之後，窗戶不全，殊苦廓落耳。拙鳩既不善營巢，窮鳥又安能擇木？竊比於衞公子荊

以一「苟」字處之。然彼之「苟，」苟其所有；樾之「苟，」苟其所無，或較古人更進一籌乎？所著羣經平議，已集人寫定副本，杭州太守劉君笏堂，擬集資刊刻，未知果否？前塵昔夢，久已坐忘，而敝帚千金，不能舍去，要不離乎書生之見，可笑也！關河修阻，不獲如在天津時得以時相過從，聊藉管城子粗陳大略，不盡欲言。

與女壻許子原

得嘉平望日手書，知侍奉康娛，閨房清吉，慰甚。二令兄四令弟已回京否？山東事行查原籍，作何了結？念之念之！僕今年主講蘇州之紫陽書院，歲入四百金，不敷所出。全家已遷居書院，其地在閶門內梵門橋，以後書來，竟寄此處可也。二小兒癡頑如故，不知是病是魔？醫巫並進，迄未見功；固由吾德薄，或亦由彼孽重，付之浩歎而已！其婦于去歲舉一女，門衰祚薄，又何得雄之敢望？尊處西席是否仍舊？惟望足下努力下帷，明歲文場，一戰而霸，庶鄙人得開口一笑乎？

與次女繡孫

書來，知目疾未愈。每日用鹽擦牙齒，即以漱口水洗目，久之自有驗矣。水仙花詩，寄託遙深，格律清穩，極爲可喜。詠古諸章，無甚深意，且詞句過涉悽惻，閨中少年人，不宜作此。以後作詩宜以和婉爲宗，歡愉爲主，方是福慧雙全人語也。吾前以福慧名汝樓，慧則付之自天，福則修之自我，汝宜深思吾言矣。汝姊吉期已定於三月二十六日，而衣飾至今未辦，固由無錢，亦由爲汝二哥哥病魔纏繞，舉家都無心緒也。幸吾與汝母俱平善，勿念。吾所著羣經平議，已寫副本寄杭州浙中諸當事者，謀集資付刻；字義載疑，亦寫寄金陵，託友人校刊；皆未知能成否？

「生前富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此白香山詩，吾常誦之。

與戴子高

一

四月十一日，接正月二日書，知起居佳勝，慰甚。居停主人周君季貺，好尙風雅，洵冠蓋中不可多得者，相與賞奇析疑，亦天涯之一樂也。今年二月十三日曾致一函，未知收到否？承示以爲拙著各書，宜隨作隨刊，此固見愛之雅意；然其事何可易言？僕羣經平議中，易詩書論語孟子如干卷在前兩年視之，似乎旣竭吾才矣。今更讀之，又頗有未妥者；然則僕近年所著春秋三傳外傳及周禮儀禮諸經平議，數年後安知不自見其轂失乎？學問無窮，蓋棺乃定，必欲毫髮無憾，誠恐畢生無此一日，然現在諸經，尙未卒業，或者因此及彼，尙可隨時增益，且俟全書成後，再刊以問世，未晚也。此道衰息，已非一日，庸庸者姑勿論矣，其高者亦不過拾宋人之唾餘，貌爲理學而已；七十子之緒言，兩漢經師之家法，其有聞焉者乎？僕學術淺薄，又不得位，豈足以振起之乎？足下年少氣盛，力足有爲，斯文未喪，勉之而已。又示論語解一事，僕頗不以爲然。「五十學易」，舊有以宋人「河圖五十居中」解之者，此任啓運「周易洗心」之說，固不足據；然其謂用五用十以學易，則與足下同也。易言「參五以變，」不言「五十以變，」足下此說，又何以勝於彼說乎？「大過」作卦名解，聞靑田端木舍人說如此，僕未見其書，無以知其同異。僕說經務求平易，故與足下此論不合，希更審之。僕服食無恙，近因遣嫁次女入京，小住月餘，亦不出應酬，惟同年至好如叔芸輩，間一往還而已；得暇輒至留離廠舊書攤頭，隨意坐坐。又或與酣潑墨，率爾塗鴉，以應好事者之求，至於玉堂舊夢，付之雲煙之過眼矣。俟昏嫁畢後，兩兒俱能成立，便當斷棄人事，不復相關

矣。二兒自去年來心境蘊結，將成心疾，今春延醫治之，僕來京時，似有小驗；今大兒信來言已霍然，未知其審。大約亦不能讀書，亦擬捐一官與之，俾得自謀生計足矣；必欲科第世家，詞林接武，此又世俗之見也。

二

松泉舍姪來，交到手書，知爲學日益，又知近來得力於老子之學，以此治心，以此處世，甚善甚善！老子書每言「唯其如此，故能如此。」極是利害。世但言其和光同塵，非知老子者也。論語解六十三事，極有發明。「五十學易」之解，鄙見不以爲然，已詳前書。「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若非一句讀，則句中當加「而」字。鄙意：爾雅曰事，勤也；勤，勞也；何事於仁，猶言「以是爲仁，何其勞乎？」「勿欺也而犯之」阮相國校勘記曰「皇本也作之」然則「勿欺之而犯之」猶言「勿欺之與犯之。」古人之文，凡兩字相連而及者，多用而字。昭二十年左傳，「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韓子說林篇，「以管子之聖而隰朋之智，」皆其例也。欺與犯皆非事君所宜，故並戒之。此二義，足下以爲何如？僕自都門旋津，仍事課述，藉以銷夏。所著羣經平議，三禮三傳，觕有成書，似乎所見較墻；其易書詩諸經，皆數年前見解，不逮多矣。今年諸經卒業後，尙須通覽一周，方可出以問世耳。來書辱有親炙學者之稱，不敢當，不敢當！僕爲學觕略，不足爲足下友。若足下，眞吾畏友也！數十年來，吾道衰息甚矣，無往不復，必有起而張之者。足下勉之，僕則無能爲矣。

三

自去年九月朔，得惠書後，久不得書，未知今年究館何處？念之念之。僕敝門養拙，仍以課述自娛，羣經平議中，又增公羊穀梁各一卷，國語二卷，周禮二卷，見在從事儀禮，未卒業也。承索觀論語平議，但此書二卷，寫錄一通，亦頗不易；且其中尙多未定之處，故不克寄奉，約計一二年間，此書必可告成。大都周易二卷，尙書四卷，周書一

卷，毛詩四卷，儀禮二卷，周禮二卷，大戴記二卷，小戴記四卷，公羊一卷，穀梁一卷，左氏傳三卷，外傳國語二卷，論語二卷，孟子二卷，爾雅二卷，此其大略矣。書成後，卽當付之棗梨，以質海內諸君子。此外尙有羣書訂義一種，未定如干卷，僕所譔述，此二種最大矣。餘若字義載疑等書，卷帙無多，隨時寫定，尙易爲力。區區之意，五十以前，此數種書，均當寫定；此後天假之年，未卽委化，或精力尙強，不妨續有所著；否則養涵性眞，爲道日損矣。年來厭棄人事，屏絕應酬，入道之基，或卽在此乎？胡氏燕寢攷，僕處有之。然謂燕寢東房西室，室東壁有戶，以達於房，其南面有牖無戶，此實大不然者。果如其說，則由堂入室，必先由房矣。以左氏傳所載東郭姜事觀之，是時公拊楹而歌，則在堂可知也。姜與公始皆在堂，欲出避之；若房有戶而室無戶，則姜入房中，便當自北堂而出矣，何必入室，多此轉折乎？胡氏所說，殊不足據。洪氏頤煊宮室問答一卷，已深以胡說爲非。然而所說必牽合考工記明堂之數，以定丈尺，亦未免過泥；且改古人五架之屋爲七架之屋，亦無塙據。足下若欲治儀禮，孔氏顨軒有廟寢異制圖，其寢制一圖，姑且勿論；其廟制一圖，可據以治禮矣。且其所說亦頗簡明，其謂棟後爲室，棟前爲堂，雖所據士喪禮注，未免誤會鄭意，然古制實是如此。僕治禮，竟亦當爲宮室考一卷。他日南中肅清，得歸臥鄉山，擬于南埭舊居，改造先祠，卽依古制爲之，計所費亦不多。未知能如吾願否？聊書此以博一笑。

此三函久已無稿，而子高處尙存原書，因錄存之。羣書訂義，卽諸子平議之舊名也。同治五年正月，樾記。

■與蔣薌泉方伯

辱賜書未答，聞奉　命赴粵，象郡珠厓之地，虎符玉節，而臨以方召之壯猷，而范韓之威望，雙圻重任，五等崇封，指顧間矣。惟是六橋三竺，不克久駐旌麾，區區之心，雖爲　中興得人賀，而未始不爲桑梓惜也。拙著羣經平

議，承許爲付梓，啓行後，交何人經理？甬東一席，能爲代謀之否？樾寄跡吳中，不及至武林言別，惟望閣下至粵後，福星所照，燧息烽銷，或踵阮文達故事，重開學海堂，招延海內名流，樾雖不才，而古人有言「請從隗始」，倘當不遠千里，躡屩來遊。前書所云，爲「蓋公築堂，爲穆生設醴」者，其在斯時乎？

與高伯平

聞先生名久矣，懷願見之誠亦久矣，未克一見，良用悵惘。德車結旌，翩然南返，六橋三竺，文酒燕游，有資矜式，無糜歡詠，甚善甚善。樾自幼失學，溺于詞章，身廢不用，始謀謏述，鑽孿經義，冀有一得；因而學之，極可憫笑。所著羣經平議，根柢淺薄，意義闊疏，誠無足觀，誠無足觀！蘇泉方伯謀付剞劂，乃須高明代爲讎校，布鼓雷門，實所媿恧。伏求是正，無吝抨擊。

與談仲修

前在武林，得讀大集，欽遲之心，怦怦曷已。時從子高詢悉近狀，用慰飢渴。今歲子高回浙，屬其轉借章氏文史通議，子高報稱，足下此書時置案頭，晨夕相對，車裘可共，而此或難。不揣冒昧，竊有所請，倘集鈔胥寫本見賜，百朋之錫，殆未足喻，寫書之費，即當寄奉。可否裁覆，引領以冀。外拙書　文廟祀典記一篇，文既疲茶，字更醜惡，無足觀覽，聊以將意。爲道自重，不盡萬一。

上祁春圃相國

樾自去年八月間，因二小兒在吳下大病，不得已，航海南歸視之，其時倉卒啓行，未及以一箋聞之左右也。今年二月二十九日，由津門寄到賜書，奬借溢詞，讀之顏汗。雖吾師誘掖之盛心，實非樾所敢當也。入春來，南中雨水頻仍，春寒殊劇。未知都下如何？想平泉花木，造化甄陶，元老起居，　璽書存問，無邊春色，都歸杖履間矣。樾南歸後，因二兒痁疾，積久不痊，坐是因循，未能他去。適蘇州紫陽書院主講乏人，當事者遂以樾承其乏，皋比盧擁，無狀可言。所著羣經平議，浙江蔣薌泉方伯許爲付梓，因寫副本寄去，而至今尚未開雕，未識何時可以蕆事？比來又從事周秦諸子之書，將舊著諸子平議，再爲寫定，然卷袟亦頗煩重，今年能否卒業，未可知也。伏念聖人之道，具在于經，而周秦諸子，亦各有所得，雖申韓之刻薄，莊列之虛誕，要皆本其心之所獨得者而著之書，非後人剽竊陳言，一倡百和，若應聲蟲者也。　國朝經術昌明，掃虛浮而歸之實學，諸老先生發明古訓，是正文字，實有因文見道之功。數十年來，此事衰息，獨吾師以經學受　主知，倡後進，海內治經者，奉爲圭臬，乾嘉一脈，庶幾未隊，今又引疾去位，然則登高而提倡之者誰乎？樾以不才，爲時所棄，窮年兀兀，不過聊以自娛，其無與於斯道也宜矣，其不吾振而起之也審矣。率意直陳，勿罪其狂言，幸甚。承寄賜王氏篆文書二種，尚在天津大小兒處，秋間王補帆南還，必可帶到。先此陳謝，不宣。

與蔣薌泉中丞

二月七日，曾布一箋，未知已達典籤否？嗣聞浙中人士，有攀轅之請，私冀行旌，或可少留。乃昨者恭閱邸抄，知朝廷念嶺表初平，倚大賢爲重，須　九天之節鉞，鎭百粵之山川。昔周室中興，而疆理南海之功，非召穆公不可，詩人歌詠，流播篇章；以今方古，閣下卽其人矣。惟是六橋花柳，久在春風披拂之中，一旦玉節金符，翩然南去，

想賢者多情，亦必有羊叔子峴首徘徊之意；不獨吾浙人之懸懸於淸塵也。樾因嫁女事卽在此月中，不克至武林言別，悵惘良深，聊藉管城將意，伏希垂察。

與李少荃同年前輩

正月下浣，接展惠書，猥承獎借之溢詞，彌媿臯比之虛擁。江南三月，草長鶯飛，老前輩順時布化，合三江之黎庶，而以春風披拂之，又以夏屋㡾幪之，熙熙焉民氣和，頌聲作矣。前聞議舉鄉試，嗣又不果，然令士子得多讀一二年書，人文自當益盛，未始不于 大典有光也。樾承乏紫陽，已于三月七日補行二月望課，至本月望課，亦卽舉行。吳下爲人才淵藪，兵亂以來，不無荒廢，殊鮮佳文。未識老前輩甄別正誼，得有績學能文之士否？昌黎有言：「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葘畬。」吾人作秀才時，或侈言時務，或空談心學，二者皆不無流弊，總以經史實學爲主。省會書院，宜存貯十三經，念四史，及周秦諸子之書；諸生中有篤學嗜古者，許其赴院讀書，師友講習，以求實學，或亦造就人才之一助乎？與到妄言，老前輩以爲然否？

與應敏齋同年

昨由潘玉翁交到惠書，拳拳之意，溢于言表，何愛我之深也？弟自廢棄後，頗承海內諸巨公垂念窮交，不以盛衰有異，然眞摯如閣下者，亦不可多得矣。感甚感甚！又承示龍門書院章程，及顧訪翁所定功課，洵體用兼備之學。以閣下之樂育人材，而又得訪翁以躬行爲之倡導，賢嘉相遇，良非偶然；他日文經武緯，光輔 中興，不獨爲東南多士幸也。弟章句陋儒，所主紫陽講席，又專課時文，虛擁臯比，一無裨益，視閣下與訪翁之以道自任者，不

晉走且僵矣。課程已細閱一過，學術粗疎，無所獻替；惟有一事，特其小小者，于私心竊有所疑。按課程第五條：每月朔望，師長西南面立，諸生以次東北面揖，師長答揖。此師弟子之位，未知所據何典？古之君子，席不正不坐，推之於立，何獨不然；今朔望相見，師弟子各據一隅，此何義也？考古師弟子之位，經無明文，惟大戴記載師尚父進丹書，武王東面立，師尚父西面道丹書之言，禮記學記正義，引皇氏之說，以此爲王廷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也。執是以言，師弟子宜東西相鄉矣。然東西相鄉，或疑非所以尊師。戰國燕策載郭隗之言曰：「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是古禮弟子北面。漢書鄭康成傳，汝南應劭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是漢時弟子亦北面。今若用皇氏說，師長東面，又依古禮，弟子北面，較之各據一隅，或少勝乎？夫一揖之位，其時甚暫，其故亦甚微；然閣下掘立此書院，四方學者，將於是乎觀禮，禮得則無思不服，禮失則退有後言，觀瞻所繫，不可不愼，乞與訪翁更詳之。

■與李少荃前輩

三月中曾布一箋，託松巖中丞官封郵寄，未知已達否？自交庚伏以來，想老前輩牙旗嚴肅，羽扇從容，招來天上薰風，播作人間甘雨，兩江黎庶，拜賜多矣。樾承乏紫陽，忽又半載，如期開課，稗益毫無，自慚絳帳之虛懸，莫副青衿之疑問。所著羣經平議，已刻於浙中，尚未畢工。比來又著諸子平議，得二十餘卷矣。章句陋儒，終朝伏案，劉歆謂揚子雲曰：「空自苦，恐後人用覆醬瓿」每念斯言，時復自笑。樾非不知儒者讀書，當務其大者。特以廢棄以來，既不敢妄談經濟以干時，又不欲空言心性以欺世，并不屑雕琢詞章以媚俗。從事樸學，積有歲年，聊寄意於無所用心而已，固不直大人先生一笑也。中州捻勢，近日何如？聞海外又起微波，中原蛾賊，尚未掃除，能措意

於鮮介乎？小詩二首，與到妄言，勿示他人，幸甚。

與孫琴西同年

頃由譚君克仁交到手書，書無月日，然云到杭後補行二課，則作此書，當在六七月間，遠或遙遙矣。天下事多有名無實，而山長必看文章，誠哉怪事！——雖然，其名山長，其實止看文章，是亦有名而無實也。樾在此已畢六課，每課卷約計三百左右，率以六日了之，一月之中，尚有二十四日可以讀我書也。承示紫陽十六詠，洵足爲浙紫陽生色；然蘇紫陽竟無一可詠者，不太減色乎？昔元白以州宅相誇，今孫俞講舍，則縣絕矣，如何如何？拙著羣經平議，究已刻成幾卷？笏堂調嚴州，伯平臥病，無人經理其事，若將未刻者寄吳下刊刻，有三便焉：省刻貲一也，速時日二也，便校讎三也。有此三便，老兄何不爲吾力言之？

與吳和甫前輩

春初布復一箋，託補帆作寄書郵，計已早達。自春徂夏，軺車行部，延攬人材，未識有得一二經明行修之士否？伏思乾隆間文治武功，震鑠千古，而士大夫亦皆鑽研樸學，實事求是，無虛浮之習。數十年來，老成凋謝，後生小子，又厭實學而喜空談，而海內亦適多故，羣盜如毛，至今未靖；意者學業之盛衰，關乎世運歟？方今　中興伊始，在位之大人君子，宜如何振起之歟？樾學識淺薄，無所發明，所著羣經平議，雖已刻于浙中，而告成尚杳無時日。見在又草諸子平議，已寫定者，管子六卷，晏子一卷，老子、郇子四卷，商子一卷，韓非子一卷，呂氏春秋三卷，賈子二卷，董子春秋繁露二卷，揚子法言二卷，太元一卷，因乏人傳寫，故無副墨，不克寄呈大教，日來擬治墨子書，而

莊列之書，亦思以次及之，惜未得善本，不知老前輩處有其書否？德清戴子高茂才，好學深思，治經具有家法，後來之秀，斷推此生。其先德琴莊孝廉丁酉同年也。向因執事尙將按試湖郡，引嫌未敢謁見；茲湖郡試畢，故以此書爲之先。

與應敏齋

夏小正一書，唐以前自有專行本，不僅附見于大戴記也。宋傅崧卿得其外兄關澮所藏小正，卽隋唐以來，相承單行之舊本，與大戴本頗有異同，足資稽考；是傅氏于此書，不爲無功。滬上諸君子，請照前溫州府教授金衎宗詳定章程，入祀經師祠，自爲允當。孝經在秦時，爲河間顏芝所藏，漢初其子貞出之，凡一十八章，是爲今文；而其後又有古文孝經出自孔氏屋壁，凡二十二章，安國爲之作傳。然唐開元時，國子博士司馬貞疑古文「閨門章」文句凡鄙，又譏孔傳淺僞，是古文孝經眞僞難明。言孝經者當以今文爲正，明皇據以作注，宋邢昺據以作疏，迄今列于學官，士林誦習皆今文也；顏氏之功，洵不小矣。至劉向鄭衆盧植服虔，唐貞觀時，從祀孔子廟廷，明嘉靖時始罷，顧氏日知錄深以爲非；諸君子請與顏芝並祀經師祠，自是公論，閣下宜從其請，以報先儒抱殘守闕之功。若夫孔叢子，則僞書也，雖託名孔鮒，而漢志初不著錄。近孔巽軒氏，疑是孔子二十二代孫名猛者僞造，猛從王肅學，承肅意而爲之。然則孔叢子一書，雖孔氏之裔，亦未能篤信矣。至孔壁之書，初不知爲何人所藏，無從塙證其爲孔鮒，未敢因其爲孔子九世孫，稍從遷也。滬人請以孔鮒祀經師祠，似可無庸置議。辱承垂問，故縷縷言之，閣下以爲何如？

與楊石泉方伯

前月得覆書，承眷注殷殷，感甚甚感！日來九九圖中，寒消大半；閣下承流宣化，抱德煬和，坐上春風，播　朝廷德意，境中瑞雪，聽父老謳歌，樂何如也？樾虛擁臯比，又將卒歲，一鐙靜對，况味蕭然，治經之外，兼及諸子；梁江總詩云：「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如是而已，惟鑒察不宣。

與潘玉泉觀察

承詢「卣」字，說文所無，議以「酉」字代之，然于經典無徵。近人有謂「卣」字卽說文「鹵」字者，據「逌」字隸書作「逌」爲證。然隸體變易，多未足馮，「逌」字從「鹵」從「乚」，隸變從「卣」從「辵」，若謂「卣」是篆文「鹵」，豈「辵」是篆文「乃」乎？竊謂「卣」「酉」二字，其形與音皆與「卣」相近，與叚借之例皆合，而求之經典，則皆無據。周官鬯人職廟用修，鄭注曰：「修讀曰卣。」又司尊彝職，鄭注引爾雅「彝卣罍器也」之文。陸氏釋文曰：「卣本亦作攸。」然則古人書「卣」字，有作「修」作「攸」者，較之「酉」作「卣」，或稍有據乎？

與戴子高

春來三接手書而不一答，非嬾也。自正月二十一日至滬，二月十三日還蘇，以至于今，無須臾之暇，計此四十日中，止于舟中讀列子一過而已，其碌碌可想，故不暇作書也。羣經平議，已刻成，尚有誤字，須寄杭州改正。諸子平議，亦擬集貲刻于吳市，未知果否？都下方大開同文之館，招致西賢，使海內士大夫，摳衣受業，而吾儕乃窮年兀兀，抱遺經而究終始，匪其笑矣，想足下助我撫掌也。日本士人，僕於上海亦見其一，然不足談，蓋非足下所見

者。近得彼國人安井仲平管子纂詁，足下亦得之否？其書似不及物君之論語徵，然僕實未及細讀，惟記其訂正戒篇之里官爲「盤宮」二字之誤，頗自有見；又時引古本，僕未嘗詳校，未知與今本孰勝也？管子在諸子中爲最古，然實是雜家言。僕于諸子獨喜墨子，其言切實有用，而文亦反覆詳明；漢人以孔墨並稱，想尼山外斷推此老矣。莊子書僕不甚解，亦不甚喜，要其大旨，不過能外生死而已；其精義微言，尚不及列子。卽以文論，莊子雖汪洋自恣，然不如列子之曲盡事理也。此僕之偏見，不足爲外人道者。

與李肅毅伯

正月間得覆書，藻飾有加，甚媿甚媿。嗣聞恭承　恩命，節制兩湖，又聞令兄小荃中丞，移節三吳，攝臨全楚；蜀龍吳虎，並佐　中興，金友玉昆，迭爲交代。歷觀載籍，無此遭逢，洵竹帛之美談，衣冠之盛事。前史所稱大小馮君，前後夏侯，方此蔑如矣。捻勢近日如何？想旌麾所至，不難指日肅清也。樾承乏紫陽，皆出閣下之賜，遙瞻大樹，深用依依。惟望惠顧寒儒，不以在遠而遺之。曲賜久沾懷刷之恩，區區之心，無任延企。

與談仲修

去歲至武林，不謁一客，止于王補帆廉訪署中，小住數日，幷作西湖之游而已。高賢在望而不求見，疎嬾之罪，可勝言耶？乃辱手書，不加譴責，拳拳推重，有願學之稱，不敢當！不敢當！僕自少不學，于治經不識涂徑，中歲讀書，妄思譔述，先儒舊說，或有未安，輒以己意有所辯訂；歲月既久，云云遂多，既已作之，不敢自祕，詒擬四方，貽笑大雅，甚無謂也。黃君元同，海外佳士，學使吳和甫同年，昔歲書來，曾述及之；所著經禮達詁，先覩爲快。其先德薇香

先生論語後案，如有印本，亦望寄讀也。戴子高仍領金陵礮局，今歲衆書局讎校，李少荃移節兩湖，書局中止，甚望曾侯相來復舉之也。因問，故附及。

與沈吉齋

訂交文字二十五年矣，雖未謀一面，然未嘗一日忘也。朱采孫來，忽奉手書，知著述名山，自有千古，春華秋實，學與時增，甚善甚善。若上至吳中，郵筒甚便，大著能寄示一二否？僕自幼不學，溺于詞章，罷官以後，無所事事，既不敢高談經濟以干時，又不敢虛言心性以欺世，杜門息轍，惟日讀書，不自揣量，妄有譔述。羣經平議三十五卷，已鐫版武林，諸子平議，亦三十五卷，擬開雕吳下，未知果否？僕所譔述此二種最用力，卷帙亦較繁。其外尚有字義載疑四卷，去歲曾錄副本寄京師，就正祁春圃相國；適相國薨逝，今未知在何所矣。又有金石瑣談一卷，春秋名字解詁二卷，史漢雜志二卷，其易貫一書，未定卷數，不知能卒業否？賓萌集亦未定卷數，隨時尚有增益；外集四卷，皆駢體文，已刻於吳市，今寄去一部，博賢郎一笑而已。古今體詩十一卷，舊作居多，近作寥寥，自同治建元以來，未盈一卷也。古人詩文，無異集者，惟合編為賓萌集，則嫌文少而詩多，不甚相稱；或別編為春在堂詩錄，然樾詩無家法，亦不足傳也。他若春在堂隨筆，金鵝山人尺牘，皆其瑣瑣者，因承垂問，故縱筆及之。春寒，惟自愛。

上曾滌生爵相

前歲，秣陵舟次，敬肅一箋，託少荃前輩寄呈，未知得登鈞覽否？比聞恭承　玉詔，還鎮金陵，以使相之威儀，壯江山之形勝，謝太傅十五州都督，郭令公廿四考中書，光輔　盛時，比隆往籍，龍門在望，鶴跱為勞。樾南歸後，僑

寓吳中，承乏紫陽講席，前塵昔夢，久已坐忘；所惟日孜孜者，治經之外，旁及諸子。每念　國朝經術昌明，超踰前代，諸老先生，發明古義，是正文字，實有因文見道之功；而樾所心折者，先在高郵王氏之學。嘗試以爲讀古人書，不外乎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叚借，而三者中，通叚借尤要；故王氏之書，用漢儒讀爲讀曰之例，破假借而讀以本字者，居半焉。樾雖無似，竊不自揆，謬爲譔述。所著羣經平議，諸子平議，各三十五卷，妄思附經義述聞讀書雜志之後，王氏已及者不復及；一知半解，掇拾其間。家貧又無書籍，如白孔六帖，太平御覽，藝文類聚諸書皆不能具；唐宋援引異同，末由考證。比之原書，眞如珷玞之與美玉矣。見在羣經平議，已刻於武林，因有訛字，尙須刊正，俟印刷後，即當寄呈函丈，恭求鑒定。自惟樗櫟之材，得附門牆之末，大懼草零木落，有傷知人之明；是以竭熒燭之末光，効眇綿之微力，夜以繼日，蠱有成書。雖詒擬四方，爲識者所鄙；然辱愛如吾師者，或爲之莞爾而一笑乎？

與柳質卿

承示橫金志二十四卷，詳明而有法，甚善甚善。惟第四卷鎭村志小序，引姑蘇志云：「商賈所集謂之鎭，」此非塙論也。鎭之名，實起于古之鎭將，雖大小不同，然名由此起，有可考也。宋談鑰吳興志曰「鎭戍置將，起于後魏，唐高祖嘗爲金門鎭將是也。唐制每五百人爲上鎭，三百人爲中，不及三百人者爲下，置將副，又置倉曹兵曹參軍，掌値庫戎器之類。自藩鎭勢強，鎭將之權日重，以至五代，爲弊益甚，縣官雖掌民事，束手委聽而已。國朝平定諸國，收藩鎭權，諸鎭省罷略盡，所存者特曰監鎭，主煙火兼征商。至于離縣稍遠者，則有巡檢寨云。」以是言之，今所稱鎭者，本于宋之監鎭，而宋之監鎭，實元魏鎭將之餘波。談志此條最爲詳悉。姑蘇志云云，近于臆說矣。又按今所稱鎭者，皆設官鎭防之地；橫金非巡檢司治所，已不得稱鎭，其附屬諸村，更可知矣。宜易其名曰村聚，

于義爲合，名亦甚古。史記五帝本紀，「一年而所居成聚，」注曰：「聚，謂村落也。」然則村聚連文，不嫌牽合矣。「村」字，說文所無，宜作「邨。」然說文曰「邨，地名，」則亦非村落之謂也。蓋古字止作「屯。」漢書陳勝傳注曰「人所聚曰屯，」是也。作「邨」者假借字，一切經音義卷一，引字書曰「屯亦邨也，」是其明證。今相沿既久，不必定從本字，惟「村」則俗字，不可從耳。

上曾滌生爵相

金陵晉謁，小住節堂，一豫一遊，叨陪末座，窮園林之勝事，述觴詠之幽情，致足樂也。憶袁隨園上尹文端啓事云：「日落而軍門未掩，知鐙前尙有詩人；山游而僚屬爭看，怪車到常攜隱者。」樾以山野之服，追隨冠蓋之間，頗有昔賢風趣；而吾師勳業，高出文端之上，奚啻倍蓰？則樾之遭際，亦遠越隨園矣。至于元武湖上，麟趾洲邊，屆使相之尊嚴，泛輕舟之容與，紅衣翠蓋，掩映其間，此樂尤爲得未曾有。每欲作小詩紀之，而竟不成，亦見詩脾之澀也。幕府諸賢，未識誰工繪事，能傳之丹青，以識雪泥蹤跡否？樾已于十四日抵滬，卽擬還浙。敬奉箋陳謝，不盡萬一。

與曾樞元同年

前由補帆處寄到惠書，數千里外，籌書鞅掌之餘，猶惓惓于故交如此。白香山詩云：「惟有蔚章於我分，深於同在翰林時，」可爲閣下詠矣。嗣閱邸抄，知拜黔撫之 命，同譜中膺疆寄者，自閣下始；從此乂安邊徼，光輔中興，逖聽者與有榮施焉。惟黔事當萬難插手之時，宜如何宏此遠謨，以副隆遇？山川悠遠，企望爲勞。每念吾榜

落寞，介丁未壬子間，未免「蜂腰，」近年稍稍生色；蓮衢，閣學矣；補帆，亦可望節鉞；湘吟汴生，浸浸嚮用；榜運其日享乎？樾自東門罷歸，中更離亂，仍以筆耕餬口，前塵昔夢，久付飄風，而文士此心，不能自已，窮年兀兀，妄借譔述自娛。所著羣經平議，已刊于浙中，其諸子平議，亦將于吳市開雕；此外零星各種，尚數十卷，敝帚自珍，不足易市兒之一餅，而欲與諸公揭分道之鑣，咥其笑矣。頻年主講紫陽，虛擁皋比，了無裨益。明歲移席浙江之詁經精舍，從吾所好古訓是式，湖山壇坫，其鄙人坐老之鄉乎？來書乃有東山強起之言，固非所克當，亦雅非鄙意也。手書奉復，惟爲時自重不宣。

與黃元同

承示經禮通詁二册，其第一册已讀一過；指引詳明，議論通達，洵近今之傑作也。鄙人記問粗疏，不足副來意，甚媿。惟以「啓蟄」爲祈穀之常時日，此未知所據。月令云「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注曰「謂以上辛郊祭天也，」無以證其爲「啓蟄」之日。且古曆亦未必有二十四氣名目。二十四氣見周書「時訓」篇，其曰「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驚蟄之日，獺祭魚」云云，疑後世既立二十四氣名目，而取古曆三微一著附屬之，是以蟄蟲始振，在立春後五日，而不在驚蟄之日也。內外傳所說，曰龍見，曰火見，曰水昏正，曰辰角見，曰天根見，如此之類，則以星記之；曰日至，曰日中，曰日在北陸，如此之類，則以日記之。曰啓蟄，曰閉蟄，曰獺祭魚，豺祭獸，如此之類，則以物記之；可知古無二十四氣矣。不然，桓五年左傳，既云啓蟄而郊矣，何不云小滿而雩，秋分而嘗，小雪而烝乎？又尚書六宗，言人人殊，鄙意從大傳說，而僕則以鄭說爲然。上云肆類于上帝，卽包地在內，中庸篇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卽其例也。蓋圜北澤方分祭天地，常典也；舜

攝位而告祭，則天地自可合祭，故止言上帝，統于尊也，非遺之也。日月已于祭天時祭訖矣，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則別祭之是謂禋于六宗。六宗者，天之屬也。又曰望于山川，山川者地之屬也。自是而又徧于羣神焉，則咸秩無紊矣。伏生以天地春夏秋冬爲六宗，是再祭天也。若謂上帝是五帝而非天，則天更尊于五帝，當先禋六宗而後類上帝矣。其說恐未可從，希更酌之。

▣又與黃元同

拙著世室重屋明堂考，據隋書宇文愷傳，改「堂修二七」爲「堂修七。」既而學使吳和甫前輩，寄示尊公明堂步延考，亦以「二」爲衍文，地之相去，時之相後，而所見則同，爲之狂喜。及足下作經禮通詁，則不以爲然。善哉！在尊公爲有諍子，在鄙人爲有諍友。學問之事，豈尚苟同乎？惟足下之「二」非衍文，上據鄭注及馬宮說，則仍未足以破之。夫鄭注云「令堂修十四步」，若經文明言二七，則是實數如此，何必爲假令之詞？拙著世室考，已及之矣。至馬宮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足下謂馬意堂修二七謂十四丈，廣四修一，爲又加四尺，初讀之頗以爲然，但馬宮說周制云大夏后氏七十二尺。夫百四十四加七十二，爲二百十六尺，與東西九延不合矣。今按馬說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以文義論之，馬宮既論三代之制，不應獨不及殷，且所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廣者，果益何代之制乎？懸意夏后氏下有闕文，當先論夏制，至益其堂之廣者，乃是殷制，益卽從夏制而益之也。馬說殆別有據，與考工記文本不符合，而欲據以定二字之有無，恐不然矣。非敢護前，蓋曰求是，恕之恕之！

與沈吉齋

去歲惠書，并賜讀尙書彙解六卷。樾於經學，至爲粗疏，雖有撰述，眞所謂不知而妄作者；覩閣下綜貫羣書，斷以卓見，迥不侔矣。乃拳拳下問如此，所謂「問道於盲」者與？適其時旋里，營先人窀穸，躬親畚挶，未遑披覽；至歲底始還吳寓，新正又至武林，正月下旬，又還吳，僕僕往返，無一日之暇，然而雅意未敢久虛也。是以此次來杭，攜之舟中，窮日之力，伏讀一過，以蹏涔之力，而欲測學海之津厓，有望洋向若而已。且舟窗無書籍，末由獻一得之愚，甚媿甚媿！惟「君牙或作君惟」一條，恐是據誤本爲說。考尙書釋文曰：「君牙或作君雅」，而禮記「緇衣篇」引「君牙」正作「君雅」，鄭注曰：「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蓋雅本從牙聲，故古書牙雅通用，呂氏春秋「本味篇」伯牙，高誘注曰：「牙，或作雅，」卽其證也。「君惟」當是「君雅」之誤。刻本麻沙，不足爲據。此條雖無關要義，然是錯誤之顯然者，當刪去之，免爲全書之累。至因書疏引「由也喭」證「叛諺」意義，而痛詆孔穎達，此自爲聖門高弟，効捍衞侯遮之力，然實亦可以不必。「叛諺」也，「畔喭」也，卽「吸喭」也；豈獨如此而已，「皇矣」篇之「畔援」，「卷阿」篇之「伴奐」，「訪落」篇之「判渙」，「君子偕老」篇毛傳之「伴延」，雖美惡異詞，而意義皆同。益古書中雙聲疊韻形況之言，都無定字，宜依聲以求之，勿泥形以求之。閣下因其字偶作叛作畔，遂謂孔穎達坐吾子路以大逆無道之名，大聲疾呼，義形於色，而古人或不受也。請於治經之暇，略及周秦古書，必自得之。又因晁以道責侍子之說，而以　御案從之爲非；私家著述，原不必拘，然何敢昌言非之？宜刪此句爲是。特愛妄言，幸勿罪其狂瞽。

與黃元同

昆弟子婦之服，經無明文。宋政和禮「爲兄弟之子婦，爲夫兄弟之子婦，並大功，」此蓋本乎唐制。開元禮云，「爲夫之伯叔父母報」此卽爲兄弟之子婦服大功之明證也。尊著以適婦大功庶婦小功昆弟之子，與衆子同服，昆弟之子婦，宜與庶婦同服，而以唐制爲非，殆不然乎？按不杖期章傳云「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焉，不足以加尊，故報之。是昆弟之子，服世叔父以期，而世叔父卽報之以期。然則昆弟之子婦，服世叔父母以大功，世叔父母，宜亦報之以大功。」大功章有夫之世叔父母而不言報義固可以互見矣。唐人之制，自有所受。若如尊說，以庶婦小功例之，非旁尊報服之義也。希高明更審之

上湘鄉相國

五月朔，自蘇寓寄到賜書，感關愛之逾恆，愧期望之過當。昔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今吾師拳拳於樾者，豈止「久語懷刷」之恩？惜樾老大無成，而兒子輩景升豚犬，不足當孫陽之一顧，遙望門牆，愧恧而已。樾自香山別後，返棹胥門，偵探不明，謂旌節不駐姑蘇，徑臨滬瀆，是以不克追隨，至今悵惘。見在已抵武林，仍寓湖樓，西湖山水之勝，自非吳下所可及，憑欄眺望，心目開爽，惜不得從吾師作十日遊也。吳南屛先生竟未之見，昨問之楊石泉方伯，知已在山陰道上矣。謹附及。

與蕭穀伯李少荃同年前輩

去秋以來，因萍梗浮蹤，遷流不定，而老前輩旌麾所指，亦轉戰靡常，是以久未通候，當不罪其闊疏也。比聞玉帳牙旗，馳驅畿甸，扼黃運兩河之要，抒　紫宸三輔之憂，偉烈豐功，隆隆日上，想金甌名氏，不久儲以有待矣。軍

書旁午，維握賢勞，餐衛奚如？伏惟萬福。樾自乙丑歲，承延主紫陽書院，皋比絳帳，忝竊兩年，一從大樹遠移，更覺孤根難託；適馬穀山制府，以西湖詁經精舍見訂，遂辭蘇而就浙。且喜令兄小荃中丞，移撫是邦，甘棠兩樹，原是同根，初不異弱庇宇下也。今年以講席而兼書局，丁禹生中丞，又推屋烏之愛，吳門書局許掛虛名，筆墨生涯，比往年腴潤，頗擬稍稍積蓄，爲將來入山之計。又擬著各書已刻者四十八卷，未刻者尙五十餘卷，倘囊中積有五百金，便可盡刻之，然二者恐不可得兼也。寓樓雨坐寂寥寡懽，拉雜布陳，伏希照察。

與潘伯寅侍郎

一別春明，五更寒燠，遙瞻槐棘，時用依依。前歲壽陽相國寄到安丘王氏說文，有閣下所製序；今年王子莊孝廉，從京師來，攜贈金誠齋先生求古錄補遺，亦閣下所刻。乃知近來垂意斯文，孳求實學，乾嘉一脈，庶幾未隊，甚善甚善！伏念數十年來，斯事衰息，非在位之君子，安能振而起之？區區之心，竊爲左右望也。僕窮老著書，聊以自娛，于斯道絕續之交，無所裨益；茲奉上拙刻三種，其一種刻而未成。自公退食，俯賜覽觀，有所訂正，幸甚！

與李少荃揆帥

夏間曾肅寸牋，託小荃中丞寄達，未知入照否？頃閱邸抄，知捷書飛奏，優詔褒揚，以枚卜之金甌，作酬庸之鐵券，仰惟德望，允副具瞻。猶憶昔歲金陵八騶下訪，小舟促膝，情話移時，深以早出玉堂爲憾。樾率爾言曰「他年以大學士還朝，則仍是本衙門也。」三稔未逾，片言果驗。虎符綷節，新試沙隄；于介圭入覲之餘，重蒞芸香舊署，集庶僚之瞻佩，瞻使相之威儀；此禮唐人於拜命後三日行之，故劉禹錫詩云「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

拂埃塵。」惜樾跧伏草茅，不獲身逢其盛；然自此甲兵淨洗，吾儕得安耕鑿之常，拜賜多矣。手此布賀，惟爲時自重不宣。

上曾滌生使相

秋初曾上一箋，計已得邀鈞覽。比者，恭聞 朝廷以畿疆重地，必得德威兼著之大臣，雍容坐鎮，特移節鉞，以壯郊圻。雖經綸南國之功，正資謝傅，而保釐東郊之任，尤賴畢公；瞻望慈雲，從此遠矣。樾以不才，挂名門下，謬承盼睞，叨預讌游。私冀旌麾長駐金陵，則或者江艫海艤，附便而來，玄武湖中，藕花香裏，尚可接續鑒歡。驟聞大樹之將移，便覺孤根之難託。自惟菰蘆伏處，蒲柳早衰，既無聞長安樂而西笑之心，安有乘下澤車而北來之事？黃扉在望，未卜何時何地，再登夫子之堂？與言及此，能不依依！惟願吾師出爲方召，入爲伊呂，駿業豐功，隆隆日上，直至中書二十四考之後，開野綠堂，從赤松子；然後白髮門生，追陪杖履，重尋昔夢，再話舊游。吾師於此，或更有「吾與點也」之契乎？

與馬穀山制府

夏間自蘇旋浙，于石門水次，望見旌旗，因時已昏黃，未遑奉謁，擬俟八騶南返，再叩龍門。而旋聞移節金陵，殊增懸懸。伏念兩江重地，爲 朝廷注意之區，允賴大賢，用資坐鎮。湘鄉相公，以旋乾轉坤之略，規畫於前；閣下以經文緯武之才，恢張於後。兩賢接踵，若羊叔子之繼元凱，李臨淮之代汾陽，後先焜耀，三江黎庶，拜賜良多。而浙水東西，亦仍是餘光所及照，雖借寇公而不可，然瞻召父其非遙。翹企清塵，又未始不私相慶幸也。樾今年承延

主詁經講席，湖山壇坫，叨竊爲慚。惟是故里無家，故仍寄孥吳下，而以扁舟往返其間。倘還蘇寓後，有金陵之便，尙可附之而來，以舊部民覩新德政也。

與丁禹生中丞

月之二日，買棹武林，恐勞臨送，且暫別也，故未走辭。乃接蘇寓來書，知是日適豪招飲，「護世城」中，必多美膳，老饕不獲饜飫，深歎口福之慳矣。旌旆聞有金陵之行，未知果否？馬穀翁曾否？南來湘鄉公何時北上？便中幸示及。樾還蘇當在十一月中，官梅將放之時，正詩與大來之日，尙可補領盛情也。

與杜小舫方伯

別後，由蘇寓寄到手書，知台候勝常爲慰。僕于九月初，攜老妻至湖上，小樓倚檻，坐對全湖，晴好雨奇，隨時領略；至夜，則月色波光，上下照耀，兩三漁火，明滅其間，光景尤清絕。前日乘籃輿至天竺靈隱禮佛，天竺大殿新建，無可觀覽，一路山色頗佳；然舊時修篁夾道，今則若彼濯濯，美哉猶其憾矣。靈隱則勝境天成，不以盛衰有異，山洞幽邃，山上老樹，亦未盡摧殘，泉流潺潺，清逾絲竹。是日爲月盡日，香客稀少，游屐亦罕，與內子坐冷泉亭上，仰觀山色，俯聽泉聲，一樂也。亭中懸平齋所書「泉自幾時冷起」一聯，內子謂問語甚雋，請作對語。僕因云「泉自有時冷起，峯從無處飛來。」內子云「不如竟道泉自冷時冷起，峯從飛處飛來。」相與大笑。隨筆及之，博故人撫掌也。

與杜蓮衢同年

京華一別，五易暑寒矣。聞旋里之餘，即抗歸田之疏，二疏高迹，復見于今。惜無昌黎大筆，以張之耳。惟吾榜介丁未壬子間，舊有蜂腰之誚，其不爲榜運所限，事樸山將軍外，內惟汴生湘吟，外惟樞元補帆諸君，落落可數，而閣下爲之領袖。雖欽恬退之高風，實乖企望之宿願。所期謝傅東山，乘時復出，不惟蒼生之幸，抑亦同譜之光。閣下儻有意乎？僕跧伏林下，忝竊皋比，妄以譔述自娛，不知老之將至。月初自蘇至浙，寓居湖樓，明年擬於城中覓屋數椽，爲移家之計。果能如願，則一江之隔，相距非遙，不難雪夜買舟，來訪戴安道也。

與李少泉參知

九月廿六日，得六月四日書，雅意拳拳，讀之增感。七月廿七日，曾肅寸箋奉賀，金甌枚卜之喜，託禹生中丞作寄書郵，未知已達典籤否？比者恭聞玉節小駐金陵，軍府多閒，慈幃伊邇，于劍履趨朝之後，修槃匜適寢之儀，開戲綵之堂，衣披一品，住鳴珂之里，車擁八騶，韓魏公書錦之榮，方斯蔑如矣。不勝欣羡之至！樾寓居湖上，仍以圖籍自娛。明歲承令兄筱泉中丞推愛，一枝之借，仍許蟬聯，精舍數楹，聊以藏拙。借湖山之勝地，養蒲柳之衰姿，餔啜如常，足慰存注。仲冬中浣，擬還蘇寓，以後書扎，仍託吳中當事諸公爲便。前者惠書，郵筒徑遞，鄙人江湖蹤跡，本是萍蓬，驛使一枝，無從持贈，以致日月久稽。白香山詩云：「何意使人猶識我，就田來送相公書。」戲爲相公誦之，以博一笑。

與喬鶴儕中丞

昨由少仲處，交到惠書，知前年因奉題含飴授經圖，有寄復之函，而未獲拜讀，不知浮沉何所矣。茲當小園梅

信初回，想謝傅東山，興復不淺，披一品仙衣而踏雪，攜上尊 御酒以尋春；較吾輩竹屋紙窗，得少佳趣者，迴不侔矣。然而四海蒼生，正思霖雨，恐司馬君實，不能久留獨樂園中。明年旌麾北上，定在何時？但願虎符玉節，翩然南來，俾野鶴閒雲，亦得飛傍軍門，藉親君子之光，以慰生平之願，區區之心，實所企望。樾于十一月底，回吳下寓廬，度歲臘鐙如豆，凍筆無花，仍藉故舊以消短晷。前爲少仲捉刀，代書齋額；乃承見愛，授簡命書，草草報命，殊無足觀，勿罪爲幸。

與孫琴西

昨少仲同年言，兄已抵金陵，東山復出，爲同譜光，幸甚。吾榜雖落寞，然頗多盛事：湘吟以中允得學士，補帆以編修得臬使，楓元以候補道得巡撫，皆近來所罕見；繼之者其在老兄乎？龍生九子，應龍好飛，鴟吻好望，各成一種，諸君子飛而鄙人望焉可也。弟今年主講浙中，而仍寄孥吳下，頗擬于武林覓屋數椽，爲移居之計而不可得。吳下有潘文恭公舊居，玉泉觀察屬弟修葺而居之，果從其議，竟作「吳下阿蒙」矣。兄以爲何如？拙詩刪存六卷，楊石泉方伯刻之于杭州，明春可以畢工。諸子平議，已刻成小半，明年得二百金，便可全付剞劂矣。此外零星各種，尚頗不乏。區區簪訤上物，豈亦吾榜之盛事乎？書至此，啞其笑矣。子高在金陵書局，想常見，聞伊近患末疾，頗念之。金陵近年來，名流翕集，得老兄爲敎槃長，是亦一盛事也。隨筆書布，天寒，幸自愛。

與李筱泉中丞

元旦手肅一箋，奉賀春祺，定已入照矣。二月初吉，爲太夫人覽揆良辰，洪惟 國家中興伊始，應五百年名世

之期，適當太夫人龎褫延洪，届七十載古稀之候。閣下與少荃相公，任兼將相，威鎮東南；而哲弟觀察都轉諸公，又皆鳳舉鴻軒同佐 熙朝景運門望甲乎海內歡頌徧乎人間。雖浙水東西，未得安輿戾止，而慈雲一片，覆露無垠，大君子景星福曜所照臨，卽太夫人冬日春風所煦被；吾浙士瞻拜南陔，天竺燒香，不如軍門獻壽也。樾以小事句留吳下，不克先期趨赴，歌白華三章，爲太夫人壽，輒撰楹帖一聯以獻，詞旨淺薄，不足揄揚萬一，甚媿甚媿！

與勒少仲同年

昨席上談及古時金價，因記憶不眞，故未詳述。歸而考之漢食貨志曰：「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是金一兩，直錢六百二十五也。按管子輕重戊篇「桓公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當作楚生鹿一而當八萬）此八萬蓋以錢計，言一鹿直八萬錢也。下文云「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是其證也。又下文云：「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是一鹿直金五斤。以上文證之，則黃金五斤，直錢八萬，每金一斤，直錢一萬六千，蓋金一兩而錢一千也。視漢時金價較貴矣。昔人未見及此，拙著諸子平議始及之。又古書言黃金每以金計，高誘注戰國齊策曰：「二十兩爲一金」。此說是也。趙岐注孟子公孫丑篇曰：「古者以一鎰爲一金」，而注梁惠王篇曰「二十兩爲鎰」，則一鎰爲一金，仍是二十兩爲一金耳。漢儒說「鎰」皆與趙氏同，惟文選注有「一鎰二十四兩」之說，恐謬衍四字，不足爲據。

與馬穀山制府

辱手書，知春初有賜覆之函，迄未領到，不知浮沈何所矣。薰風南來，時有養日，大君子順時布化，令聞嘉暢，三江黎庶，既登熙熙之春臺，又庇渠渠之夏屋，何樂如之！遊聽頌聲，良用欣抃。刻史之舉，金陵書局直任至隋書而止，不特見嘉惠來學之盛心，抑且徵舉重若輕之大力，卽擕尊函與筱泉中丞共讀之，同深歎服。計自舊唐書以下，尙餘九種，兩生中丞允刻遼金明史，則又去其三矣。見在與筱翁議定，浙江刻新舊唐書及宋史，而以薛歐兩五代史及元史請合肥相國於湖北刻之。三四年間，全史可以畢工，偉然大觀矣。樾去年承招致浙局，樂覩厥成，實喜且幸。尊意全史格式，宜求一律，請將金陵新刻前後唐書樣本寄一二本來，俾各局知所法守，幸甚。

與彭雪琴侍郎

西湖講舍，得識荆州，飫之以清尊，寵之以妙墨，何幸如之！比相旌旆，已在越中，探禹穴之幽深，攬蘭亭之清朗，較西子湖頭風景又勝矣。樾登舟後十月十日抵蘇，肺疾已愈，出月下浣又可放棹武林。望從者于湖樓從容小住，再當追陪觴詠，接續蹔歡也。茲有湘鄉公一書，代爲寄奉，乞察入。

與彭麗崧孝廉

前年得手書，并賜和章；去年又于金陵節署得書，知杖履優游，起居佳勝，并承降達尊齒德之重，訂異姓昆弟之歡，且喜且幸。吳楚睽隔，無從寄復雙魚，尺素遲滯至今，良用媿恧。屬篆墓表額，弟翰墨頹唐，姓名微末，不足增先德之光；重違來意，輒已書就，適貴同宗雪琴侍郎來游西湖，一見如舊，卽託其擕致左右，然必緩不及事矣。弟自去年春，從蘇州紫陽書院移主杭州詁經精舍，其地在孤山之麓，有樓三楹，足攬全湖之勝，風晨月夕，倚欄俯

鑒，不減賀季眞之在鑑湖矣。老兄倘不遠千里，惠然肯來，頗可於此中作十日飲也。

與朱伯華比部

辱手書，知京寓清吉，甚慰。僕主講浙中，寄孥吳下，去冬以青蚨千貫，典馬醫巷潘文恭舊第而居之，從此其長爲「吳下阿蒙」乎？比年以書院而兼書局，歲入不爲瘠薄，而家用日見紛繁，漏巵之命，無可如何。傳云：「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得過且過而已。老妻病體綿歷數年，今春加劇，氣血並虧，醫者或議滋陰，或議扶陽，服之皆對，而迄不能奏功，僕亦精力衰頹，迥非昔比，看來皆非長壽身也。大兒仍擬令其至直隸候補，小兒痞疾難瘳，只可聽之；幸其已有一子，頗覺茁壯，笑言啞啞，聊共慰夫婦眼前一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乎？足下近況，知亦不甚佳，京曹清苦，自昔然矣；惟望努力青雲，再進一步耳。

與王甫兄

二月之末，曾寄一書，未知到否？弟于三月二十日，自杭還蘇，而蘇寓將吾兄來書，先四日寄杭，至今尚未折回，想監院校官，留與本月望課卷同寄也。弟眠食如常，寓中亦平順。惟弟婦比年多病，日見衰老，迥非前年紫陽書院，與吾兄相見光景矣。弟終朝碌碌，亦微覺精力不支，著述之興久已頹唐，惟將舊著各種絡繹校付手民。窮愁仰屋，有此百餘卷書，已足自豪，自茲以往，爲道日損矣。今春李筱泉中丞，謀合各省會書局，刻二十四史，屬弟商之江南督撫，因先與丁禹翁商量，許刻遼金明三史。嗣于三月中，得馬穀翁回書，金陵書局，從史漢起，直任至隋書而止；遂攜書與筱翁面議，浙江刻新舊唐書及宋史，而以兩五代及元史，請少荃伯相於湖北刻之。三四年後，

全史告成，鉅觀也。弟忝書局總辦，實則總而不辦，深愧素餐，惟此事稍有參贊之功。然全史成後，自問精力，已不能讀，即能讀，亦不過如彈詞院本消遣白日而已。若早十數年或者春蠶食葉，尚能稍吐新絲也。學問無窮，歲月有限，宣尼所以有假年之歎乎？

與王補帆

三月初，在武林兩得手書，適因肺疾，還吳下寓廬，未及奉復，想不罪也。粵事故不易爲，非閣下分風劈流之手，不能釐而理之，能者多勞，自所不免，然計閣下不久節鉞矣。或者總其大綱，優而游之，以節賢勞而養威重乎？兄肺疾已愈，去年以青蚨千貫，典得馬醫科巷潘文恭舊宅；今年四月中遷入居之，屋不甚多，而聽事便坐，頗亦具體。內屋五間，尤爲軒敞，鷦鷯巢林，暫焉棲息。天地吾逆旅也，又何擇蘇杭乎？從前蹤跡，宛若浮萍，屈指生年，居然與宣尼相似，蓋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此屋潘玉泉觀察本以五年爲約，兄請從小國之例，期以七年；然趙孟視蔭，不能待五，何論七乎？姑存此說而已。寓中均平善，惟山妻多病，日形衰老；兄亦自覺精力不支，人事牽挽，未能休息，而著述之興衰矣。諸子平議，集資刊刻，未竟厥功；詩集已爲梨棗災，乃楊石泉方伯一人之力。秋間擬至滬上，用西法聚珍版排印文集，未知果否？「麝護其臍，犀藏其角，」在達人聞之，奚足一笑乎？

與彭雪琴侍郎

舟中別後，即作越中之游，五月朔，始還西湖講舍，使人入城偵視，則台旌發矣。「瞻望不及，我勞如何！」吳門未知有幾日句留，若能遲至月底，尚可於銷夏灣頭奉陪觴詠也。越中山水殊勝，大賢游覽於前，賤子登涉於後，

相距不過旬日；而嵇山鏡水閒，雞鶩雲鵬，後先翔集，亦一奇也。所游如禹陵南鎮蘭亭，皆擬作一詩，而力不勝題；大有秦武王舉鼎之釁；因別尋題目，避重就輕，庶幾齊王用三石弓，便自稱十石也。其蘭亭一章，即以奉懷，輒錄博一笑。

與曾樞元中丞

數千里外，忽奉惠書，百朋之珍，誠未足喻。以閣下節旄坐擁，羽檄交馳，而猶惓惓故人，以時存問；即此一端，而裘輕帶緩，布置從容，可概見矣。承示黔事，具徵成竹在胸，有迎刃而解之妙；想數年來綢繆戶牖之內，周旋主客之間，不知費幾許心材矣。賢者多勞，如何勿思？樾今歲仍主講詁經精舍，借湖山之勝地，養樗櫟之散材，風雨小樓，大有終焉之志；來書乃以鵬圖再展爲言，竊謂相愛雖深，相知或猶未悉也。士之處世，豈不自揆？如樾者，文不足以陳俎豆，武不足以執干戈，徒以遭逢聖世，忝竊科名。昔年曾充　先皇帝蠛蠓之微臣，今茲猶稱太史公牛馬之下走，封疆大吏，許作賓氓，後生小儒，謬推祭酒，私自循省，爲幸多矣。秉之窮愁著述，已及百卷，雖不足以傳後，而頗足以自娛；設再入長安而索米，則阿婆老矣，其能與三五少年，爭東塗西抹哉？若乃改絃更張，易內而外，則無論素乏吏才，且鄙人之脫略形迹，笑傲公卿，爲日久矣。一旦腳韡手版而來，曲跽雅拜，自稱下官，有不驚而且笑者乎？窮，達，命也，固不足言。吾生有涯，姑從所好。閣下霄漢鳳鸞，鄙人江湖鷗鷺，雖升沈異路，尚無傷乎昔日接翼同飛之舊；若必與雞鶩爭食階除，則鳳鸞其必羞之矣。因承摯愛，率布所懷，惟鑒察不宣。

與孫琴西

客臘致一書而不復得函，忙歟忘歟？頃得吳中信，知攝行方伯事，因思樞元同年，亦先攝藩條，而旋拜節鉞，閣下必與同之，弟前言爲有驗矣。夫人魚軒，聞適於前三日戾止，慰農山長，因以爲戲；弟謂行中書省，止是先爲之兆耳。他日右丞大拜，其亦由夫人裙帶乎？此善頌善禱之詞，勿以戲言爲罪。弟四月中來杭，即作山陰之游，旬日而返；日內仍寓湖上，或乘籃輿，或棹扁舟，放浪於西湖山水間，以自娛樂。此月之末，仍回蘇州；西湖雖好，銷夏灣固在吳中耳。

與丁禹生中丞

昨在吳平齋觀察處，見陳稽亭先生明紀一書，共六十卷，起自洪武，訖于福王唐王桂王，仿溫公通鑑之例，首尾完全，詳略有法，頗擅史才。尊議欲刻明史，補畢氏通鑑所未及，使學者不必讀二十四史，而數千年事，犂然大備，此意甚盛。但明史與通鑑體非一律，若刻陳氏此書，則與通鑑體例相同，合成全璧，洵可於二十四史外，別張一幟。且向來並無刻本，爲海內所未見之書；若及此時付之梨棗，會見不脛而走，傳播藝林，未始非吾局之光也。此書尙是草稿，訂作十四本，卷帙頗厚，刻成裝訂，與畢氏通鑑多寡不甚縣殊。書中雖有塗乙處，而字跡分明，稍加整理，即可上版，頗不費手。又有考異十二卷，則尙非定本，編纂稍難，或刻或不，再議可也。鄙見如此，尊意以爲何如？稽亭先生，是乾嘉間人，篤行君子，吳中人士擬請崇祀鄉賢。其著此書，閱積數十年心力而成，而未獲行世，沈珠淪玉，鬱而未彰，或者有待於大賢乎？

與王補帆

六月中得手書，幷皇清經解全部，感甚。惜年來精力衰頽，得之不能讀，讀之不能有悟入處，有負盛意；爲可惜耳。西法活字版，兄親至滬上訪之，惟金山錢氏文富樓書坊，其値較廉，然止有小字耳，大字尙未全，以明春爲期，未知果否？所費亦殊非細也。拙著賓萌集，承許爲刊刻，感何可言？前聞馮景庭前輩言，粵中每刻百字，止須錢七八十；拙集辜較五萬字，然則刻費約計在四五萬錢之數矣。玆將草稿寄上，幷求明眼人視之，果可刻否？敝帚千金，文人習氣，兄近來幷此勘破；不過旣已作之，不得不以一刻了事。自入世來，百齡將半矣，來日無多，宜早爲出世之計；所以寫定著作，刊刻詩文者，亦猶人久客思歸，預先料理貲財，淸釐簿籍也。

與胡荄甫農部

比年從事武林書局，得晤貴族子繼廣文，知閣下精研經學，具有家法，不勝欽佩。輒託瘦梅水部，致拳拳之私，而疏慵成性，未獲奉尺書達左右也。乃承不棄衰庸，遠達芳翰，推許過當，非所克當，慚媿慚媿。伏念閣下承累代傳經之業，好學深思，實事求是，豈鄙人所敢望歟？拙著平議中，有與高明脗合之處，不過千慮之一得而已。辱以素問見詢，素問乃上古遺書，向曾流覽，憚其艱深，且醫學自是專門，素未通曉，若徒訂正於字句之間，無關精義，故未嘗有所論譔。閣下爲校義，未知所據何本？樾所見者，宋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定本，多引全元起注，及皇甫謐之甲乙經，楊上善之太素，校正王冰本之異同，如首篇上古天眞論「食飲有節，起居有度」，全注云：「食飲有常節，起居有常度」，則知原本是食飲有節，起居有度，故以有常節有常度釋之，而「度」字固與上句「和」與「術數」爲韻也。又如六節藏象論于肝藏云：「此爲陽中之少陽，通于春氣」，全元起本及甲乙經太素，並作「陰中之少陽」，據金匱眞言論云「陰中之陽，肝也」，則自以陰中爲是。凡此之類，裨益良多，想明

賜入自能別擇之。樾年來蘇杭往返，殊少暇日，若得數月之功，將此書再一玩索，或一知半解，尙可稍補高深也。

與李少荃相國

前得手書，知玉節金符，聯翩西上，想韋皋所至，蜀道難化爲蜀道易矣。但長路迢遙，未識何時，返旆武昌？西望旌麾，勞勞曷已！樾自六月初回吳下，以事久留，見在定于九月下浣，買棹武林；于吳中爲雁戶，于浙中爲雁臣，往來僕僕，可一笑也。兒子紹萊材輕年幼，寸效毫無，在鄙人懷舐犢之私，都忘冒昧；乃大賢推屋烏之愛，曲予成全。猥以凡庸，濫邀奬敍，既感且慚，謹奉書陳謝，不盡萬一。

與汪謝城廣文

越中一別半年矣，爲學日益，諒如所祝。尊著廿四史月日考，已有成書否？今有一二事輒求教于左右：直隸永年縣婁山有石刻云「趙廿二年八月丙寅羣臣上醻此石。」北沈西雍觀察，謂是石虎建武六年所刻，上溯石勒之年而並記之，故云趙廿二年，此殊不足據。劉寬夫侍御，謂「漢侯國得自紀年，此趙王遂之廿二年也。」較沈說爲得之。然考兩漢書前漢有趙敬肅王彭祖共王充，後漢有趙節王栩頃王商惠王乾，並享國長久，得有廿二年，侍御只據魯卅四年石刻，上冠以「五鳳二年」，謂此不冠以漢年，明是文帝時未有年號之故，遂斷以爲趙王遂，此亦未必然。漢侯國得自紀年，初不必冠以王朝之年，魯卅四年石刻，未可執爲定例。鄙見以爲欲知趙廿二年之爲何王，當求八月丙寅之在何年。足下講求有素，請詳考兩漢書趙諸王之廿二年，何年八月有丙寅日，則此碑庶可定矣。又餘姚客星山有漢碑新出土，所稱「三老碑」是也。其文有云：「建武十七年歲在辛丑，

四月五日辛卯。」據光武紀，是年二月晦乙亥，四月有乙卯，則四月不得有辛卯。亦祈一核之，明以教我。

與陸存齋觀察

與下寓廬，接讀手書，知履道康娛，甚喜。大著正紀二卷，議論持平，考訂該洽，如摘盧刻大傳之訛論，北宋以前史記集解與索隱正義無合刻本，辨楊鹹齋不以黨禁罷官，皆塙鑿有據。僕史學莞疏，末由贊一詞，重違來意，聊識數語于上方，不足以裨補高深也。惟鄙意竊有所未安者：提要雖紀文達手筆，而實是　欽定之書，觀其進簡明目錄表，有曰「元元本本，總歸聖主之權衡，是是非非，盡掃迂儒之膠柱」，則固有以閉執後人之口矣。非如楊氏丹鉛錄，私家著述，陳氏耀文不妨有正楊之作也。世道多艱，人言可畏，吾輩生平，又不爲俗人所喜，得無有持其後者乎？此鄙人「彭祖觀井，蔡公過沆」之私見，未識高明以爲何如？因叨摯愛，敢爲左右陳之。

吳平齋觀察

承示古私印人名一册，幾及二百人，無一相識者，亦可云落落寡交矣，慚媿慚媿。謹錄副本置案頭，以待采獲。其王紹一印，雖魏書有其人，然篆文明是「䌨」字，說文糸部「䌨，治敝絲也，從糸，音聲。」此印是王䌨，非王紹，不知何許人也。又徐奡一印，當是「奡」字之省，「奡」與「傲」同，說文夰部「奡，嫚也，從百從夰，夰亦聲。」虞書曰：「若丹朱奡，」今虞書作「傲。」釋文曰：字又作「奡，」是「傲」「奡」同字。漢書儒林傳「有徐傲，號人，爲右扶風掾。」傳古文尙書者，豈卽其人乎？李調一印，禮記檀弓篇恰有李調侍晉平公飲酒者，然年代太遠矣。任福一印，宋時有任福，又嫌太近，想皆非也。其莊宣等八印，漢時避明帝諱，凡遇「莊」字多追改爲「嚴」

如漢書古今人表，魯嚴公卽魯莊公，楚嚴王卽楚莊王，而儒林傳之嚴彭祖，公羊疏作莊彭祖，蓋本是「莊」姓，而漢書改爲「嚴」也。儻漢時有「嚴」姓之人，與此八印同名者，卽可引之爲證。拉雜書布，惟裁察之。

與馬穀山制府

頃楊石泉方伯，交到前後漢書各一部，傳述尊意，嘉惠陋儒；拜受之餘，不啻鄴騎到而寶玦來也。昔人云：「寫得一部漢書，便是貧兒暴富。」今班范兩家，雙雙俱至，寒窗坐擁，富可知矣。所惜年來精力就衰，著作都輟，春蠶食葉，未必再吐新絲，雖感持贈之情，益增荒落之懼。略一展玩，其字體工整，格式大方，洵爲海內善本。卽函告浙局諸同人，新舊唐書照此刊刻，使成一律，亦藝苑之巨觀也。惟得隴望蜀，食熊思魚，人之常情，將來史記三國諸書告成，竊更有發棠之請，公其許我否？

與王康侯女壻

辱手書，以八股文字爲問。僕於此事，入之不深，又吐棄已久，不足副來意。且輪扁不云乎：「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斯言眞實不虛，非英雄欺人也。然則僕又何以爲足下告乎？雖然，竊有一淺近之說：凡人欲立言傳後，不必作八股文字；凡作八股文字，不過鄉會兩試，借作敲門甎耳。僕從前治舉業時，每代閱文者設想夫闈中閱文，猶走馬看花，想其夜闌人倦之後，燭光搖蕩，朱字麻茶，且又同此題目，同此文字，千篇一律，其昏昏欲睡久矣。故作文者須有呼寐者而使覺之法，使一展卷，眼目一醒，精神一提，覺此卷文字，與千百卷不同，自不覺手之舞之矣。其法：

第一在命意，同一題目，而我之所見，深人一層，高人一著，讀者自歡欣鼓舞而不自知；次之在立局，雖意思猶人，而局陣縱橫，有五花八門之妙。又次之在造句，雖格局猶人，而字句精卓，有千鎚百鍊之功，亦足以逐去厓魔，引之入勝。凡此，皆是代閱者設想。所謂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雖非聖賢之道，而作八股文字，不得不爾。若徒向紙上捉摸，不向闈中揣摩，此是古者爲己不求人知之學，竟不如閉戶著書爲妙也。近來時文家爭言揣摩，夫揣摩自以蘇秦爲鼻祖，觀蘇秦揣摩成，而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然則蘇秦當時，亦是揣摩人主之意，如何可以動聽。今作文不揣摩閱者之意，如何可以動目，而徒自揣而自摩，則何益之有乎？來書所見，爲足下揣摩之一助，幸勿示人，恐爲高明笑也。

與李筱泉中丞

前得仲冬中浣溫州來書，知旌麾所至，浙東山水，爲之生色，甚善甚善。近聞又拜　恩命，代令弟少荃相公，節制全楚，惟幕府於　國事家事無異視，故　朝廷倚伯氏仲氏如一人，此曠世之遭逢，亦中興之盛事。昔人有東川西川，對持虎節者，未足喩此恩榮矣。惟浙人方欣冬日之可親，又送春風而遠去，西湖花柳，當亦爲之黯然。而樾以部下編氓，謬承知遇，猶憶秋風湖舫，半日句留，登傑閣而看雲，步長橋而問水，此番一別，未卜何時再共清游？來歲徙倚湖樓，翹瞻鈴閣，召南甘棠之愛，而重以渭北春樹之思，依依之情，當此壤臾轅童而更切也。節鉞何時過吳？樾明年正月，擬附輪船，至閩中省視老母，往返約須月餘，未識能于吳中祗候八騶否？少荃前輩，聞有經略黔中之命，賢者多勞，自所不免，而偉業豐功，亦因之益遠矣。

彭麗崧孝廉

去年在西湖寓樓，託貴同宗雪琴侍郎，攜致一函，未知得達左右否？千里而遙，企望清暉，如何弗思？今年正月八日，與李質堂軍門會飲于撫署中，始知去歲有賢女之變，然不得其詳。翌日軍門招飲，出示賢郎所撰行狀，一再讀之，不禁廢書而歎曰：賢女之死，極激烈，極宛轉，所謂慷慨赴死，從容就義，兼而有之；雖古烈丈夫，何以加茲？然此狀也出，輶軒之使不能據以聞于　朝，柱下之臣，不能據以登于史，而賢女于是爲徒死矣。夫賢女所以千古不朽萬代瞻仰者，全在三月二十七夜一事；此一夜狂且入室，肆行無狀，賢女必有握拳透爪，齧齒穿齦，勃勃不可磨滅之氣；必有大聲疾呼，動天地泣鬼神之言，載筆者宜謹書而備錄之。今按狀，止云：一妹侍姊湯藥，以寒疾歸寢室，嗣遠是日，適以問疾至，假宿外廂而變作矣。」又曰：「久之始得其顛末。」然所謂變作者，既不詳敍於前，所謂始得顛末者，又不補敍于後，徒載賢女之言曰：「若有一毫生理，我當不死。」又曰：「我當夜求死不得。」使讀者不知此夜情事如何，以意縣揣，反至失眞而過實。夫嗣遠既闖入寢室，或以言語調戲，或以威力逼脅，皆所必有之事；即或不幸而至於失身，而既以一死自明，則仍不失爲完人。　朝廷功令，初不因此而奪其旌表，秉筆者何所用其忌諱歟？況賢女當夜，未必不幸而至此，乃狀中不用據事而書之直筆，反用諱莫如深之曲筆，如雲龍然，東雲見鱗，西雲見爪，卒莫知龍爲何狀。設大吏以此事入告，其能以「變作」二字，髒突上聞乎？設史館爲賢女立傳，海內士大夫爲賢女作碑碣，其能以得其顛末一言，爲包括之辭乎？夫死者爲賢女，狀其死者爲賢郎，賢郎胸中，自不免有爲親者諱之意。然此事實不必諱，且不可諱，諱之，是諱賢女之烈也。嗣遠以功服夫兄，爲禽獸之行，法當竿首；今聽其自死，俾逃顯戮，賢父子已不免深負賢女。惟有籲告　朝廷，表揚泉壤，及徧求當代名人文字，垂信千秋，而此狀又不可據。烏呼賢女爲徒死矣！弟承兄不棄，有異姓昆弟之誼，故不敢以煩瀆辭。伏求惠我數行，詳示賢女死事狀，弟雖不才，請執筆以待。

■與王補帆

得手書，知今年三度執訊，皆達左右矣。賢郎歸應鄉試，即奉夫人魚軒，暫還珂里，於計亦得，而老弟遂與鄙人有西湖浮梅檻之約。粵事故不易爲，賢者多勞，倦而求息，此亦人情。但浮梅檻尙未成，盍稍待之乎？昔郗嘉賓好聞棲隱，然招隱與反招隱，各成一說，閣下懷抱利器，未竟所施，善刀藏之，似乎可惜。想造物者之有以位置之，或仍來浙中，與巾山作賢居亭，未必竟令作浮梅檻中之客也。率筆布復，幸勿疑吾有王荊公一壑自專之意。

■與卞頌臣中丞

榕城小住，敬謁淸塵，言語麤疏，衣冠草野；乃承念孔李通家之舊，極杜萱相遇之歡，車騎辱臨，珍羞遠錫，歸舟稍省，爲幸良多。滬上得讀邸抄，始知陳情之表，已達　朝端，破格之　恩，特頒　天上，在臣子切報劉之願，簪紱情輕；而　朝廷鑒借寇之忱，縶維意重。　詔歸梓里，迎奉版輿，此古今僅有之遭逢，實忠孝兼全之福分。中興盛事，遂聽爲榮。樾于三月八日還吳下寓廬，頃又買舟至浙，開詁經之課，小樓風雨，於焉逍遙。未知旌麾何日啓行？將來道出蘇杭，當迎候八騶，拜南國福星，幷瞻北堂慈蔭也。

■與傅星源觀察同年

同譜弟兄，一別十許年矣，日下分襟，而天南把袂，萍蹤暫合，亦是前緣。乃承雅意殷勤，授餐焉，餽贐焉，瀕行又高軒臨況，話別依依，「賢者多情」，于斯可見。伏念積貯繫倉生之命，觀察分節度之權，同譜中得意者尟，如閣

下遭際，不爲不優。雖尊齒視弟十年以長，然伏波矍鑠，還似彊時，小有清恙，未足爲累；在弟輩宜「窮且益堅」，在吾兄則「老當益壯」也。舟窗鐙火，手書奉候起居，且博千里一笑。

與袁小午同年

長安一別，十有八年矣。閣下以禁中頗牧，作軍中韓范，奉承先志，振揚國威，廁名中興元功之列，甚善甚善。伏念吾榜介丁未壬子間，舊有「蜂腰」之誚，然同館諸君，頗有膺異數者：樞元以候補道拜黔撫，補帆以編修授浙臬，蓋不飛不鳴者雖多，而一飛一鳴，未始不沖天而驚人，而閣下者則尤其上擊九千里者也。陝甘軍務，近日何如？數十萬健兒環待而命于閣下一人，胸中轉漕，筆底量沙，賢者多勞，深以爲念。樾自大梁罷歸，中更兵亂，流離轉徙，幸獲安全，忝竊臯比，妄事撰述。年來從吳下紫陽書院移主浙中詁經精舍，將舊著各書，先後校付剞劂，已刻者羣經平議三十五卷，諸子平議亦三十五卷，賓萌集五卷，外集四卷，春在堂詩六卷，詞二卷，每一校閱，時復自笑。夫蚓竅蠅聲，其細已甚，豈足與公等爭鳴哉？然執莊生「齊物」之說，則鷄鷃之與雲鵬，原自各適其適，固無傷乎昔日接翼同飛之雅也。用敢以書布達左右，軍書旁午之餘，或亦一破顏乎？

與魏稼孫

閩中小住，得接清談，兼讀非見齋金石文字，考訂之勤，蒐羅之富，一時無兩矣。僕此次來閩，除敬問老母起居外，不過冠蓋往還，酒食徵逐，竟成一俗客；幸足下時相過從，一雅可醫百俗也。金石萃編補正，寫定幾卷，書名及體例，想已有定見矣。王氏原版，見在滬上。僕言之吳中當事，擬補刻完全，移置書局，未知果否？尊慈兩太孺人康，

謹已譔就，詞旨淺薄，名位卑微，不足表章潛德，聊副仁孝之意而已。兩毋自以合傳爲宜；將來附入家乘，或分錄之，亦無不可也。

與孟蘭艇

課卷閱定送還，乞卽榜示。附去題名一紙，敬藉游屐入山之便，爲我相度可刻之地，付石工深刻之，其地不妨稍僻。鄙意在數百年後，嗜奇愛古之人，洗苔剔蘚而得之，不在一時有目共見也。文士名心，可笑可笑！

與汪蓮府

至好弟兄，久不相見，又久不得書，離索之感，可勝言乎？聞年來謝事家居，優游桑梓，亦足自娛。但未審精力何如？步履飲食，均如前乎？禮云：「五十始衰，」弟今年適屆五十，乃信「始」之一字。攬鏡自照，鬢髮未蒼，而只覺精神不能運其肢體，舉動皆累。讀書未終卷，早已厭煩，有生客來，與坐談良久，輒忘其姓名，客去又索閱其刺。老母在固不敢言老，然衰則從此始矣。所著之書，已刻成者八十七卷。曾賦高陽臺詞，首云：「早歲詩歌，中年箋注，句銷鐘鼎旂常，」一言之亦可笑也。今年至閩省，覲八十五歲老母，起居康健，可冀期頤。吾兄篤念師門，定亦聞而色喜。惟家兄壬甫，貧而且病，一官落拓，後路茫茫，竊爲慮之。弟此行輿船往返，頗爲順速；然大險卽伏乎其中，信乎子夏之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也。眷屬仍寄吳中，弟則自來西湖精舍，小樓高踞，平視湖山，時復掉一葉扁舟，放浪六橋內外。昨乘籃輿入山，至天竺靈隱禮佛，徧探紫雲金鼓諸洞，又踰棋盤嶺，於山頂佛廬，試龍井雨前新茗，亦一樂也。兄能來此同游乎？

與許星叔京卿

頃得手書，知贊襄幾務，倚畀日隆，甚善甚善。僕于五月下旬，還吳下寓廬，一病月餘，至今未愈。禮云「五十始衰，」今其時矣。屬擬表文二道，極感知愛之深。但駢儷之文，久已輟筆；況此等大文章，自宜大手筆爲之，臺閣中不少造五鳳樓手，乃問之江湖之野老，不亦左歟？病中未能握管，口占授舍姪奉復，不盡一一。

與李筱荃制府

兩接手書，備承存注。入庚伏來，想車前甘雨，扇底仁風，坐鎮從容，與復不淺，黃鶴樓頭，當遠勝金牛湖畔也。樾於五月十九日自湖隄精舍還吳下寓廬，至二十二日，卽患大病，臥床月餘，至今尙未出房，終日在房中扶杖而行。古人「五十杖於家，」洵不誣矣。拙著已刻者六種，有便當寄奉大教。鄂局所刻國語及經典釋文，甚佳，便中望各賜一部爲幸。浙局見刻通鑑輯覽，蘇局見刻明紀，派刻各史，均未開雕。伏念合刻全史之議，發自臺端，而事關數省，議同築舍，未知何日觀成，良可喟也。力疾布復，不盡欲言。

與丁雨生中丞

日前承存問，草草就名紙作數行奉復，定照入矣。病中偶思得一事，輒以聞諸左右：王蘭泉先生金石萃編版，見在上海道署，去年杜小舫觀察，曾印一部見贈，止缺一百七十八葉耳。此書雖不免有錯誤，要是國朝言金石者一大宗，若不及今收拾，必至零落無存。閣下何不移置書局中，覓初印善本，將所缺葉翻刻補全？計其費不及

二百千，而局中又得成一巨觀矣，亦蘇局之光也。閣下其有意乎？

與劉叔俛

去歲承寄示所撰論語正義第十九卷，受而讀之，視邢疏詳備，視皇疏謹嚴，眞不朽之盛事矣。惟說「蕭牆」一事，引方氏觀旭說，與鄙見未愜。而適有閩中之行，其還也又如杭州，及杭州還，又臥病兩月有餘，故遲之又久而未及復，想不罪也。今病小閒，輒粗陳所見，以副下問之意。方氏據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謂季氏之家，不得有「蕭牆」，固也。因謂「蕭牆」之內，斥言魯哀公；若然則是夫子此言，正所以啓君臣之猜嫌，而以危言悚之，使爲簒竊之事矣。方氏亦意有未安，故自圓其說曰「此夫子誅奸人之心。」若謂季氏非憂顓臾而伐顓臾，乃憂魯君疑己而伐顓臾也。然則經文「吾恐」當易爲「吾知」，於文義乃合。是故方氏之說，不足據也。按國語「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注：「外朝，君之公朝也；內朝，家朝也。」以考工記證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曰「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然則韋注自塙。陳氏祥道謂「卿大夫二朝皆在家，」非也。蕭牆之內所包者廣，卿大夫外朝，亦即在此；季氏與諸大夫朝夕治事，無不於斯。不均不安，內變將作，或同列謀之，或僚屬謀之，皆可發於蕭牆之內，不必定斥魯公也。鄙見如此，未知有當否？

與勒少仲同年

前辱手書，幷佳墨佳茗之賜，卽於病中草草復數行，定達左右矣。嗣又於平齋處交來大著詞一本，又屢承寄

聲存問，甚感甚感。弟五月下旬，在吳中大病，臥床月餘，至今雖愈而未復元。禮云：「五十始衰，」樾今年五十，衰自此始矣。病之初起，起於瘧疾，平齋遣人來問，而寓中閽者是揚州人，其言「瘧疾」似乎「熱癤」，故由平齋處訛傳有弟患外症之說，其實非也。春間承以宣紙索書，而弟已赴杭，其還也又病，是以竟未及書，而又重之以後命，屬書大字楹帖，伏念拙書至劣，閣下乃深嗜之，心誠憐白髮，公其信然乎？病後腕弱，小字尚可勉強，大字未能握管，然必有以報命，不敢虛雅意之拳拳也。拙著已刻者六種，謹寄求是正。內有詞二卷，於律未諧，贅牙不免，方之大作，是謂小巫，不足辱紫霞翁點定也。

上曾滌生爵相

秋間曾上一書，定登台覽矣。壤叟轅童，引領北望，金符玉節，渡江南來，當沙隄稅駕之時，正海屋添籌之日。九五福曰壽，六十歲為耆，公與物為春，故縣弧適當陽月，天為公置閏，俾稱觴再屆生辰。百年之曲，唱遍三江，不獨門下小生竊竊然頌「臺萊」祝「黃耇」也。樾於西湖寓樓，小住二月，湖山坐對，宿痾頓除。茲於月之二十日，仍還吳下，幸雁戶之未更，望龍門而不遠。或有佳伴，尚擬同來白下，重謁黃扉也。

與謝夢漁同年

去年由費芸舫庶常，寄到手書，知養望兵垣，優游清吉，太夫人在堂，侍奉康娛，甚善甚善。至於官之落拓，有不足言者；閣下嘗言「學問與科名，各是一事，科名與官祿，又各是一事」，既達斯旨，復可慽乎？弟窮愁著書，聊藉自遣，先後災之棃棗者八十七卷，承閣下有嗜痂之愛，謹寄上全函，都凡廿有六册，伏求惠存。弟今年五十一歲，

精力早衰，著述之興，亦復闌珊，惟將匧中舊稿，鈔撮成書，又得九種，名之曰第一樓叢書。第一樓者，弟主講西湖詁經精舍所寓樓名也。今年擬付之剞劂，未知果否？家兄新遷福寧太守，然亦多病，後路茫然。家母年已八十有六矣，去歲至閩省視起居，精力雖尙康強，究竟年高，未免喜少而懼多耳。兒子紹萊奉檄署大名府同知，惟望其今年得補一官，鄙人甘心爲子叔疑矣。頃閱邸抄，乃知有徐壽蘅侍郎之疏，雖承其拳拳之愛，然多事極矣。弟著述足以自娛，筆耕足以自食，雖無當時之榮，或有沒世之名，豈復作再入軟紅之想哉？倘不知者謂壽翁此疏，鄙人實慫臾之，則寃矣寃矣！閣下知我，想不以此言爲慫也。

與王補帆中丞同年

承示應元書院章程，措置周詳，規模宏遠，即此一端，而閣下之嘉惠粵士者無量矣。惟每月膏火，以官課爲定，則鄙人竊有不能無言者。夫以區區膏火之資，爲鼓舞人才之具，其意固已末矣。然今日而設立書院，其勢不得不出於此；是故立法不可以不詳，要使盡一日之長，即獲一日之利，然後操觚之士有所勸誘，而不致鹵莽滅裂以從事。向來書院章程，每月膏火之資，以內外課爲差等，而所謂內外課者，以春初甄別爲定，則是終歲所得，取決於甄別之一日也。後人知其法之未善，於是有改而以每月官課爲定，則視舊章稍密矣。然一取決於官課，則士子於師課，必至於敷衍成文，苟且完卷而後已，何者？利所不在也。是故中興以來，江浙復興書院，率皆隨課升降，官師一律。譬如每月膏火銀三兩，則官課師課各得銀一兩五錢；如此則盡一日之長，必獲一日之利，而鹵莽滅裂以從事者寡矣。聞直隸蓮池書院，亦以官課爲定，其師課不到者扣除之，故師課人數，不下於官課，而文則黃茅白葦，無一可觀。山長徒費目力，不見佳文，勞而且厭，恣意塗抹，甚或付子弟句讀之，若曰：「吾課非所重也。」

」夫自校官之職不脩，其略存學校遺意者，惟有書院；乃使爲弟子者，率爾而出之，爲師者，率爾而應之，豈非立法之未善乎？閣下節旌所至，剏設書院必多，故敬陳所見，幸裁督焉。

■與沈二三

接手書，始知尊公已於前年歸道山，憶是年之夏，曾致一函，并附還俞書管見三册，小有獻替，久而不得復書，以爲區區之愚，未蒙採納。不意已作古人也！訂交文字垂三十年，不獲一面，而今已矣！遺書手澤，想必什襲珍藏？伏願足下免承先志，努力顯揚，使數十載寒窗心血，大顯於時；不獨九京之下，爲之一慰，抑亦神交老友之所大快也。

■與李少荃爵相

前月得復書，知敏齋同年，攜致一函，已登記室矣。南中自庚伏以來，炎歊特甚；未知津門何似？想諸葛君綸巾羽扇，自與下士蟣虱不同也。聞於西沽新築一城，鐵闕銅廓，扼要襟喉，洵足壯日畿而控月窟，較李贊皇之築禦侮城、柔遠城，規模當遠過之矣。從此角飛城外，風景一新，惜不克浮海北來，登高而賦之也。樾近狀如恆，畏暑杜門，經月不出。柳州云：「無能常閉閣，偶以靜見名！」殆鄙人之謂乎？惟爲衣食所累，不免癡擁臯比，外則毀譽交乘，內則心力坐耗，甚無謂耳！秋暑猶酷，幸自愛！不盡所懷。

■與王補帆同年

一

辱手書，并以李次青廉訪所撰國朝先正事略見贈，其書考核詳明，敍次有法，李君此作，爲不朽盛業矣。兄從前在天津時，亦思訪求中興以來名臣名將事跡，纂成一書。彼時精力猶可也，今則無能爲矣。讀書未終卷，輒厭倦；今日置一物，明日便忘之；有生客來與久坐，遂忘其姓名。憒憒如此，尙可言著述乎！乃信宣尼假年之歎，爲不虛也。承詢近事，兄亦不自知開罪之由，大約此老爲人捉刀，兄偶失照，未置前茅耳。昔年視學中州，爲曾滌溪前輩一劾而罷；今主講西泠，又得罪於魏武之子孫；豈鄙人前身是禰正平乎？浙中當事諸公，頗未厭棄，院中生徒亦無間言；兄亦不必急急求去西湖也。

二

七月之望，杭州詁經監院，寄到惠書，即從貢甫大令交來者，讀之知前所陳書院章程，已見之行事矣。區區芻蕘之獻，何補高深？閣下從善如流，邇言必察，即此一端，而他事之集思廣益，舍己從人，概可見矣。又承示於書院常課外，別設一課，專考經濟有用之學，美哉斯舉也！夫通經而不足致用，何貴通經？經義治事，固胡安定之成法也。使士子知上之所求者，不徒在八股試帖，而孜孜講求於其大者遠者，洵爲國儲材之要務矣。然鄙人竊有所過慮者，賈董之才，曠世間出，豈易責之尋行數墨之陋儒，恐亦不過掇拾陳言，敷衍了事而已。其甚者：浮浪之子，巧以行其嘗試之端；健訟之夫，陰以佐其攻訐之術；處士橫議，由此而起，於治道無益，而轉於政體有妨，此亦不可不防者也。兄嘗謂師儒之教，總以經史實學爲主，苟於經史並通，即於體用兼備。今於書院增此一課，鄙意請以史事命題，凡政治得失之由，形勢成敗之迹，理財治兵之策，建官取士之規，或統籌全局，或試論一事，觀其斷制乎古者不謬，則其施設於今者可知。數年以後，父子兄弟，互相研究，人材輩出，必由此塗矣。迂拙之見，高明以

爲何如？

與沈仲復觀察

閱邸抄，知拜移節之命。伏念滬上一隅，爲中興來旋乾轉坤之樞紐，比年轉漕南北，貫串華夷，皆賴觀察之得人，以維中外之大局，乃朝廷第一注意之區。今得閣下臨蒞是邦，文章動蠻貊，忠信格豚魚，儒臣勳業，從此遠矣。樾精力頹唐，學植荒落，迂闊之見，不知其他；惟望既樹英略，益振文教，鄙人雖衰，尚將來游來歌，與觀其盛也。

上曾滌生相侯

前月寄呈吳仲雲前輩詩集一部，定塵記室矣。際金風之颯爽，想玉帳之清閒，迎將天上恩光，播作江南秋色，庾亮南樓，不足言也。樾吳中消夏，忽又經秋，本擬月內買舟還浙，而聞綠耕朱轓，不久臨蒞吳中。回憶著雍之歲，金陵謁別，星霜荏苒，三載於茲；自應迎候清塵，藉親霽月，拜昌黎北斗，勝於訪和靖西湖也。江寧書局見刻何史？自史記兩漢書外，樾均未之得見。如蒙惠賜三國以後諸史各一部，俾治經之餘，略及史學，庶免如顏氏家訓所譏，「俗間儒士不涉羣書，至不知漢有韋元成，魏有王粲」者，尤鯫生之大幸矣。

與李少荃伯相

秋間敏齋同年，自津門南返，交到惠書，備承眷注。卽由敏齋述知來年正月五日，恭值崧生嶽降之辰，運佐中興，算符大衍，屆五十服官之歲，而入相已及五年，應五百名世之期，故誕降適逢五日，此乃　熙朝之盛事，豈

惟同譜之美談？況畿疆之水患初除，知幕府之賢勞尤甚。富鄭公境內，屋廬衣服皆全；鄧仲華車前，斑白垂髫盡樂。以數百萬人栟櫞之託，卜二十四考福報之攸隆，請歌鴻雁三章，代「南山有臺」一什矣。樾因道阻且長，不獲躋堂介兕，謹禮帖獻一聯，詞旨淺陋，未足揄揚，伏求惠存，幷賜是正。

與李筱荃制府

頃從何子永中翰交到惠書，發緘爛然，古香四溢，如誦神泉詩，如觀峿臺銘，初疑幕府中必有精於玉著者，及讀手筆，乃知佳公子所爲。憶前在武林，甫邀幼學，今歲未知妙齡幾許？而篆體工秀，乃爾且皆說文正體，無一鄉壁虛造之字，知其致力於洨長書者深也。循誦再三，愛不忍釋。藉悉騶從於夏初旋鄂，轄臺靜謐，軍府清閒，看佳兒問字而來，佐慈母含飴之樂，屈指中興名臣，勛名福澤如公者稀矣。承賜鄂局所刻書四種，皆以善本而精刻之，洵足嘉惠來學。樾今年又刻第一樓叢書三十卷，雜文二卷，尺牘三卷，隨筆四卷，俟刻成再呈太教。茲先附去拙書木刻搨本二種，書旣不佳，刻手尤劣，不足供賢郎一笑也。

與彭雪琴侍郎

前歲西湖講舍，得接英姿，不勝執鞭之慕。嗣得途中所寄書，幷賜讀佳章。樾亦嘗寄上七言古詩一首，乃是年遊會稽蘭亭，有懷左右而作者，想已入青睞矣。兩載以來，未通音問，不知在綠野堂中優游歲月乎？抑或從赤松子翼，笑傲煙霞乎？功成不居，長揖歸山，眞英雄也！求之古人中，且不易得，況今人乎？樾詁經主講，仍借湖山養拙，無足言者。去歲貴同鄉徐壽蘅侍郎，畫蛇添足，殊屬多事，然在樾亦無所損益耳。本無「出門西笑」之心，何有

「留滯周南」之歎?但得饘粥粗給,伏臘有資,豈獨前塵昔夢,概付飄風;并山長頭銜,亦謝勿受矣。樾今歲行年五十有一,精力穨唐,意興消耗,蒲柳早衰,天所賦也。湘鄉師言:「本朝經生,多享大年者。」然樾則學問既不逮昔賢,精神又不如遠甚,殆無能為役矣。湘鄉師重蒞江南,矍鑠更甚於前,龍馬精神,固自不同乎?閣下有興,何不來作秣陵遊,并再探西湖之勝?樾仍當於第一樓頭迎候清塵也。

與楊石泉中丞

辱手書,猥蒙不遺在遠,存問殷殷,感甚。又承示知明歲擬選刻叢書,不特嘉惠方來,抑亦表章前哲,甚盛舉也。惟既稱叢書,體大物博,宜乎無美不收:如經學史學以及天文地理之書,兵家法家之言,六書九數,醫卜雜技;上而朝章典故,名臣言行,下而草木蟲魚之名,琴棋書畫之譜。蒐羅宜廣,選擇宜精;不可執一己之見,自狹其門戶。又不可徇友朋之請,濫費夫棗梨。庶幾美而且富,傳播藝林,成一鉅觀。每種之後,宜仿提要之例,撮其大指,刊附簡末;亦或考證異同,辨別得失。如樾謭陋,不足以任斯役,謬承垂愛,許援古人書局自隨之例,殊增媿恧。或當從諸賢之後,稍參末議,助成盛事耳。

與世襲一等侯曾劼剛

三月四日,樾在福寧望海樓,與諸同人讌集,忽有人傳述一月以前,吾師已騎箕天上,不禁投箸失聲;猶冀此信或未必真,乃樾數日而見之邸抄矣。憶去冬在吳門謁見,并承枉駕春在草堂,精神矍鑠,談笑從容,竊謂雖有微疴,猶未足慮,富貴壽考,自當媲美汾陽;不意此別之後,四閱月而大星遽隕也。東坡之哭歐陽文忠也,曰「上

徽宥，猶未足慮，富貴壽考，自當媲美汾陽；不意此別之後，四閱月而大星遽隕也！東坡之哭歐陽文忠也，曰：「上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吾師豐功駿烈，旋乾轉坤，豈僅六一先生之比？而樾之不肖，辱吾師知遇之厚，視蘇之與歐，其感激更當如何？木壞山頹，吾將安仰？龍門在望，悲不自勝，又何以慰大孝之創巨痛深乎？迢迢千里，不獲躬詣金陵，與於執紼之役，負疚殊甚。謹寄呈一聯，聊表微意。伏念從前以文字受知，每蒙吾師許可；茲則廣桑山上，隔絕塵寰，雖小子斐然，未必夫子莞爾矣。書至此，曷禁漣如！

▣與王甫兄

月之二日，曾去一書，仍附補老信中，已到否？起居定必佳勝。庭中花事，近日何如？吏隱之福，實所豔羨。弟已於三月廿八日，還西湖精舍矣。雖託江湖之名，未免褦襶之累，遠不如福寧太守之清閒自在也。南莊府君，手批四書，精細可以當著書。弟在蘭溪舟中，手自鈔錄，大學一書，已及傳之九章。略以意貫穿，使成片段，以小字雙行夾寫，附於每節之後；其有及注文者，摘錄注文，亦以小字書其下。自還精舍，未遑從事，稍有空閒，即當卒業，不敢輟也。還杭後，聞人言曾文正師事，乃知眞靈位業中人，來去分明，固自不同，其身後事，皆手自料理，楚楚然後歸眞。二月朔，梅方伯入見，勸暫請假，公笑曰：「吾不請假矣，恐無銷假日也。」至誠前知，豈不信夫？弟途中補作福寧雜詩十二首，內一首云：「海色山光逼畫檣，何殊觴詠在蘭亭？無端忽墮風前涕，一月前頭隕大星。」爲文正發也。又自福寧還杭州，得雜詩十四首，內一首云：「子陵臺在暮雲端，兩岸山光已飽看；安得於潛問遺老，重尋石室古嚴灘？」則據水經，疑漢晉時所謂嚴灘者，在桐廬至於潛一路，而非今之七里瀧也。及晤楊石泉中丞，語及之，石翁曰：「桐廬至於潛，昔嘗經由其地，分水以下，淺瀨急湍，不容舟楫，過分水後，涓涓細流，幷不成溪澗矣。然

巖岫複沓，子陵石室當有可訪。惜彼時車旋悤悤，無暇尋幽選勝耳。」此事在福甯，曾與兄共檢水經注，故附以報兄焉。

與次女繡孫

得正月廿七日書，知汝無恙爲慰。吾於正月二十八日，在錢塘江首塗，由嚴州金華處州溫州而至福寧。祖母今年八十有七，惟步履艱難，及重聽較甚耳。飲食起居，與前年無異，期頤可望也。伯父之病，仍未脫體，幸公事淸閒，頗足養病。吾在彼小住二十七日，仍由原路而還，水陸兼程，行殊不易，然泉聲山色，頗足娛情。已於三月之末，至西湖精舍，筆墨叢雜，賓客紛繁，遠不如福寧太守之淸閒自在矣。汝南旋之計，聞又不果，在都固無佳况，還南亦乏良圖，觸藩之歎，誠有如汝所言者。眼前旣不成行，宜隨時排遣，勿鬱結成疴。汝有生以來，尙無大拂逆之境，此日稍嘗辛苦，亦文章頓挫之法。昨得彭雪琴侍郎書，有詩云「欲除煩惱須無我，歷盡艱難好作人」此言有味，故爲汝誦之。吾嘗言人生須分三截，少年一截，中年一截，晚年一截，此三截中無一毫拂逆，乃是大福全福，未易得也。三截中有兩截好，已算福分矣。但此兩截好，須在中晚方佳；若晚年不好，便乏味也。必不得已，中一截不好，猶之可耳。汝少年總算順境，但願以中年之小不好，博晚年之大好，仍不失爲福慧樓中人。善自保重，深思吾言！

與彭雪琴侍郎

四月二日，在西湖精舍接專書，知去年所致之函，由曾文正師五百里火票飛遞，一十四日而達左右，羽書星火，送到山人詩瓢，是亦千秋佳話；而不意瓊瑤報我之時，已在文正師箕尾歸天之後，緬懷知遇，曷勝泫然！伏讀

來書，語長心重，旨遠詞文，令人有雲中白鶴，天半朱霞之想。所鈐小印，有曰「兒女心腸，英雄肝膽；」樾請益以二語曰「書生面目，神僊骨相，」便足盡君之爲人矣。和章如行雲流水，隨筆抒寫，風韻神味，無一不勝，眞天才也！惟揄揚之過，在所不免，然亦見賢者之多情矣。樾正月之末，至閩中省覲老母起居，在家兄福甯郡齋小住一月；於三月二十八日，仍還西湖，補行課事。文正師之喪，不克躬與執紼之役，于心歉然。聞素車白馬，飛旐金陵，閣下風義甚高，篤於師友，古之人，古之人也！未識能便道至蘇杭，一遊訪名山，兼尋舊雨乎？此間當事諸君，皆言已有詔書，趣公出山，不知此信果否？伏念功成身退，長揖歸田，自是大丈夫行徑；然近者朝廷雖號治平，而西北軍事猶亟，東南伏莽未清，吾師柱石忽摧，未免廑聖明南顧之慮。閣下上念朝廷倚畀之隆，下念蒼生屬望之切，綸巾羽扇，再出東山，以成文正師未竟之志。至海內晏然，中外無事，然後歸從赤松子游，度天下後世必不以馮婦笑公也。閣下儻有意乎？

二

前覆一函，幷紀行小詩五十八首，定入照矣。比聞綸巾羽扇，橫大江而揚舲，以整暇治兵，以德威馭將。文正師騎箕之後，有此替人，不特紓朝廷南顧之憂，且以繼文正東山之志，翹瞻大樹，良用欣然。惟未識虎節朝天之後，何日南來？須知望軍門而企踵者，將佐蒼生而外，更有漫郎、鰲叟也。樾於五月中，還吳下寓廬，杜門經月，幸辭褦襶之譏，伏案終朝，殊乏蕭閒之致。八月後，擬仍至西湖講舍。前年賜書聯額，倘縣第一樓中，每瞻妙墨，如挹英風也。

與王甫兄

聞服附桂等劑，未知投否？醫家各執一理，其稍讀醫書者，言之必娓娓可聽；求其實效，茫如捕風。近時岐黃家，宗黃坤載扶陽抑陰之說，往往喜用桂附，亦有利有弊，未可偏執。惟中年以後火氣已衰，藥之涼而膩者，殊不相宜。桂附之弊，究屬君子之過。弟近服「梁公百歲酒」頗似佳也。來書言「臨平先達」一事，惜未言明出晉書何傳。考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臨平縣，而劉昭續志已不見，則久經并省，晉書亦無此縣，其爲今之臨平人無疑。然不知何以書臨平人而不書錢塘人也。福寧郡志曾否舉行？吾浙有修省志之說，或議以弟總其事，然弟經生，疏於史學，修志一事，不獨煩心，且易爲怨府；昌黎文章鉅公，猶不敢修史，況我輩乎？當事者或果有此意，當婉謝之。

與金眉生廉訪

承賜觀大著，崇論閎議，洵足拓開萬古心胸，推倒一世豪傑，閣下其今之陳同父乎？及讀遷居諸詩，萃一門之風雅，作平地之神仙，又令人神往不已。竊謂閣下天生逸才，一時無兩，才人學人，鈞不足以望下風。匧中舊稿多雍容大篇，有關中興全局者，宜及時刊刻，使海內知半野樓中，有絕大經濟；與吾輩閉戶草元，徒供覆瓿者，迥不同也。尊意欲刻性理經學經世三書，此誠不可緩之巨舉；僕從前嘗與曾文正議續刻皇清經解而卒不果，文正薨逝，事更難矣。敏老志在引退，意興闌珊，未必能料理及此也。所擬序文三篇，實有所見，自是傳作，存此文于集中，將來必有舉行其事者。吾人立言，原不爲一時也。惟鄙意言經學，必以漢儒爲主，亦猶言性理，必以宋儒爲宗，所謂「離之兩美，合之兩傷。」卽以周易論，宋儒所說，必及先天後天，然則一部十三經，開卷便錯矣。阮文達學海堂書，謂未足以盡本朝之經學則可；謂止是訓詁之學，則不可。其中天文地理，典章名物，無所不有，一代說經之書，雖不盡於此，然亦可謂集大成矣。後有作者，但當踵事而增，不必別開門戶。此則區區私見之不與尊意同

者，輒布陳之，以附孔門盍各之義。

與吳平齋

承示古器銘，第一字「昜」不可識。說文「鬺」篆下有籀文「𩱛」，豈即此字乎？「日工」二字，亦未知何義？堯典「允釐百工」，史記五帝紀作「信飭百官」，是「官」與「工」義同。左傳稱「天子有日官」，此「日工」或即「日官」也。末一字「囚」更不可識，橫看則成「囙」字，頗與「四」字相似。說文「四」象四分之形，是其中止取象分形，橫豎皆可。「四」者紀其數也。漢器銘多記第幾，如好畤鼎第十，孝成鼎第一之類，其取法於古乎？三者皆臆說，聊以質之高明。

與李少荃相國

承惠書，幷賜額「德清俞太史著書之廬」九字，魄力沈厚，結體謹嚴，如對垂紳正笏氣象；從此銀鉤鐵畫，照耀蓬廬，不獨圭璧之光，抑亦子孫之寶也。又以流覽拙著春在堂全書，嘉許殷殷；自惟閉戶著書，徒費歲月，得大君子一言以自壯，醬瓿上物，價增十倍。雖奬借之情或過，而慰藉之意良深，伏而誦之，墫墫起舞矣。畿輔仍荒於水，而高原幸尙有秋，福曜所臨，自足迓和甘而消沴癘；然勞來安集，以奠民居，疏瀹決排，以除水害，又費一番經畫矣。昔禹抑洪水，周公膺夷狄，公以一身任之，「天生李晟」，豈偶然乎？樾吳中消夏，一住四月，紙勞墨瘁，無可言者。重陽後三日，買棹武林，西湖秋色，早又闌珊矣。回憶詁經承乏，於今五年，當事諸公，頗未厭棄，精舍生徒，亦無間言；而杭州一傖父，自恃其老，無理取鬧，肆口謾罵，殊覺咄咄逼人；意者鄙人湖山緣盡乎？今春於壬甫家兄

福寧郡齋，得先祖手批四書一部，雖止爲初學設，而逐章逐節，逐句逐字，從白文注文，一一尋求，可見老輩人讀書精細，無一字輕易放過，蓋不僅八股指南鍼而已。然其書蠅頭小字朱墨雜糅，猝不易讀；樾手自寫定，以意聯貫，粗有條理。恩竹樵、應敏齋、杜小舫三君子，見而好之，集貲刊刻，已在吳下開雕。不揣冒昧，欲求椽筆題簽，以爲光寵。想表揚耆舊，嘉惠方來，大賢其必許我也。

與曾樞元中丞

夏間曾寄一函，山川悠遠，未知得達典籤否？比識旌麾所指，上下游以次肅清，播凱唱于黔中，馳捷書於闕下，膚功疊奏，温詔遙頒，逖聽之餘，爲之起躍。竊念黔事處萬難措手之時，閣下悉心精畫，全力擔當，東扼五溪，西控六詔，奠安彫敝之區，聯絡主客之勢。十數年中，不知費幾許心力，而後告此成功；乃歎熙天耀日之勛，端由動心忍性之學。不圖吾榜有此偉人？叨附驥尾，與有榮幸。樾跧伏林下，忝竊皋比，妄以譔述自娛，不知老之將至。今因人便，寄呈全書一部，想軍府就閒，結習故在，祭征虜不廢雅歌，曹武惠惟收圖籍，此書詎上物，或亦玉帳中所不可少乎？

與彭雪琴侍郎

一

臘八前一日，承惠顧吳下，春在草堂，敍數年契闊，甚善。而鄙人竟未嘗登艦一送，知游於人外者，必不責形迹之往來也。日內想雲裝煙駕，已至西湖六橋風雪中，氈笠芒鞋，倘佯自得，韓蘄王後五百年，無此樂矣。嘗讀左太

冲詩曰：「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此二句，誦之似口頭恆語；而一部廿四史中，克副此語者，實難其人。乃今於閣下見之！以兩宮眷念之篤，舉朝仰望之隆，斂車贏馬，翩然南歸，一僕兩僮，寄居煙水之鄉，非所謂「連璽耀前庭，視之如浮雲」者乎？以當代第一流，居西湖第一樓，是謂人地兩宜。而僕忝爲第一樓主人，因得冒爲第一流主人，私自循省，實爲萬幸。湖上嚴寒，風景蕭索，而冷淡中自有佳趣，非公不足領略。吳下寄奴，不獲與孤山梅鶴，同侍清游，思之又自惘惘也。小詩二首，卽用春間見贈韻，聊博一笑。

二

前致一函，幷小詩二首，已照入否？聞吳中別後，旌旆又作吳興之行，而後至武林，蒼弁山邊，碧浪湖畔，得謝屐經臨，山川生色矣。西湖歲晚風景何如？孤山梅花，南枝開未？三潭印月，是前年從者去浙後新修，平橋九曲，精舍三楹，視平湖秋月，更爲有致。其東北隅尚餘隙地，似可仿邵康節先生「安樂行窩」之例，築屋數椽，題曰西湖退省庵，爲巡視長江，兩年一往來，鸞裝鶴轡，暫駐之所，則西湖又增一名蹟矣。公以爲何如？秋間有客自中州來，以高廟御筆梅花小幅搨本見詒，敬以轉贈。前所惠梅花橫幅，如行匧中尚有存者，求更賜數紙，以便分詒同好也。僕二月中有五湖之游，公如有興，可鼓棹而來，同探莫釐縹渺兩峯之勝，或視南北兩峯所見更空闊乎？

■與孫琴西廉訪同年

自湖上歸，始知拜皖臬之命，此時陳臬之邦，卽昔年領郡之地；皖公山色，青蒼如故，回憶十五年前之事，可以掀髯一笑矣。平生讀書不讀律，驟居刑名總會之區，似乎耳目一新，然大才宜無所不可，且臬事蕭條，亦皆借徑耳。異日坐鎭封疆，主持運會，宏獎風流，此兄之所優爲矣，而鄙人所望於兄者也。入覲何時首塗？雨雪北轅，幸自

愛！

與彭雪琴侍郎

獲讀手書，幷大婚恭紀七律十章，音節諧和，注釋詳備：如設交杯宴，唱交祝歌，用團欒膳，進子孫餑餑，服龍鳳同和袍，以及奉迎時置如意於輿中，親題龍字，入宮時定蘋果於檻下，上覆馬鞍，皆足考見典章，傳爲故事。又如匳中大鏡一方，進乾淸門不得入，去架乃入，亦足見天家富貴，使山澤之臞，眼界一開也。元旦以來，風日晴和，恭逢親政之年，喜覩昇平之兆，雖耕鑿野人，亦爲鼓舞；況閣下爲國股肱者乎？湖樓嘯傲，意與何如？發眺雖佳，春寒猶勁，積病之餘，千萬珍重！

與張振軒中丞

前布寸箋，知塵青睞。春音初轉，恩命遙來，奉九陛之絲綸，領三吳之節鉞，胥臺風景，表裏江湖，幕府勛名，後先李郭。不特吳兒竹馬，爭迓使君；卽鄙人牽舟岸上，久作寓公，笛笠荷衣，又得向軍門長揖。漢諺云「張君爲政，樂不可止，」非虛語矣。劉副將來，又承惠我晉魏書各一部，佔畢經生，疏於史學，自茲以往，請分剛日誦之。

與張嘯山唐端甫

二月下旬，自滬還蘇，得手書，卽寄復一函，未知收到否？及至杭州，晤施均父孝廉，知子高已作古人，不勝傷悼！伏思子高溺苦於學，具有師法，秀而不實，未見其止。僕與子高，有中外之戚，又其學術，素所傾倒，曾不能先爲設

法，招歸鄉井，又不獲執手一訣，憑棺一慟，九原有知，慚媿逝者。昨從蘇寓又寄到惠書，知其身後諸事，由公等料量妥協，篤於風義，今之古人，感怍無已。又均父言，凌子君與，自維揚趨赴，并託人護送其柩南來，此事果眞，則大妙矣。俟其喪歸，當與均父商量，卜地安葬，立石表墓，并將其行誼，寫送吳興志局，以盡後死者之事。均父言子高於六極，竟已得其五，止缺惡之一極；僕亦言子高於五倫，竟缺其四，止得朋友之一倫；合此兩言，其坎坷一生，可以概見。又子高實是有家而無家，數年未嘗言及家事，聞臨終以家事見託，不知其說云何？如有遺言，幸寄知一二，不欲負其將死之哀鳴也。

與吳煥卿

得手書，知已謝事還省垣，甚善甚善。惟如足下者，古所稱「學道愛人」之君子也，雖於時下官場，不甚合宜；然仕途中實不可無此一二人於熱鬧戲場，存書生本色。遽聞解組，鄙意惜之。雖欽知足之高風，實乖期望之夙願。幸未開缺，尙是藕斷絲連；果得闈差，且至闈後徐定行止，彼時僕亦必來杭，湖樓小飲，再商出處可也。嘗謂讀書人出而作官，惟上而督撫，下而州縣，實能有所建樹，行其所學；此外若觀察太守，官秩雖崇，皆因人成事者也。足下撫字有餘，肆應不足，瀾溪繁冗，或非所宜；若得一邑，政簡民良，可以弦歌而治，爲之導揚風化，勸課農桑，數年以後，必有可觀者。吏民愛戴，卽是生徒，官廨淸閒，便同講舍，正不必歸三家邨作邨夫子，或染指苜蓿槃中，然後謂之秀才風味也。

與孫歡伯

秋風起矣，正有「蒹葭伊人」之思；而天外郇雲，飛來吳會。發緘循誦，蘭藻紛綸，無泛問之寒暄，有過情之推許，老杜所謂「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者也。僕頻年閩中往返，偏歷浙東，地主之賢，無逾公者；不特維縶之私情，實亦循良之公論。漢世於賢二千石之久於其任者，璽書褒美，增秩賜金，公卿有缺，即以補之；求之今世，公即其人矣。黃堂在望，無任欣盼。僕自五月下旬還吳下，寓廬畏暑，杜門又逾庚伏，承惠野朮，眞扶衰之妙品也。古諺云：「必欲長生，當服山精。」僕何修而得此？請誦庾肩吾謝賚朮啓之辭曰：「味重金漿，芳逾玉液。」謹以爲謝。外附去春在堂全書二部，一以奉贈，一請留存九峯書院中，妄借名山，希圖不朽，儻許我乎？

與李黼堂中丞

去歲湖隄講舍，深以臨況爲榮。嗣又辱書，并賜讀先集，具感惠愛之深。修復稽遲，非盡疏嬾，緣私心欲以拙著就正左右，而全書印訂需時，直至今年正月，始竟厥功。僕即由蘇而滬而杭，又以家兄在福寧郡齋病故，由浙而杭，奉母北歸，舟車跋涉，筆墨倥偬，一紙之書，未遑布復，想知我者必不責此形迹之闊疏也。頃又奉手翰，并示我紀游詩百三十首，題名三紙，三山歸櫂圖石刻模本一幅，詩格清嚴，字體雄厚，想見煙霞雲水中，興到揮毫，洵天際眞人也。僕從前避地舟山頻年往返閩浙，於天台雁蕩普陀，皆有可到之緣，而竟未一蠟游屐，清才清福，兩不如公。輒題七言古體詩一章，悔前事之蹉跎，冀後游之彌補，未知山靈許我否也。

與王子莊孝廉

頃由陳桂舲茂才，交到惠書，詞旨貶抑，稱謂謙卑，不敢當，不敢當。辱以先德行狀，屬爲志銘，夫表微闡幽，必待

道德文章之士，僕非其人也。重違來意，輒撰一篇，未知可用否？如須刻石，請示知廣狹修短之度。按狀有云長不滿六尺，此本晏子傳語，然古尺今尺不同，今人而不滿六尺，亦云長矣，非所以言短也，故虛其字以待酌定。又有四書六經語，自樂經而六藝已止存五矣，若以今列學官之十三經而論，則除論語孟子入四書外，尚有十一，不知此六經何指？鄙意漢武立五經博士後，相沿至今，場屋命題，經亦止五，不如竟云四書五經，較無語病。蓋四書既實舉今制，則六經不宜虛設古名也。迂拙之見，高明裁度。

與汪柳門太史

昨晤楊石泉中丞，知文旆已發矣，不及一送，良用悵惘。惟望今歲軺車北去，明年使節南來，相別亦不久也。乾嘉學派，衰息已久，他日執掌文衡，主持風會，幸留意於此，振而起之。臨別贈言，必蒙嘉納。縉雲阮客洞詩，所謂李蕃者，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有其人，在漢中李氏表內，高宗朝宰相李安期之元孫，其父名泳，有兄名營，但不言爲縉雲令。石墨流傳，足補史闕，昨偶檢得之，因足下有阮客洞詩考，故以附聞。行色悤悤，尙及鼇正乎？

與彭琴雪侍郎

西湖一別，寒暑環周，昔柳而今雪矣。讀致石泉中丞書，知已旋節衡陽，宿痾有瘳，舊廬無恙；惟三徑松菊，小需修葺，想竹頭木屑，又費陶公一番運甓精神矣。誦至末幅，垂念鄙人，寄聲存問，感在遠之不遺，愧無狀之可述。自與公別後，即遭先兄福寧太守之變，馳赴福寧，奉母北歸，以八十八歲之高年，行千八百里之長路，水陸舟輿，幸叨平順。曾有句云：「回首長途心轉悸，二千里路九旬人」想閣下爲我動色也。歸來仍寓吳中，自謂向來山野

之服，可以傲公卿，不可以奉老母；適兒子紹莱，去年在大名署任內，由道銜爲請二品封，遂靦然受之。六月初三山妻生日，即服其服。戲爲小詩云：「頻年韋布謝簪纓，忽荷推恩意轉驚！此日承歡當彩服，將來借重到銘旌；蓬瀛舊籍三朝遠，雲水閒身二品榮。聊與山妻作生日，笄珈重爲換釵荊。」千里寄知博故人撫掌。「蓬瀛」「舊籍」二句，頗可作楹聯，得暇能爲書之，以輝蓬壁乎？西湖退省庵尙未落成，遲至明年，必可畢工。記文已寫一通，交黎蒓松太守。此記皆記實語，文尙不甚大劣，而書頗不工，未足張此名蹟也。庵成後尙須裂一小舟，往來雲水間，亦宜先事謀之。

與李少荃相國

客臘一箋，定照入矣。樾田間伏處，西清故事，久已茫然；竟不知黃閣尊嚴，不當復論玉堂行輩。年來奉致書函，仍稱年侍生，荒謬極矣！昨偶與補帆同年言及，始知之，謹貢寸牋，以贖前咎。想山林疏放者，必蒙海量包涵也。補帆又言：凡致書相國，不當稱前輩；此說於翰林掌故，未見明文。樾竊以爲朝廷之宰相，固尊矣，而本衙門之前輩亦未始不尊，義可并行，理不相背；若必不稱前輩，轉似乎尊而不親，且何以別於不翰林而宰相者？區區愚見，是否有當？伏候裁示。

與王補帆同年

得惠書，并和詩二章，乍拋節鉞，便事嘯歌，自茲以往，山水方滋，令人羨豔不已。至辭氣之瀟灑出塵，自是君身有仙骨，宜乎碧幢紅旆間，不足久溷公也。聞十二日又須拜疏，想一月假滿，即請開缺矣。彼芃芃黍苗，欲沾郇伯

之善雨者，無不意在攀留；而兄則久在山中，方喜林泉添一佳伴，必不以世俗之言，來相勸勉，然亦有一說，不能無詞。竊聞數月以來，巖廊之上，深以臺灣爲意，在江南諸君子，尙且勞心敝舌，冀紓朝廷南顧之憂，而閣下適於其時，抗疏歸田。彼不諒者，或以爲知難而退，或以爲見機而作，轉與執事引疾之初意，不甚相宜，此事得無尙宜一斟酌乎？出處事大，不厭詳求，聊布區區，伏惟裁度。兄望後必歸吳下寓廬，當可相見。承索近作，無以報命。吾弟初入山，故喜作詩；兄久在山中，轉不甚作詩也。牽筆及之，聊發一笑。

與杜蓮衢同年

西湖精舍，咫尺講堂，乃以課事尙遲，德車未至，暮雲春樹，良用依依。未知杖履何如？伏惟萬福。補帆在吳中相見，決計引疾歸田。聞汴生亦有此意，何庚榜中高尙者之名，得無老同年爲之倡始乎？爲蒼生計，少一人則可惜，爲林泉計，多一人又有光也。三江閘事，曾否畢功？江風海雨中，千萬珍重！去年越中爲陶文節前輩，請建專祠，乞錄示顚末。因耆上欲援例爲趙忠節同年建祠也。又省垣諸同人，請建阮文達公專祠，借重閣下列名，屬弟轉達，想無不可。弟所主詁經精舍，由文達創始，是亦吾教中開山祖師也。

與鍾子勤孝廉

前承談及荀卿年歲可疑，頃偶讀鹽鐵論毀學篇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是李斯相秦，荀卿及見之。考李斯傳，斯相始皇在旣幷天下稱皇帝之後，上溯齊宣王末年，據六國年表已一百有四年。而劉向敍錄，稱荀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史記又稱其五十始遊齊，然則

李斯相秦時，荀卿之年，在一百六十內外矣，誠可疑。先生何不博考羣書，證明荀卿年歲，亦一快事也。

與蒯子範太守

仟來，辱惠書，并賜讀大著四書義，理法清眞，格律適上，猶見先正典型，非時下東塗西抹者比，爲名山一盛業矣。來書以劉賁不第自謙，然韓昌黎顏子不貳過論，白香山「漢高祖斬蛇劍賦，」在當時皆是不第落卷，而至今傳誦，文之傳不傳，豈視科場得失乎？周呂二君，爲閣下徵六十壽言於龔黃治行，敍述頗詳。樾近來遇友朋生日，貧不能具禮，往往以一文爲壽，刻入春在堂雜文者，不下數十篇矣。閣下大壽亦擬獻一小文。乃使者遠來，値鄙人外出，由蘇而杭，由杭而滬，由滬還蘇，則使者已將遄反矣，悤悤不獲屬稿，當補譔奉寄。亦不過一紙之書，費春在堂五禽箋數幅而已，無所謂錦屏十二也。

與楊石泉中丞

湖船一別，又將兩月。昨得詁經監院書，知大旆已回浙右，而良辰恰近天中，旌節花紅，菖蒲酒綠，薰風南來，比春臺更上一層矣。前承示及唐宋三史刻成，將刻諸子，此誠經史後不可不刻之書，具見嘉惠來學之盛意。惟諸子之書，訛脫較甚，議者或謂宜訪求宋本影寫而精刻之；然亦有難者，影寫之工，既非容易，雕刻之費，亦必倍常。且宋本疏密大小，每不一例，宜於單行，不宜於彙刻，又其存者，今亦無多。局中既欲彙刻諸子，不精固不足言善本，不博亦不足成巨編。竊謂宜博求周秦兩漢之書，汰除其僞託者，尚可二十餘種：如管子，晏子，老子，列子，莊子，墨子，商子，韓非子，荀子，孫子，吳子，呂氏春秋，陸賈新語，賈誼新書，董子春秋繁露，淮南內篇，桓寬鹽鐵論，劉向新

序說苑，揚雄法言太元，班固白虎通義，王充論衡，王符潛夫論，荀悅申鑒，應劭風俗通義，徐幹中論，蔡邕獨斷之類，購覓家藏舊本寫樣校刊，亦藝林一盛舉矣。尊意以爲何如？都下榜後不第諸君子，卽可南旋，如黃以周潘鴻皆局中知名士，想可蟬聯，將來校勘子書，亦必得力。此外如尙須羅致，則馮一梅徐琪，均其人也。孫瑛才氣殊佳，或傳其灌夫罵坐，然實不飲酒，幷以附陳。

與應敏齋方伯

承詢葛賢墓事，弟戊午之秋，泛舟山塘，於五人墓畔，見一土阜，視其碑知爲葛賢墓，歸而檢長洲褚稼軒堅瓠集，得其本末，作詩一章，存集中，今錄奉清覽。堅瓠集，未知案頭有其書否？今亦錄寄。葛事在萬歷二十九年，五人事在天啓六年，相距二十五年；葛遇赦得出，又十餘年而死，則其繫獄中，必近十年矣，故得死於五人之後，而葬其墓側也。褚稼軒又稱康熙中於山塘見其猶子，因得瞻其遺像，或其家卽在此，亦未可知矣。

與王補帆同年

得手書，幷詩數章，想見一路停橈覓句，策杖尋僧，興復不淺也。惟誦別紙所示，乃知申屠因樹之屋，尙未經營，陸生使粵之裝，已將悉索。山中一枕，似亦未甚相安，而朝命又賞假兩月調理，則可見平時治蹟，上結主知，以朝廷注意之厚，或未便恝然歸去，高臥邱園。竊謂天之所助者順也，流行坎止，總宜聽之自然，有意求進，不可也，有意求退，亦不可也。聖人絕四，第一在毋意，然則此必欲求退之意，儻亦非所宜有乎？以鄙人愚見，似乎兩月假滿，仍宜束裝北上，至閩垣清苦，輦下諸君子，諒亦深知；此時求退不得，勉強出山，與南宮敬叔載寶而朝者，光景適

別。人事應酬，損之又損，未必不見諒於人。朱修伯所謂江東子弟，足以了之者，或亦確有所見乎？閣下歸與方濃，而鄙人以此言進，得毋格格不入？然田園清況如此，而又有慰留溫詔，出處事大，或者尚宜三思；非山林中人，不欲以風月分貽也。

與吳仲宣制府

雲泥阻隔，音敬闊疏，然西望峨岷，輒有「但願一識韓荆州」之意。不謂瑤椷瓊藻，從錦江玉壘而來，以微末之姓名，蒙高明之甄錄，發函莊誦，且感且慚。閣下龍文虎武，光輔中興，春羽秋干，宏開講舍，俾多士洗濯乎經義，爲朝廷振起其人文，文翁雅化，復見今茲，想梁益間喁喁嚮風矣。樾章句陋儒，無能爲役，乃承不棄，延主臯比。當章臯坐鎭之年，蜀道之易，易於平地，原不難躡蹻西游，以舊部民觀新德政；惟老母今年八十有九，晨昏奉侍，未敢遠離，不得不賦張司業「還君明珠」之句。臨穎惘然，伏惟垂察。

與張香濤學使

吳門一別，五易暑寒。聞軺車四出，延攬人材，所至以實學倡導後進，阮文達有替人矣。爲吾道喜，爲多士幸，非徒爲執事誦也。蜀中剏設受經書院，俾多士從事根柢之學，甚善甚善。臯比一席，宜得其人。蒐羅所加，謀及下走，豈人材實難耶？抑姑從隗始耶？樾老母在堂，未便遠離，有負盛心，良用慚怍。然如樾者，章句陋儒，實不足膺經師之任也。拙著已刻者一百四十二卷，此後有便，擬寄呈一二部，即求存貯書院中，雖不足質院中高材諸生，亦古人藏名山傳其人之意也。

與王補帆同年

差弁來，得手教，并棗糕桂元膏之賜，謝謝。兄在湖上勾留，未及一月，因老母病，恩恩還吳下寓廬。幸老母之病，日就平復，今已行動如常矣，謹以告慰。康侯頻有信來，拳拳下問；兄所得本粗疏，今又荒落，不足爲師，已復一書，聊述一二。大意謂說文不過字書，讀經固貴識字，而讀經要不徒在識字；若欲講求典禮，則宜就孔賈正義中，擇其成片段者，先逐段鈔撮，如王制正義，可鈔者便不少，久久會通，自能貫串。若欲討論聲音訓詁，則莫妙於先熟讀高郵王氏述聞雜志二書，門徑既正，自能深入；苟徒讀說文，恐九千餘字，如滿屋散錢，無收拾處也。尊意以爲何如？焦君事，極可笑！兄止據其所自述，行篋中無同年錄，冬烘頭腦，錯認顏標。然不奇於兄之誤焦君爲同年，而奇於焦君之子誤其父爲庚戌進士；豈焦君之子，亦諺所謂「瓜皮搭李皮」者乎？來書勦襲云云，未知其詳。大約欲就兄所作自強論中，采擇數言；後知不果用，甚善。兄此論，乃下第落卷，非當行闈墨，不可鈔也，且鄙論亦近一偏。兄嘗言當今不宜用兵，如有病不宜服藥，而病後卻宜多服補藥，此是確論。然所謂補者，有食補，有藥補；食補，則兄所作自強論是也。藥補，則當路諸君子所孜孜講求，製造火輪船鐵甲船，及洋槍洋礮是也。二者，不可偏廢，然二者亦各有似是而非之處。大約食補，則如鄉黨所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推而至於失飪不食，不時不食，萬不可以塵羹土飯，聊且塞責！甚而至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藥補，則宜訪求眞正道地藥材，參必遼參，朮必於朮。近來藥肆中工於作僞，花草子僞沙苑蒺藜，香櫞僞枳實枳殼，此類甚多，不可不愼。兄非岐黃家，不能處方；閣下醫國妙手，請裁度之。

與李筱泉制府

玉梅花下，將交三九，想九陛恩光，兩湖春色，都在牙旗玉帳間也。承惠草堂之貲，發函爛然，亦芾三百，不啻鄴騎至而寶玦來矣。弟故里無家，僑居吳下，而寓廬偪仄殊甚。今秋偶於馬醫巷西頭，買得潘氏廢地一區，築屋三十椽，用衞公子荊法以一「苟」字了之；而其旁尚有隙地，因於其中壘石穿池，雜蒔花木。地形狹長，自南至北，修十三丈，廣止三丈；又自西至東，廣六丈，修止三丈，似曲尺形，卽名之曰曲園。一曲之士，聊以自娛，無當大方家數也。世兄篆書日進，可喜之至。天寒涷筆，呵毫裁覆，劣不成書。又因應敏齋招至大雲庵疏食，迫欲赴之，草率殊甚，不足世兄一笑也。

◎與陶芑孫

承詢「方響」之制，坐間記憶不真，未及奉答。及求之載籍，則樂府雜錄所言，最不足據，直以擊甌當「方響」，疑有脫文。其云「武宗朝郭道源後爲鳳翔府天興寺丞，充太常寺調音律官，亦善擊甌。」玩「亦」之一言，其有上文無疑，殆「方響」條本缺，「擊甌」自爲一條而文不全，後人鈔合之，遂成此誤耳。舊唐書音樂志二載立坐二部所用樂有大方響一架，後又載其制云「方響以鐵爲之，修八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於架上以代鐘磬，人間所用者纔三四寸。」然則大方響者，別於三四寸者而言也。惟方響一架，其數如干，志未詳載。文獻通考云「方響編縣之次，下格以左爲首，一黃鐘二太簇四中呂五蕤賓六林鐘七南呂八無射；上格以右爲首，一應鐘二黃鐘之清三太簇之清四姑洗之清五中呂之清六大呂七夷則八夾鐘。」始知方響一架，分上下兩格，每格各八，共十有六，乃十二律外加四清聲也。考朱子大全集載宋十六字譜，合黃鐘四下，大呂四上，太簇一下，夾鐘一上，姑洗上，仲呂句，蕤賓尺，林鐘工下，夷則工上，南呂下凡，無射凡，應鐘六，黃鐘清下五，大

呂清上五，太簇清緊五，夾鐘清正，於十二律外，加四清聲，與「方響」同，而四清聲用「黃大太夾」，則通考所云「姑仲二清」或傳寫誤也。

與徐花農

得手書，知於中元得子，喜甚。又承述及夢中所聞，姜白石「三生定是陸天隨」句，乃知天上玉麈，海中仙果，生有自來，良非偶然。甫里先生亮節高風，自不可及。然際右文之世，生通德之門，此子必當以文學顯昌大門閭，非徒筆床茶灶，稱江湖散人而已。屬代擬嘉名，鄙意竟取詞語名以「定陸」二字，乳名則曰「隨元」，亦從「天隨」取義；易曰「隨元亨利貞」，故配以「元」字，并為足下發解之兆也。輒布陳之，俟晬名時酌用。

與李黼堂中丞

兩得手書，未及一復，不盡由疏嬾之咎，緣案頭筆墨，頗亦叢雜；而今年八月，又值老母九十正壽，以在國恤之中，乃借七月十二萬壽蟒服之期，稱觴一日。雖止一日排當，頗費兼旬料理，故久而不及函也。金風玉露，按候而來，杖履清娛，定如所頌。弟因奉母寓吳，故湖上之游，未能盡興；春初小住，則奉陪退省庵主，一入山探九溪十八澗之勝而已。秋間必當再往，然須待槐花忙後，否則酬應煩也。江浙書局，會刻全史，已告成功。浙局見刻子書，蘇局刻五禮通考。承示何文安公所刊宋元學案原版燬於京寓，俟見江蘇諸當事者，當縱臾之。此書自是講學家所必讀，然弟譾陋，實未之見，亦因素研經訓，於此事微分蹊徑也。將來從者重游蘇杭，如行篋中有此書，請借讀之。

與王補帆同年

讀手書，具見謀國之忠，任事之勇，欽佩無已。臺洋之事，非閣下之精心果力，不克當其任；海外風氣，待公而開，良非偶然。三代下東南運會日闢，吳越蠻夷之地，今日居然鄒魯；「赤嵌」一城邊，「紅毛」一樓下，得閣下一番經理，安知他日不媲美蘇杭乎？惟是江浙膏腴腹地，尚有棄之不毛，未盡開墾者，而必力闢此海外之荒島；此則諸巨公高掌遠蹠，度越尋常，而非趦趄小儒而所能識也。兄奉母寓吳，幸叨平順。承詢曲園風景，日來柳陰藤蔓，青翠高低，亦小有景致，惟望閣下功成身退，早賦歸來，爲小園評量花木，妝點林泉也。

與唐蓺農觀察

得手書，知元宵以後，卽將駐節南田，于疆于理，偉哉日闢百里！公其今之召公乎？此山封閉垂二百年，風會所開，得大賢爲理，謝屐所臨，山川生色矣。來書云「山多鶴鹿，足爲好友。」然鄙人則不敢因公而與之交，何者？曲園地窄，固不足以容之，賓萌力薄，更不足以養之也。此外如有奇花異草，珍禽怪石，小而易致者，乞爲物色一二，幸甚！

與李少荃相國

得嘉平初七日手書，撫今感舊，略分言情，循誦再三，悵然曷已，雖然，閣下秉國之鈞，陶鎔萬類，春風所至，句萌苗達，豈當與山澤之臞同懷抱哉？兒子紹萊，駑鈍之材，謬承推愛，惟當令其勤愼服官，以冀無負培植。來示又云

「敍補可期，」更深感荷。鄙人筆耕謀食，精力日衰，譬之：其猶璅蛣乎？蟹如得食，蛣亦可以無飢矣。謹奉書陳謝。計鄭簡遞到之時，正歲籥更新之候，伏惟勳名福履與歲俱增，不盡萬一。

與吳平齋

昨承惠顧草堂，徘徊曲園，蟻垤之山，蹄涔之水，皆蒙欣賞，甚幸甚愧！方今吳下諸君子，大治園林，花木泉石，極一時之盛，竊願以「廣大」二字歸之諸君子，而吾兩家分取「精微」二字，公得「精」字，鄙人則得「微」字而已，一笑。

與丁禹生中丞

昨由馮竹儒觀察，遞到手書，以公之惓惓於鄙人，知鄙人之不能忘公也。聞力辭閩撫之命，而臺洋之事，毅然自任；臧文仲云「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其執事之謂乎？然閩疆重任，非公莫屬，朝廷未必如所請也。補帆身後之事，委曲經營，無微不至，凡在知交，無不感歎；況樾與補帆兒女至親乎？已將尊意轉達其孤。晏卞兩公本是同鄉，又承鼎言力託，當必籌畫盡善。惟樾因老母在堂，不能渡江北去，如昔賢生芻故事，視閣下風義，有愧色矣。補帆詩文不存稿，其奏議未知有如干篇，當向其家問之。其在臺時，凡民風士物，所見所聞，各紀以七言絕句，此則必有可觀，而未之得見，亦當問之其家也。

與楊石泉中丞

一

日前得惠書，知引疾之疏，天語慰留，想疆吏精神，即朝廷元氣，不日自可復常也。承屬訪求子書善本，以備續刻，伏念四庫全書子部首列儒家，孔子家語外，有宋薛據之孔子集語，今湖北已刊行矣。惟薛氏之書，止有二卷，本朝孫淵如先生，又續輯至十七卷之多，古書中所載孔子之言，無句不搜，一一注明出處，視薛氏之書，奚啻倍蓰？允宜刊刻，以廣其傳。又按四庫全書中，子書莫古於黃帝內經，而外間所有，不過馬元臺注本，於古義未通，故於經旨多謬。此書以王冰注爲最古，而宋林億孫奇高保衡等校正者爲最善，鄂局未刻。竊思醫學不明，爲日已久，江浙間往往執不服藥爲中醫之說，以免於庸醫之刃，亦無如何之下策也。若刊刻此書，使羣士得以研求醫理，或可出一二名醫，補敝扶偏，銷除疹癘，亦調燮之一助乎？兵家之書，首推孫子，鄂局雖刻之，而未刻其注；此書自魏武以下，十家注，似宜刻之，以補鄂局所未及，使佔畢之儒，略窺兵法，庶知節制之師，亦足制勝，不必規規焉以學於羿者殺羿，雖刻古書，而未始不切於時用也。率布所見，以副下問。

二

杭城有張烈文侯祠，即岳忠武之將張憲也。不知何時，強以忠武幼女銀瓶，爲之配，塑像其傍，幷題名氏焉。考宋史張憲傳，但云飛愛將也，不言爲其壻。嘉泰中，忠武之孫名珂者，著忠武行實二卷，末言先臣女安娘適高祚，隆興元年，詔補祚承信郎，亦不及憲，然則憲非王壻明矣。銀瓶之名，行實不載。據杭州志書及諸書所載，皆言是王幼女。而紹興二年，張憲已從王討曹成，據行實王是年三十歲，距王之薨尙十年，則銀瓶此時，當在繈褓也，與憲年齒縣殊，豈可以爲配乎？杭人多知此事非實，而流俗相沿，竟難釐正，羣思得公一言，以發聾振聵，庶不至誣古而瀆神。輒布陳之，惟裁察焉。

與馮夢香茂才

七十二候考，承指示詳明，感甚。嚴鐵橋先生唐石經考文，僕曾見之，「月令」篇，寥寥數條，止校其與鄭注本字體之小異者。而唐月令考則自有專書，僕求之坊間未得，假之友人處亦未得，如杭州有之，足下能爲一癡乎？魏書律歷志兩載七十二候，均不合周書，不讀新唐書不知其本於易軌也。舊唐書載麟德歷七十二候，從易軌，大衍歷七十二候從周書，其更定之故，詳僧一行卦候議，自五代史以下，悉從之。惟「征鳥厲疾，候雁北，麥秋至，鷹始摯」等，爲今憲書所本，不可不知。其外小有異同，亦不足校也。所異者，魏書甲子元歷「大雪末候」作「鶡旦鳴」，無「不」字，初意是傳刻之誤，而隋書載劉焯之歷亦然。又舊唐書麟德歷缺「清明末候」，其本然乎？抑傳刻失之乎？僕所據者，皆官局新本也，幸賢者爲我決之。

與陶柳門州相

得手書，知閒官無事，壹意讀書，所學必日進矣。賈公彥儀禮疏，文法冗長，殊不易讀；然其精處，實足抗衡孔疏，補苴其間，恐亦未易言也。唐宋以來，小學荒蕪，僕近讀毛居正六經正誤，其書號爲正誤，而誤處甚多，僕又正其誤者數十事，存曲園雜纂中。字原正譌等書，其誤必不少，但縣許書爲鵠，則得失自見矣。完白山人書，頗爲時尙，足下臨之數十過，以應求書者，必門限穿矣；其以爲不可學者，實正論也。雖然，吾儕皆八股時文出身，請以時文喩：完白山人書，猶之乎周犢山陳句山諸君時文也；推而上之，則有國　初大家文，此神泉詩嶠臺銘也。又推而上之，爲前明之啓禎，此石鼓文也；又推而上之，爲成弘隆萬，此鐘鼎文字也。爲時文者，固宜取法乎上，然必謂周

犢山陳句山諸家之文，當屏而不觀，得無持論過高乎？辱承下問，拉雜布復，無以裨益高明，殊用慚愧。

與李少荃伯相

情通分隔，意密書稀，瞻望之誠，乃心北嚮。頃聞旌節遠指之罘，洞悉機宜，奠安中外。其出也，郭令公單騎以見回紇；其歸也，葉子高免胄以慰國人。想見謀國之忠，任事之勇，豈獨當代所希，求之古人亦所罕覯者也。樾奉母寓吳，杜門無事，幸藉旋乾轉坤之力，海宇靜謐，仍以譔述自娛。近著曲園雜纂一書，已成者三十卷矣。蚓竅蠅聲，哆唇一室，視公之龍驤鳳舉，運量八荒，大小之不同蓋如此！

與胡梅臣茂才

得手書并論太王遷岐之年，具見讀書細心。惟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歷年一百九十，此語殊誤。九十七九十三，乃其生年，非其享國之年也。初學記引帝王世紀云文王年十五而生太子發，則并文王二王生年計之，歷年止一百有七耳。太王因文王有聖德，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文王；則太王之時，文王必已長成。若依通鑑，謂古公遷岐在小乙時，則自小乙至紂之末，尚有二百二十九年，不太遠乎？殷年本無定論，今就尊說所列者推算，則武乙元祀文王生二十四年，其時太王固當尚在，且武乙在位，據外紀前篇雖並云四年，而後漢書西羌傳注引竹書紀年云「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則武乙在位，不止四年也。太王遷岐在武乙初年，文王之生，在武乙中年，太王之薨，在武乙末年，於事適合。似當仍從後漢書以遷岐在武乙時也。

與馮竹儒觀察

西湖小住二十餘日，以衣冠之酬應，而託以山水之淸遊，朝斯夕斯，甚矣憊矣。故屢得手書而未一復，想不罪也。鐵路一議，盧周藻密，具見精心。出關之請，尤見仁孝之思，至情至性，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自必能安抵西陲奉䙘櫬而南歸也。浙闈榜發，詁經知名之士，如馮孟香吳祁甫皆入彀中，而舍姪祖綬亦得錄於其閒，未免慚愧。然先兄身後蕭條，得此子振其家聲，不獨可以博老母之一笑，且免使人有廉吏不可爲之歎，亦可喜也。回使先君於嘉慶丙子領鄉薦，花甲一周，祖孫繩武，在科名中或亦一佳話乎？

與方子箴廉訪

旌麾北上，音問有疏，頃閱邸鈔，知拜蜀臬之命，從此開藩開府，指顧閒矣。又況錦江玉壘，宇宙最勝之區，自昔杜老放翁，壇坫相望之地，今得詩老隸臨，山川生色矣。三蘇全集，刻於眉州，幷及小坡，可云美備。而東坡詩乃從選本，非其全豹，殊不可解，鄙意宜補刻之。道光閒，吾浙有王君文誥箋注蘇詩，搜羅宏富，遠軼王施，如刻此本，亦佳也。蒞蜀後，能料理及之乎？樾秋冬之交，又至西湖，適彭雪翁亦在彼，頗極山水友朋之樂；惜不獲從公於浣花草堂，與遨頭盛會一醉郫筒之酒也。

與吳祈甫孝廉

前在湖樓，辱承枉顧，未及暢談，本擬以一樽相訂小聚，疲於應酬，遂復不果。昨接手書，幷示我行卷，甚善甚善。計偕之期，想在明春，頻年同事研經，與足下有鍼芥之合；此一別也，去而爲金華殿中人，非復精舍中人矣。欣慰之餘，又覺憮然。仲冬望課，仍以大名置第一，敬爲明歲狀頭佳兆耳。

與楊鐵山

承示湖樓史話，內有「史漢優劣」一則，引晉張補之言曰：「馬遷敘三千年事，用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用八十萬言，以爲不深辨其優劣而優劣自見。」此說也，鄙人不甚以爲然。史文古略今詳，亦由時勢使然。史記五十萬言，以敘漢以前事，大約不過十餘萬言；敘漢事者可得三十餘萬言，而所敘漢事止於武帝之世。設使史公一手敘至王莽時，恐亦須八十萬言矣，未可以此定史漢之優劣也。假使以三千年五十萬言核算，則一百年止須一萬六千言有奇，而左傳紀二百四十年之事，幾及二十萬言，將謂左傳劣於史記乎？

與王夢薇

讀手書，知雲帆轉海，未獲同游，爲貧而仕，抱關擊柝，亦何傷於大雅乎？曩者湖樓小集，乃承諸君子播之丹青，形之歌詠，可謂嫫妝費黛矣，慚愧慚愧！雖然，繪圖題句，可也；若以俞樓二字，榜之精舍，則大不可。僕偶承詁經之乏，爲第一樓暫作主人，雁爪雪泥，十年寄跡，爾來學業日就荒疏，行且謀引去，數年後樓猶是也，樓中人不知張王李趙矣，豈可妄據爲己有乎？此榜一懸，外間必有議論，務望轉致子喬，勿重吾咎。或者諸君妙繪妙詠，翰墨流傳，異時更有好事如諸君者，補作小樓，以存舊蹟，則子喬所題之榜，頗可焜耀門楣。然其事未必有，卽有之，亦當在五百年後矣，聊發一大噱焉。

與日本儒官竹添井井

鶴望方殷，魚書從貢，始知歸帆安穩，吟席清閒，遙企東瀛，良用欣慰。惟尊處發書，於十月十日，而敝處得書，亦十月十日，中東之朔不同，究不知相距幾日也？來書以尊夫人偶抱清恙，女公子又在弱齡，湖海豪情，爲之小減；想博望仙槎，再游禹蹟，當在明年春夏間矣。承寄贈安井先生論語集說，采擇精詳，傳作也。拙著各書，想貴國具有之？謹寄奉新刻之曲園雜纂五十卷，伏希鑒入。

與李少荃伯相

新歲得書，知勳猷福履，與歲俱新，遙望黃扉，無任欣慰。并承示知晉豫奇荒，力籌拯濟，飢黎百萬，賴以安全，仁人之利溥矣。吳江沈廄生中堅，好義樂善，出於天性；去歲曾糾同志集錢萬貫，託其友謝綏之嘉福李秋亭金鏞，凌麗生淦齎赴豫省，於濟源縣設局拯飢，今歲又續籌二萬以往矣。惟晉省相距較遠，未能兼籌，是以又出己資白金四千兩，屬樾加函寄達臺端，或徑解晉省，或託清卿太史買米運晉，悉候尊裁。廄生陰行其善，初不求名，并屬勿以微名上達清聽；然樾既爲致書，自不容沒其實也。

與杜小舫觀察

辱手書，知將拙刻詩文各集，細閱一過，雖獎借太過，非所克當，亦見相愛之深也。承示四川新出土之龍山公碑，此碑無可考諮，吳君定爲臧姓，有志書可據，或不誣也。其以嬖人臧倉爲始祖，在古人固不以爲嫌，如校官碑，以楚太傅潘崇爲潘氏之祖。考之左傳，則固佐太子商臣弒君者，非端人也；刁氏之祖齊寺人貂亦然。惟臧氏乃魯公族，文仲武仲世有聞人，舍之不舉，而舉臧倉，且臧倉何以謂之司徒公？又何以隨宦在蜀？種種可疑。或別有

其人，或幷非臧姓，安得起古人而問乎？

與王子獻孝廉

黔癡炫醜，正深慚恧，尺書遠賁，褒寵有加，發函爛然，珠零錦燦。並示五言詩四章，指麾曹劉，塵埃徐庾，感頹流之誼雜，冀樸學之光昌，施之下走，固非其人，清潔芳風，良可玩味。樾自謝塵鞅，妄研古訓，蜚聲無實，貽笑翰音；不圖吾賢聆聲響附，雖感相知之深，實恧過情之譽。乃又重之以珍貺，錫之以上藥，合浦之桂，潛山之朮，金漿玉液，不有苾其香，庶駐頹齡，敬拜嘉惠。

與徐花農孝廉

前日一書，定收到矣。書中略言樓工宜停，未盡其說，今更詳之：夫露臺百金之產，漢文所惜也，況我輩蟣蝨乎？宜停者一。如果時局從容，則借此裝點湖山，未始不可；今西北奇荒，議者至欲捐諸生膏火以賑之，而鄙人忝擁皋比，乃於艱難之日，興此不急之工，是重吾不德也，宜停者二。所醵之貲，並未齊全，而先取之錢肆，此日雖果取攜之便，異時恐成賠累之端，宜停者三。且物忌太盛，鄙人何德何能，而可據此湖山勝地？薛廬成而慰農去矣，恐俞樓成而鄙人亦將不來也，宜停者四。鄙意牆垣業經築就，則已籠有其地，請俟數年之後，足下大得意之時，爾時鄙人海山兜率，或已別有歸宿，足下抒懷舊之情，修踐言之信，再謀卜築，重起樓臺，則諸君子風義，與樓俱高，而鄙人之姓名，亦庶幾與樓並永。較之此時勉強圖成，以諸君子見愛之盛情，而或適以爲速謗招尤之地者，相去萬萬也。足下以爲何如？幷請持商蘭舫子喬諸君子，以爲何如？

■與彭雪琴侍郎

別後久不得信，正以爲念。昨由蘭舫寄到十二日書，并書畫各一幅；清恙甫瘳，卽煩濡染，感荷良深。日來起居何似？想已安善如常？湖上天寒，朔風凜冽，遊覽非宜，且俟春融，再蠟阮公之屐可也。岐黃一道，久已失傳，藥餌不宜輕試，總以養氣爲主。弟杜課有三字訣曰「塑鎖梳。」所謂「塑」者，力制此身，如泥塑然，勿使有毫髮之動，此制外養中之要道也。所謂「鎖」者，謹閉其口，如以鎖鎖之，勿使氣從口出，不從口出則其從鼻出者，亦自微乎其微，有緜緜若存之妙矣。所謂「梳」者，存想此氣，自上而下，若以梳梳髮然，不通者使之通，不順者使之順；徐而至於丹田，又徐而至於湧泉穴，則自然水火濟而心腎交矣。此三字，至粗至淺，然當寒夜漏長，展轉反側，不能成寐，行此三字，俄頃之間，自入黑甜；若無論日夜，得暇輒行之，其功效當不止此。不敢自祕，謹布之左右，以爲湖樓養疴之一助。

■與李少荃伯相

年前曾肅謝函，定塵記室矣。春日載陽，風和氣暖，恭值太夫人八旬設帨之期，斯時也，花濃鳥囀，觴舉顏和，桃三千年自西池獻到，餐七十物從北闕頒來，洵德門之慶，盛世之祥矣。憶從前太夫人七十慶辰，樾曾獻小文以介大壽，備述閣下稟承慈訓，光輔中興，福緒祥凖，方興未艾，迄今又滿十稘矣。閣下緯武經文，隆隆日上；太夫人翔禨集嘏，歲歲長春，此豈鞶帨之詞，所能揄揚盛美哉？測高深之萬一，姑舉新近之一端。昔富鄭公自言在青州全活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比歲晉豫大無，閣下上承恩命，下軫飢黎，仁粟義漿，待於四境，男錢女布，澤及

萬家；遂使晉豫間之赤子，都慶再生，以視富鄭公在青州，更加百倍。閣下仁風所廣播，卽太夫人慈蔭所周流，於以乘壽車而行福塗，豈有量歟？樾因在菲五五中，未敢以詩文爲壽，手肅蕪啓，敬祝太夫人千春，順候起居，不能實備。

與江小雲觀察

承以梅溪居士縮臨唐碑，歸之精舍，公之同好，甚盛舉也。惟碑石前後淩亂，其所列次第，全不足憑，未知何故？或當日只依上石先後爲次耳。謹依年號，一一審定。其麻姑仙壇記，原單注慶歷年，慶歷乃宋仁宗年號，唐代無之。文中稱大歷三年，眞卿刺撫州，末云「時則六年夏四月也」是此碑應列大歷六年。梅溪原跋引黃山谷言：小字麻姑壇記，是慶歷一學佛者所書，此自謂宋人臨撫耳。今既云唐碑，不得列宋年，仍依魯公原文爲是。又八關齋會報德記，首云「大歷壬子，」則是大歷七年也。原跋云：「大中五年重刻」大中乃宣宗年號，去魯公遠矣，亦當依魯公原文，列大歷七年，方得其實。如嶧山秦刻，鄭文寶所摹，而金石家仍列入秦篆中，不以臨摹重刻之年爲主也。今將年號先後，錄奉左右，想尊處必有搨存之本，卽可照此編排矣。梅溪跋端州石室記云：「畢公諴作旱公，今改正之。」乃樾讀諸碑中，譌字尚多，如昭仁寺碑「翊入正道，」必是「翊八正道。」「八正」者，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也，見大品經。今誤「八」爲「入，」既失其義，且與上文不對矣。擬逐一校正，或得一卷書，可刻入俞樓雜纂也。

與徐花農

連接十六十七日手書，并承示以醫理，錫以靈符，惠以甘露，而內人已不及見矣！小人德薄，禍過災生，回憶湖樓風景，昔日之歡腸，皆此時之愁料矣。然內人來去，亦頗似分明，往年冬春間必病，病或五六日，或旬日，未嘗欲招大兒歸也。今年正月間，亦只如常小病，而力請鄙人作書，命大兒南返，此已可異；及其自浙旋蘇，雖面目浮腫，氣息急促，然一切如常。乃數日後即謂僕曰：「吾病不起矣」！頻頻作永訣語，處分家務語，當時猶不之信，孰知其眞不起耶？臨危前數日，病容殊不可看；及小殮以後，面色腴白，轉勝於生，且口角微有笑容，或者已歸善地乎？平時自言：「願再作西湖一游」，今已如願，而子婦女壻內外諸孫，無不咸集，劍孫亦以前一日至，送行可完熱鬧，在逝者亦無遺恨矣。惟追念四十年夫婦，其始也，僕一年止有三十洋蚨館穀；內人亦手支持，以至今日，富貴貧賤患難，更迭嘗之，心血耗盡。年來小治生計，粗立園亭，皆其累年節省以成之也。僕拙於謀生，每事必諮之，今則已矣！手書二十八字，懸其繐帷云：「四十年亦手持家，君死料難如往日？六旬人白頭永訣，我生諒亦不多時。」吾弟讀之，可知吾懷抱也。前拆毀湖亭之議，乃無聊之思，不得已之策，於無如何中，冀有挽回，亦古人請禱之意；事已至此，毀又何爲？如其未毀，則竟聽之；已毀，則移置下面亦得，但恐又多費耳。內人戀戀西湖，病中有欲卜葬之意。吾弟若有熟識之堪輿家，託其爲吾相度，不求發財發秀，但願借湖山勝地，爲我兩夫婦埋骨之鄉，或數百年後，死士之隴，尙爲樵夫牧豎所識，亦可喜也。然入山太深，將來營葬不易，則亦非所宜耳。心緒惡劣，草草布泐。如晤蘭舫諸君，問僕近狀，即以此告之。

■與彭雪琴親家

吳弁回奉，一箋陳謝，定照入矣。昨又得五月十九日書，愛我拳拳，有逾骨肉，誦之感泣。弟自問，能違觀而不能

忘情，能達觀，故早歲罷官，終身無介懷之日；不能忘情，故晚年喪偶，終身無忘懷之時矣。承勸我作西湖之游，然回憶春間與內人同舟泛水，聯步看花，再到俞樓，徒增悽悼耳！又大兒百日滿後，仍須至直隸當差，未便以家事付之。內人亡後，米鹽瑣屑，均託一老友王濟川料理，而銀錢出入，弟總其成；如此則諸事井井，仍與內人在日無殊也。日內天時酷暑，既不欲出門作褦襶客，而入內則繐帷相對，殊覺傷心，是以終日在書房坐起。每念湖樓卜築，深費門下諸君子之力，而又得大力成之，故於曲園雜纂之後，又撰俞樓雜纂，大約亦可五十卷，已成其半，絡續付梓，庶藉著述流傳，使海內外知有此樓，不負吾兄及諸君子一番雅意耳。此後敬當勉抑哀情，以副良朋至愛。亦望吾兄善自保重，一切視如行雲流水，萬勿激於忠愛，過涉焦勞。行旌所至，節宣寒暑，謹慎風波，為國家保此柱石，支撐東南。但願江海無波，明歲秋成，早來湖上，以續湖樓清話，興之所至，或芒鞋竹杖，從吾兄作天台雁蕩之遊，當可豁開眼界，消釋牢愁也。言此至一笑，讀此至亦當一笑。

■與亡室姚夫人

一別之後，五月有餘，惓惓之情，不以生死有殊，想夫人亦同之也。自夫人之亡，吾為作七言絕句一百首，備述夫人艱難辛苦，助我成家，而吾兩人情好，亦略見於斯，已刻入俞樓雜纂，流布人間矣。茲焚寄一本，可收覽之。葬地已定於杭州之右台山，葬期已定於十月二十五日，今擇於十月九日發引，先一二日在蘇寓受弔，即奉夫人靈櫬，同至湖上，仍住俞樓。屆期須送山邱，永安窀穸，吾即營生壙於夫人之左，同穴之期，當不遠矣。日前曾夢與夫人同在一處，外面風聲獵獵，而居處甚暖，有吾篆書小額曰「溫愛世界」，斯何地也？豈即預示我墓隧中風景乎？蘇寓大小平安，勿念。西南隅隙地已造屋三間，屋外竹籬茅舍，亦楚楚有致，俟落成後，夫人可來，與吾夢中

同往觀之。

與孫琴西太僕

日前，知內擢冏卿，即擬函賀，而以旌旆不日當還過吳門，故未函也。嗣知航海而歸，不覺失望。比來計已安抵珂鄉，北上之期，想在來歲矣。從前吾兄在京師注易至「明夷」而出守安慶，「明夷」象傳曰「君子以蒞衆」，厥後洊歷藩垣，此其兆矣。其六二爻辭曰「用拯馬壯吉」，或即以太僕還朝之兆乎？既有吉象，其行必利，可預賀也。弟壘遭變故，精力衰頹，自問不復永年，弟視死生，不過如蘇杭之往返，初不以此掛懷。惟至好弟兄，多半暌隔，追維疇曩，能弗悽然！明年如道出吳中，務必小住十日。弟新近於屋之西南隅，築屋三間，種竹栽花，小有風景，即可於此中下榻也。外附去新刻詩一卷，乃哀逝悼亡之作，如賜覽觀，可算第一本行述矣。

與梅小巖中丞

昨由滬上傳來邸報，知新有內召之命，伏思古大臣宣力，初無中外之殊，想執事必不以此介懷；將來三接龍光，重持虎節，不久出領兼圻，固在意計中也。惟樾以部民，謬充坐客，賓筵醴酒，泰舫清茶，略分言情，推襟送抱，茲當遠別，能勿依然！此則借寇之情，較浙東西攘叟轅童而倍切者也。樾壘遭變故，精力衰頹，未識異時節鉞重臨，尚能迎候道旁否？附去詩一本，乃黃門哀逝之辭，如賜覽觀，足知鄙人懷抱。想知愛有素者，必不嫌以荊布之私瀆陳清聽也。

與彭雪琴親家

一

五月中詳復一箋，未知得達靑覽否？比想大旆已安抵退省庵中，今年夏秋間，天熱殊酷，舟行不勞頓否？舊疾不發否？甚以爲念。弟素性能達觀而不能忘情，雖承勸慰殷殷，終覺心胸鬱鬱。附去詩一卷，覽之可知鄙懷。伏念去歲老母見背，今年內人繼之，似乎鄙人行期，亦當不遠。弟視死生，不過如蘇杭之往返，此亦何足挂懷？但思年來與閣下同住西湖，湖樓對宇，湖舫連檥，未知此樂，尙能爲繼否？此亦弟能達觀不能忘情之一驗也。所最念者，小孫陛雲，荷蒙雅意，許訂朱陳，而吳楚超遙，弟又日形衰老，初議壬午歲閣下巡江東下，攜令孫女俱來，癸未春再成大禮。然至今日，情事又殊，不識弟尙及相待否？伏念內人在湖樓時，尙擬望得與令孫女相見，今則泉臺永隔矣。昔人云：「旣痛逝者，行自念也。」以弟自問，必不永年，卽以老親家積勞久病之身，此等事亦宜早了爲是。不揣冒昧，輒敢瀆商，可否於明年巡江東下時，卽攜令孫女同至西湖，在退省庵度歲，至辛巳之春，擇吉過門，是年令孫女妙齡十六矣。憶二小女完姻，亦止十六歲，是亦不爲過早。惟小孫則止十四，擬先完花燭大禮，俟一二年，再擇吉圓房。如此辦理，雖似局促，然使弟目中得見令孫女過門，此後時至卽行，一無遺恨矣。惟老親翁矜許焉！內人臨卒，留有金釧翡翠釧各一事，遺言家孫婦入門時，答其拜見之禮，弟謹藏篋笥，俟見令孫女交付，以副內人九泉之意。書至此，又不勝泫然矣！

二

得十月二十四日書，又承勸慰殷殷，自非頑石，無不點頭；弟亦非全不知此理者，自應善保餘齡，以副雅愛。況內人一生，亦算全福，弟與爲四十年夫婦，無小虧負之處，異時相見黃泉，可無愧色，原不必過爲奉倩之神傷。乃自到湖樓，飮食減少，胸膈隱隱作痛，精力日見衰頹，非坐情癡，良由數盡。數盡之故，厥有二端：其一則戊辰之春，

內人在吳下，大病幾危，弟自西湖飛棹而歸，爲疏以禱於神，願將己壽與內人平分，此一事也。其一則癸酉夏間，奉老母自福寧北歸，甫出郡城，將入山徑，老母卽在輿中嘔吐，是午便不能飯；弟遑遽萬分，每過高山大水，及道旁小小叢祠，默禱於神，願減己十年之壽，保老母平安。到蘇一日之後，老母果臻康健，登山涉水，了不知勞，此又一事也。此二事者，從前自內人外，雖兒女不使知之。今老母見背，內人又長逝，言之亦復無傷；老親家愛我，有逾骨肉，故偶一及之。匹夫一念之微，未必能感動幽明，然實是弟之至願，以此減算，心所安也。是以衣衾棺槨，一一預備。今來爲內子營葬，卽自營生壙，自題墓碣，幷自撰輓聯，其上聯云：「生無補于時，死無損于數，辛辛苦苦，著成二百五十卷書，流布四方，是亦足矣；」其下聯云：「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浩浩落落，歷數半生三十年事，放懷一笑，吾其歸乎？」今錄奉老親家同一笑也。自念生固不惡，死亦大佳，委心任運，時至卽行，了無戀戀。惟區區之意，尙思一見孫婦，雖死亦瞑；而前書所請，未蒙許行，爲之悵惘！夫妝匳何足道？吾輩人家不宜計校及此，弟從前遣嫁兩女，亦無妝匳也。卽女功未習，亦是細事。蘇杭間婦女最逸，老親翁亦素知之，但須自製鞋耳。或年幼，幷鞋未能製，亦所諒也。此二者無勞介意，惟少夫人母女之愛，未忍遽離，此則人之至情，最宜體貼。弟偶思得一妙策：明年老親翁巡江東下，竟請挈令孫女同來，擇吉先完花燭大禮；及從者自浙啓行，仍請借還，只算嫁後歸寧，本是禮之所有。下屆巡江，又請挈令孫女同來；若少夫人未能恝然，不妨再隨旌麾歸去。如此兩往返，令孫女與小孫年皆長成，便可擇吉圓房；此則女大須嫁，人事之常，少夫人亦可弗戀戀矣。此策也有三善焉：少夫人母女，以漸分離，相忘不覺，一也；令孫女往來吳楚，於寒家眷屬，日形浹洽，二也；老親翁高年多病，跋涉長江，得令孫女隨行，則軍旅之間，有家庭之樂，三也。思之狂喜，輒布陳之。幸力言於少夫人，曲從鄙意。

與吳平齋

一

承示漢建安弩機刻本，剞劂精工，考證明備，具見好古之誠。惟「市」字之義不可解，古兵器不粥於市，則市非市買，不待言矣。諸家或以爲「弟」字，或以爲「制」之半文，皆似是而非。尊說近之，而亦有所未盡。竊因尊說而推論之：「市」本「敎」之古文，「韍」者「韠」也，而古文「韍韠」之「黼」與「黼黻」之「黻」以聲近而通用。禮記「明堂位」篇「有虞氏服韍」注曰：「韍或作黻。」桓二年左傳「袞冕韍珽」，孔正義曰：「經傳作黻，或作韍，或作芾，」音義同也，「芾」卽「市」之後出字。此器「市」字，疑當讀爲「黻」。阮文達說「黼黻」之義曰：「黼與黻，同爲繪畫之形，」黼形斧象明矣。黻象兩巳相背，巳何物耶？蓋黻形象亞，乃兩弓相背之形，言兩巳者譌也。漢書韋賢傳師古注曰：「黻畫爲亞文，」「亞」古「弗」字，說文「弗」字從「韋」省，阮文達以爲從「弓」。以此言之，黻形作亞，亞象兩弓相背，古卽以爲「弗」字，弗通拂，亦通弼；荀子「臣道」篇，謂之輔，謂之拂，楊注曰：「拂讀爲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然則此器云：「建安廿二年四月十三日所市，」市讀爲黻，實爲弗，亦爲拂，其義爲弼；弼之言弼正也，凡弓弩初成，必弼而正之，淮南子「修務」篇，所謂弓待檠而後能調也。故於弓弩之成，記其年月日，而云某年某月某日所市。讀市爲弗，而以爲弼正之義，殆其時工匠之恆言，後世古語日亡，故不能通曉耳。鄙見如此，大雅以爲何如？

二

昨得手書，適杭州許氏壻女偕至，故有稽修復。燈下展讀，理曠而情眞，何愛我之深也？皇朝三通一書，乃鄙人言於楊石泉中丞而刻之者；此書未成，而浙撫屢易，每易一撫，必有所急之書，故遲遲至今，尚未告成。今歲如能畢工，必當代購一函也。赴浙之期，亦未定見。西湖雖佳，而鄙意頗厭倦矣。近來精力日衰，意興日減，海內諸君子，

亦似知其不久人間，故乘其猶在，以筆墨諉謫者，無日無之，極思逃入右台山中耳。來函有沈香刻像語，俞樓却無此刻，惟去歲門下諸君，爲設一位曰「曲園姚夫人之位。」鄙人今歲，擬於右台山中，築屋三間，名曰右台仙館，并鄙人木主，亦預立其中，左曰曲園先生，右曰曲園夫人。安知數百年後，不卽成爲右台山中土地公婆乎？一笑。

■與曾劼剛通侯

夏間，由眉老交到巴黎行館手書，郇公五朵雲，從海外飛來，誦之起舞。比想仙槎安穩，使節賢勞，仗忠信以涉波濤，挾禮義以爲干櫓，恢域中之聞見，係天下之安危。蘇老泉云「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敬爲君侯誦之。樾章句腐儒，衰羸暮景，久無破浪乘風之志，虛有望洋向若之思。偶成小詩二章，聊發萬里一笑。

■與楊子玉

連日流覽大著，體大物博，文繁事富，洵世間有用之書，爲之望洋向若而歎。昔温公通鑑，能讀一徧者，惟王勝之而已。僕章句陋儒，安能盡讀足下之書乎？惟博探諸書，宜有次第，大著則如隨見隨錄，不加編次者，於體例稍有未善；抑或不以先後爲次第，而別有深意存其間乎？其中徵摭，如經部舉例內，謂尚書之「尚」陸德明讀如「常，」然經典釋文但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並不音「常。」又引老學菴筆記，謂易大傳之名，蓋古人已有之，不始於歐公，所謂古人已有者，宜申明其說。史公論六家要旨，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謂之

易大傳，此其所本也；今不引此文，於義未備。如此之類，恐尚不乏。匆匆一覽，未足盡之也。足下積半生精力，成此大書，自當精益求精，庶足垂示後世，非我輩草草著述供人覆瓿之用者可比也。農桑月令表，有關民食，而所采輯，不及「齊民要術」，然所采農桑輯要諸書，實自齊民要術來，未可數典而忘之。僕學問麤疏，不足裨益高明，聊貢狂瞽，用答雅意。

與汪柳門侍講

一

昨承言及大行慈安皇太后之喪，丁憂人員，不當與哭臨之列。彼時弟意中止有「三年之喪不弔」一義，頗以尊說爲然。既而思之，「三年之喪不弔」其義在禮記「曾子問」篇，蓋只爲族姻朋友而言，若君親並重，分屬三綱，恐非可以尋常弔問爲例。因考「曾子問」本篇其下文曰：「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母親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返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以此三條言之，知臣子並遭君父之喪，未可竟因私而廢公；經文雖止就先遭君喪後遭父母喪者立論，然其理自可推知。是以孔氏作正義，則申其說曰：「若臣有父母之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若父母之喪，有殷事之時，則來歸家，平常朝夕則不來，恆在君所。」又曰：「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父母葬畢而居君所。」又曰：「臣有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去君殯日雖遠，祇得待君殯訖而還殯父母，以其君尊故也。」以上三條，孔氏因經文而推闡之，至爲詳備。是人臣遭遇君喪，雖在未殯以前，尚宜奔赴。今足下居親之喪，已在既葬之後，

小祥之外，以古禮論，仍宜與於哭臨。雖今之哭臨，朝夕兩集，似近乎古；所謂朝夕哭者，不妨援朝夕否之例以自解。然人臣在外，於所謂殷事者皆不得與，則除朝夕哭臨之外，更何所盡心乎？禮曰「門外之治義斷恩，」正義謂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國家遭逢大故，視金革之事，殆有過之。但弟處無會典諸書，古今異宜，未知本朝掌故如何？姑陳經義，以答下問。

二

承示大著，引功令列聖大事，凡有父母喪者，免其成服，無庸給予孝布。又引雍正七年上諭，內外官員，有奉旨在任守制者，遇朝賀宴會祭祀典禮齊集之處，委屬員代行，援證詳明，比附精切，此論可以定矣。惟此乃古今事理之異，弟前說泥古而不通，今不可用也。曾說與今制合，而與古制微有不符。蓋曾子問所言，正普指在廷之臣，擬以今之恭理喪儀者，未必果得禮意。至「三年之喪不弔，」雖有明文，止可施之朋友之間。雜記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正義謂有「五服之喪則往，哭不著己功衰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可知三年不弔之說，止可施之五服以外之人，君父並尊，萬不宜援引此禮。至「君子不奪人之喪，」注謂「重喪。」味其語意，蓋如王子母死，而其傅爲請數月之喪，是謂奪人之喪；若王子從其傅之請，即爲自奪其喪。試以注疏反復玩之，其義自見。若以服君之服，釋親之服，謂之奪喪。然則父母相繼而喪，鄭君謂虞祔練祥，各以其服，豈得謂以父喪奪母喪，以母喪奪父喪乎？足下引禮諸條，宜更酌之。惟曾子問篇「朝夕否」三字，則可援爲不哭臨之確據。鄙人前函云云，固不足以破之也。請更援穀梁之說，爲足下證成其義。定元年，穀梁傳云「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是周魯並有喪，天子可使人弔魯，而魯君不得奔天子之喪，此與所謂「待君殯訖而還殯父母」義已不同。信如足下所云，曾子問三條，爲親臣近臣言也。竊願足下執「

朝夕否」三字爲據，又援引穀梁之說以成之，而斷以功令明文，則要言不煩，可無疑義。鄙人將此函與前函之稿，並刻春在堂尺牘中，亦禮家一重公案也。

三

承惠烏程嚴氏上古至南北朝全文篇目一百三卷，甚善。但有錄無書，殊令人有眼飽腹飢之歎。安得取全文而刻之？恐須待吾兄建節矣。承詢私家譜牒所自始？鄙意隋書經籍志所載，如京兆韋氏譜二卷，北地傅氏譜一卷，此卽私家譜牒之權輿；又如楊氏血脈譜二卷，楊氏家譜狀，并墓記一卷，則其爲私譜而非官譜，更不待問矣。舊唐書經籍志載韋氏譜十卷，韋鼎等撰；新唐書藝文志載吳郡陸氏宗系譜一卷，陸景獻撰；徐氏譜一卷，徐商撰；諸如此類，皆纂修家譜人之姓名，見于史志者也。

與李黻堂方伯

讀手書，知女公子曇華一見，良可悼傷。然香山念金鑾子詩，其終歸於理遣，想達人必能同之也。大著耆獻類徵目錄，披覽一過，蒐羅宏富，體例精嚴，洵必傳之書也！昨日與文卿中丞書，縱臾其以此書付梓，然時局方窘，未知能料理及此否？弟見聞甚陋，不足裨益高明，甚媿甚媿。惟錄中如蔡文恭公新，似宜入宰輔，不宜入儒林；文襄公福康安既已入宰輔，不必更入將帥。徐文敬公潮，卽花農之六世祖，官至吏部尚書，似宜入九卿，不宜入疆臣。又所謂九卿者，卽明史之七卿六部都察院，而益之以通政司大理寺；然則沈端恪公近思，官至左都御史，似宜入九卿，不宜入臺諫，所謂台諫者，惟科道諸公而已。至於顧亭林王船山兩先生，國史已入儒林傳，似不宜入隱逸；陸桴亭先生，近已從祀兩廡，亦宜移入儒林傳中。率書所見，惟公裁之。又如存友類中黃洪元，此據堯峯集也，

而陸梓亭先生集中，則作王洪元。卓行類中宋釋之，此據劉紹攽集也，而彭端淑白鶴堂集中，則作宋石芝；如此之類，似可附錄，以廣異聞。道光中，朱蘭建先生所輯國朝古文彙鈔初二編，未知案頭有此書否？其中可采者甚多。嘉興錢石衎先生有徵獻錄，自將相大臣，以至儒林文苑，凡八百餘人，此書今當在子密樞部處。又宗湘文太守，有碑傳錄之輯，聞馮竹儒觀察，曾借鈔一通，用錢三十萬，其書亦必不少；能以此兩家之書補苴之，更當美備矣。柳門侍讀小有疾，久不見，尊書即送去。弟近日又續成筆記四卷付梓，「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此之謂也。

與譚文卿中丞

昨由夢薇寄到惠書，知此月上旬，即將臨蒞嘉湖，舉蒐乘補卒之經，寓察吏安民之意，旌麾所至，景慶同瞻矣。承示中秋節後渡江巡閱浙東，弟擬八月初來西湖，尙可於行前一接清談也。文瀾落成，即派沈廣文管理書籍，甚善甚善。此後到湖上，可以縱觀未見書矣。吳下坊間所有圖書集成，聞亦不全，且索價甚昂，亦無過問者，容再探聞。李黻堂方伯耆獻類徵，多採官書，誠如尊論；然京官如詞臣台諫，外官如監司守令，初不盡採自官書，惟所分門類，間有可議者耳。鄙意國史自爲金匱石室所尊藏，不必私家爲之刊布。吾人閉戶讀書，若欲網羅放失，以補柱下之缺遺，但宜從諸家文集中，剌取其碑表記傳錄爲一書，字句悉依原文，不加增減，編纂概從時代，不別部居；庶可備後人之考鏡，而不貽外人以口實，然亦頗非易易也。

與朱玉圃同年

承洵資宗事，竟未知所出。宋史岳忠武本傳，於建儲事甚略，惟云紹興八年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又云十年金人攻拱亳，命飛馳援，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蓋本傳所言建儲事止此。建儲者，請立孝宗爲太子也。孝宗本太祖七世孫，而高宗選育于禁中，使讀書資善堂，而太子之名猶未正，三十年始立爲皇子。岳忠武於紹興八年，見之於資善堂，十年請正國本，其意蓋欲早立孝宗爲太子而已。岳珂籲天辨誣錄敍云：「方代邸侍燕間，嘗一及時事，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資善之議忤檜，卒以貶死。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先臣誓衆出師，乃首進建儲之義，犯其所不欲」云云。代邸及資善，並指孝宗。代邸者，以漢文爲比，資善則其堂名也。疑四朝言行錄所云，正資宗之名也，資宗亦資善之誤耳。

■與吳又樂大令

昨承枉顧，因今日適有小事，未及報謁，想所諒也。前所寄示史忠正公與薛韓城牘墨蹟，本擬題數語奉還，而衰病頹唐，因循未果。今日取而審視之，則疑義實多，牘中並未署名，不知何所據而定爲忠正公之筆？按忠正本傳，爲崇禎元年進士，授西安府推官，遷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八年遷右參議，分守池州太平，其秋改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諸軍，自此以後，皆居封疆之任。是公生平未嘗一日讀書東觀，而牘中云「濫廁東觀」，事繁職掌，不能忍默不言，則與公歷官不合也。且薛韓城於崇禎十年，拜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而是年公已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等處，不在朝中，安得如牘中所云，「約同諸詞臣，面爲剖陳」乎？聞此書舊有王良常翁覃溪諸公跋，今未得見，不知其說如何？鄙意以爲此必非史公書也，未敢附會題跋，謹封還左右，并

乞轉致沈君伯雲，更詳審之。此書雖不出史公，要亦是明季人之遺墨，歷二百餘年而猶在；且味其詞意，亦必出於端人正士，仍宜什襲藏之。倘能考定其人，則大妙矣。

與日本國僧小雨上人

日前由松林上人交到惠書，并吟香居士所寄貴國詩集一百七十家；僕適臥病，未克披覽。今病小愈，扶杖出至書齋，陳篋發書而流覽焉，眞有琳琅滿目之歎。未知衰病之餘，尙能副諉諈之盛意否？鄙意，選詩當以人分，不以體分，每人選刻古今體詩若干首，略以年代先後爲次；既有所寄年契一册，當不至顚倒後先。但僕披覽未周，不知各集中均有年號可考否？若圈點評語，古書所無，中華自前明以來，盛行時文，乃以房社體例，變古書面目，爲識者所嗤，鄙意似可不必。不如每人之下，就其全集中，或評論其生平，或摘錄其未選之佳句，使讀者因一斑而窺全豹，且於論世知人，不爲開罪國典，吟香居士酌之！

復王韜甫比部

久不相晤，忽奉手筆，兼錫箴言，善哉言乎！皆俞樓諸子所未聞也。俞樓之集，本是諸君子，借老夫以妝點湖山，華而不樸，職此之由。欲識山中眞面目，請至右台仙館觀之，否則登吳中春在堂，亦可見鄙人之質樸古人風也。至以夢爲妄，似乎所見未達。人生皆夢也，僕與諸君子皆在夢中，安見此夢爲眞，而彼夢爲妄乎？蛙降於樹，尊意不信，昔人云：「未到老夫地位」耳，聊發一噱。若夫隨園居士，其人品其詩文，不免失之流蕩；然其大節，實無可指摘。以僕自問，經術既不足名學，詩文亦未足成家，徒以小有聰明，妄事撰述，虛名過實，海外皆知，遂使外人謬

以隨園相比，方深慚愧。乃如足下云云，轉似以鄙人下伍隨園爲恥者；得無相待過高，與滿壁諛詞分謗乎？

■與劉仲良中丞

前者西湖小住，適逢大旆蒞臨，節署湖樓，兩瞻光霽。一別以後，兩月有餘，艾綠榴紅，又值天中令節；想薰風阜物，時雨宜民，兩浙東西，均在夏屋帡幪之下矣。樾自還蘇寓，宿疾日臻，累月杜門，無狀可述；自惟江湖病叟，章句陋儒，忝主皋比，謬秉書局，局中刊刻書籍，倘得與聞。見在議刻續三通，因原書尙須鈔補，未遽開雕，似宜先以他書一二種參之。鄙意朱竹垞先生經義考，實爲六藝之鈐鍵，唐宋以來，說經諸家，於此可得其梗槪。原版聞尙在浙中，殘缺過半，今未知存否？印存之本，日見其少，坊閒偶一有之，索價亦昂。此本浙中鄉先輩之書，理宜於浙局重刊，未始非經學之一助。至二十四史，業已刊行，浙局新刊李氏長編，一時爲之紙貴。當時議幷刻李心傳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因循未果。此書久佚，國朝從永樂大典錄出，其敍述宋高宗一朝之事，實與長編相續，宋室南渡，事在臨安，南宋之史書，卽西浙之掌故，此亦宜在浙局刊行者也。浙局所刻子書，外閒頗稱善本。此外諸子駮雜者多，不必一一刊刻。竊謂諸子之中，其有益民生日用者，莫切於醫家；宋元後諸家，師心自用，變更古義，立說愈多，流弊愈甚。宜多刻古本醫書，如難經，甲乙經，巢氏諸病源候論，聖濟總錄等書，俾學者得以略聞周秦以上之緒言，推求黃炎以來之遺法。或有一二名醫出於世閒，於聖朝中和位育之功，未始無小補也。至集部浩如煙海，且或不甚有裨實學，似可緩刊。惟道光中仁和有王君文浩者，曾注蘇東坡先生詩集，遠出舊注之上。不特詩中故實，略無遺漏，且於坡公一生事蹟，考訂詳明，卷首載年譜數卷，幾於爲坡公作日記者。樾幼時讀其書，深爲歎服；今原版已燬，印本無存，似宜訪求其書而重刻之。不特讀蘇集者爲之一快，且使王君疊世苦心，不致泯滅，

亦盛德事也。拉雜布陳，統維裁察。

與日本人竹添進一

岡鹿門來得手書，并承惠玉篇一册，高句驪蔘二斤，足見在遠不忘之意，感謝之至。并知仙槎，暫返東瀛，起居多福，幸甚。僕比年以來，宿痾頻作，精力益衰，著述之事，殆將輟筆。去歲勉從貴國友人之請，撰東瀛詩選四十四卷，未知已塵鄴架否？僕識見拘墟，而又走馬看花，草草從事，適爲貴國詩人所竊笑耳。此外又有茶香室叢鈔二十三卷，皆極小之考據，極僻之典故，不足登大雅之堂也。來書云云，崇論閎議，非時流所及，夢見以西法盛行，欲修周孔之遺法以勝之，大哉言乎！鄙意則謂居今之世，只須孟子七篇便是救時良藥。蓋孟子時，有善戰者，連諸侯者，辟土地者，人人自以爲得富強之策，亦猶今人之爭言新法也。使孟子而亦操此說，則無以駕乎其上矣，故盡掃而空之曰：「盍亦反其本矣。」所謂反本者無他，省刑罰也，薄稅斂也，使耕者願耕於其野，商賈願藏於其市；久之并能使鄰國之人，仰之如父母。誠如是也，在孟子之世，不過朝秦楚而莅中國；若在今日，則海外大九州，莫不來享，莫不王矣。迂闊之見，因尊論而一發之，聊博萬里一笑。

與曾沅浦制府

往歲曾肅謝函，定登籤典。今春欣聞玉節來駐金陵，伏念六朝形勝之區，乃公百戰經營之地。溯咸同之舊蹟，猶存龍膊之碑，拜文正之崇祠，應觸鴒原之慼。深沈意念，定有不忘在莒之心；矍鑠精神，還如初破蔡州之日；而偉績豐功，從此益遠矣。樾以浙西下士，流寓吳中，前者吾師文正，曲垂懷刷，久語之恩，稍獲彈琴詠風之樂。近則

宿疴頻作，家運多迍，因之興會頹唐，精神衰苶，著述之事，殆將輟筆。乃泰山梁木，方悵望於當年，而景星慶雲，又快覩於此日。敬瞻虎帳，還是龍門，聊藉尺書，略陳寸意。

與兄子祖綬

得來書，言欲與門下諸子，爲我作弟子記，可謂多事，大可不必。以吾自問，一無足述，四十歲以前，幷著述無之；四十以後，雖頗有著述，然豈能將吾所著之書，連篇鈔入，則仍是無可記載。譬如作枯窘小題文，搜索枯腸，不成篇幅；又如貧兒學富家翁，雖竭力鋪排，不免捉襟露肘，爲之者甚勞，讀之者欲睡。壽陵學步，貽笑大方，吳楚僭王，獲咎當世，甚無謂也。老夫崦嵫暮景，不久人世，其生也，候蟲時鳥，其死也，草零木落而已。卽或以所著之書三百餘卷，生前已流播人間，旁及海外；則身後亦或不遽泯滅，數百年後有好事者，誦其詩，讀其書，以不知其人爲憾，徵文考獻，求其梗概，或如韓蘇諸公，後人爲作年譜；或如韋應物唐書無傳，而後人補爲之傳，不較諸君子此日所爲，更有味乎？往年花農議築俞樓，吾請俟之五百年後，今亦猶此意也。如晤倬雲諸君，爲我致謝，幷以此告之。

與曾劼剛襲侯

前年辱惠書，兼投佳什，因循未報，可謂疏嬾之至。然望卿月於天邊，占使星於海外，雖在異域，猶比鄰也。弟犬馬之齒六十有五，論其年紀，未至衰羸，而積病之身，頹唐日甚，精神興會，迥不如前；兼之時事艱難，每誦兔爰詩人之詩，輒作尙寐無吪之想。生平不談世務，近日偶以杞人之憂，妄發芻蕘之論，著罄圍罪言一篇，今寄請教益。明知此事，未必能行，然國家景運無疆，中興有日，則必當出此一策，惜我不及見耳。樓船橫海，非公莫屬，此亦鄙

人實見如此，非阿私也。外詠日本櫻花詩四首，雖無好句，却是新題，附博一笑。

與王夢薇

承寄贈骨牌草一小筐，青葱如新擷者，已裁之瓦缶矣。惟骨牌草，卽七星草，乃鴨脚金星草之小者，其葉如鴨脚，薄而大，背有點，似骨牌形，但缺五六一扇耳。其氣香烈，雖枯不變，功用極廣，亦謂之辟瘟草，眞藥籠中佳品也。詳見錢唐趙恕軒氏所著本草綱目拾遺。今所寄來者，乃魚鼈金星草也，其葉一長而尖，一短而圓，長者爲魚，短者爲鼈，魚葉老則背有金星，鼈葉無之，亦見趙氏拾遺。兄細驗此草，實與之合，故決爲魚鼈金星草。功用不如鴨脚金星，然亦能治皷脹瘰癧，消痞塊，葉背之星，不能竟與骨牌同，可知非骨牌草。案頭如有趙氏書，請一檢閱自悉也。兄前書所言，橫河橋許氏老桂樹，忽生骨牌葉，此乃草木之異，不可以常論。其葉實肖骨牌三四三六幺六最多，上下斜正，與牌無異；雖三十二扇亦不能全，然可湊成不同一副。惜此桂不久卽枯死，今不可得矣！拉雜書布，聊當葉子戲，消遣永日。

與許榴仙

承示張樓寮所書金剛經石刻搨本，佳甚。輒用別紙題數語，戲仿趙凡夫跋語筆意書之，卽所謂草篆也，聊發一笑而已。諸家跋語中，弟最喜董香光語，不但深得書法，抑且深得佛法；離合二字，卽無實無虛之旨，亦卽非法非非法之旨。其云右軍靈和，大令奇縱，虞褚妍麗，顏柳剛方，卽所謂一切法皆是佛法也。又云以靈和還右軍，以奇橫還大令，以妍麗還虞褚，以剛方還顏柳，而自有靈和，自有奇縱，自有妍麗，自有剛方，此卽所謂一切法，卽非

一切法，是名一切法也。亦卽所謂我於燃燈佛所，乃至無有少法可得也。亦卽如來所以滅度一切衆生，而無一衆生得滅度也。書法如是，佛法亦如是，有一切爲法，無不如是。大善知識，以爲何如？

與林陰仰雪翁

其人與余書，不著姓名，自云生平於天下所最慕者，彭雪琴侍郎也，故自署所居云林陰仰雪廬。

兩得手書，如親言論風采，雖漫郎磬叟，姓名未許人知，而猗玗洞中，已可蹤跡，三十六鱗，不愁傳書無路矣。來書言孟獻子之友三人，或本不以名傳。僕謂姓名之傳不傳，亦自難料，卽以論語所載諸隱士言之，荷蕢者之不傳姓名宜也。如長沮桀溺，亦宜不傳姓名者，此二人問津且不告，豈肯自言其名，而至今沮溺姓名，炳然天壤，此不可料者也。又如荷篠丈人，此不應不傳姓名者；子路既與有一夕之雅，并其二子亦得見之，豈有不問其姓名之理？乃至今無聞焉，此又不可料者也。足下將爲沮溺乎？將爲荷篠丈人乎？僕固不以足知之矣。屬寫拙詩，草草書奉，再附去聯一額一，聊識愛慕，不足以疥草堂也。

與易笏山方伯

一

承示大作，因論公私，申論君子小人，推闡至極精極細之而，處持論又極平正，洵關係學術與世道之文也。鄙意以爲君子以偏心誤天下，小人以私心誤天下。然小人以私心誤天下，人人得而攻之；君子以偏心誤天下，則雖賢者或從而附和之矣。是故爲天下人說法，則務在去其私，爲吾人自己立法，則尤在救其偏。孔子之教弟子，皆救偏之意居多：如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是也。克伐怨欲不行焉，此則主乎去私矣。孔子以爲難，而

不許其仁，可知聖門重在救偏，不在去私。以聖門諸弟子，固皆賢者也，推之以非禮勿視四語告顏淵，亦是救偏。蓋古聖人制禮，如射鵠然，無不大中而至正，有一毫之偏，卽有一毫之不合於禮矣，故必復禮而後爲仁也；宋儒以克己爲克去己私，鄙意以爲不然。「己復禮」三字連讀，己者，身也，克者，能也，克己復禮者，能身復禮也，故下文卽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爲仁由己之己，卽克己復禮之己，上下兩己字正相應。「功在於己而效在天下，」一下己字對人言，上己字對天下言，皆謂己身也。不然，上文方使顏子克去其己，下文又告以爲仁由己，一時之語，不成兩橛乎？因論公私，縱言及此，高明以爲何如？

二

前日談及考試正誼書院，以孔明自比管樂命題；弟歸途於輿中思之，孟子以管晏並稱，太史公亦以管晏合傳，樂毅與管仲人本不倫，從古無以並論者。孔明獨於春秋時取一管仲，戰國時取一樂毅，以之自比，此必當有說。蓋孔明生當漢季草廬中，自揣其才，若漢室未亡，羣公中有能用我者，則我必爲管仲，尊漢室以匡天下；計當時惟曹孟德可輔，而惜其不能爲齊桓公也。荀若文一誤，我不可再誤，則管仲已矣。又思若漢室淪亡，則擇可輔者而輔之，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我其爲樂毅乎？蓋爲管仲是一番事業，爲樂毅又是一番事業也。其後受知昭烈，輔相後主，拳拳以討賊爲事，蓋此時意中惟有一樂毅矣。觀其出師兩表，與昌國君報惠王書，異曲同工！可知其瓣香有在。乃秋風五丈原，大遽星隕，不能爲管，又不能爲樂，而其自比管樂之意，千古遂無知者，可歎也。閣下尙論古人，眼大如箕，未識以此說爲然否？

■與李黼堂中丞

一

讀來書，知外觀雖杜，而內養自充，說瞽一篇，眞盲左以來，未有之妙文也。至明論第十三篇，卽儀禮經文兩處字看出，絕大義理，有宋諸大儒，均未見及此，可謂善讀書矣。竊就尊說推之，經云「爲人後者」疏云：「此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見所後不定故也。」賈公彥此疏，自謂補經文所未及，意義圓足。實則爲人後者，經文本無父名，何容增益？至所後者，則不必祖父及曾祖父諸尊屬也；卽爲兄弟後，爲兄弟之子後，亦無不可。公羊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此語有病，而意則未始不是，蓋以服制言也。雖爲兄子後，而仍以子爲父服之服，服之，故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漢儒語質故耳。大抵名稱是一事，服制又是一事，如以明世宗論考興獻，伯孝宗，兄武宗，此名稱也；爲武宗持三年之服，此服制也。此議一定，後世或有君薨無世子者，大臣議所立，不必拘拘於倫序之間，任擇賢且長者立之；在故君無莫爲之後之慮，在新君無謂他人父之嫌，斬斷無數葛藤矣。子夏傳曰：「同宗則可爲之後，」此亦周公制禮以後之言。若以上古公天下而言，則不必同宗也。堯禪舜，舜卽爲堯後也；舜禪禹，禹卽爲舜後也。舜禹爲堯舜行三年喪，此卽持爲人後之服也；舜父瞽瞍而不父堯，禹父伯鯀而不父舜，此正名之義也。自後世私天下之心太重，漢高帝詔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於是視天下爲囊中私物，非父子不得授受，而議論自此多，事變自此滋矣。尊論一出，洵足掃千秋之浮議，定萬世之大經。不揣鄙陋，以意推闡，幸命侍史詳讀之。

二

公在孤山，所築芋禪，並未擢頹，但西畔之牆，危欲傾圮；弟擬拆低一二尺，而牆外作小廊護之，便無風雨飄搖

之患，所費無多。弟忝附芳鄰，自宜力任，且與敝樓亦有益也。至久長之計，未易爲謀。竊謂佛門重一「無」字，最妙，有所有即有所累矣。弟初到西湖，一無所有，一無所累，既所有俞樓，即受俞樓累，有右台仙館，即受右台仙館累；究竟一無善策也。去日已多，來日有限，無我即無有矣，無有即無累矣。然則受累或亦不久乎？

與張小雲明經

承示大著龍興祥符戒壇寺志，體例該備，援引詳明，傳作也。惟僧伽表首行，於發心寺下，大書梁建初僧佑律師，竊有所疑。夫僧佑乃建初寺僧，非發心寺僧也。發心寺建於大同二年，首卷具有明文，而僧佑卒於天監十七年，傳中亦有明文，然則僧佑生前，尚未有發心寺，安得即以爲發心寺僧乎？建置志引祥符古志云「大雄寶殿梁大同二年僧佑造」，尊意以爲因大同二年，邑人鮑侃捨宅，遂誤以爲僧佑建寺亦在是歲。夫年號之誤，或紀事者一時疏忽，不足深論，惟鮑侃至大同二年始捨宅爲寺，則當天監時，其地猶鮑氏之宅也。大雄寶殿，建於何地乎？如曰鮑氏宅旁，先有佛寺，及大同二年，鮑氏捨宅，乃并入之而爲發心寺，然則發心寺之前，當先有一寺名矣。今由龍興祥符戒壇而上溯之爲中興寺，又上之爲衆善寺，又上之爲發心寺，至發心寺極矣。然則發心寺以前，無寺也。無寺何有殿？又何有僧乎？此條與年號不符，與傳中事實不合，宜更酌之。

與沈穀人庶常

一

承示東家雜記二卷，敍述井然，頗有條理。惟卷首載杏壇圖，說及夫子琴歌，頗爲全書之玷。此歌鄙俚，疑出衢

波傳等書，與「南枝窈窕北枝長」四句相似，其僞不足辨。且杏壇之名，見於莊子漁父篇，所謂孔子游於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本屬寓言，未必實有其地。東家雜記下卷，有「杏壇」一條云「先聖殿前，有壇一所，卽先聖教授堂之遺址。本朝乾興閒，因增廣殿廷，移大殿於後；講堂舊基，不欲毀拆，卽以甋甓爲壇，環植以杏，脅人因名曰杏壇。」然則自莊子寓言之後，至宋乾興閒，始實有杏壇，孔世文言之鑿鑿；何得於卷首乃載此杏壇圖說，且述夫子之言，謂是臧文仲誓盟之壇乎？此必非孔世文原書所有，其爲後人竄入無疑。其下又載北山移文，甚無謂。又載石岨崍擊蛇笏銘，及元祐黨籍，更無謂！愚謂卷首四條，均可删也。影鈔舊籍，宜仍其舊，固不當有所删削。然此說則不可不知，尊意以爲然否？

二

昨面論那吒事，按那吒乃毗沙門天王之子，見開天傳信記，似出梵書。而夷堅志，載程法師持那吒火毬呪，則尊意疑出道家之書，不爲無見矣。那吒有火毬呪，則世傳那吒風火輪，疑非無因。國朝方氏濬頤夢園雜說，載伊犂某大臣，遇異人，以三千金爲贄，傳得兩奇術，一爲風火輪，其法覓千年古瓦當，雕作兩小車輪，裝入鞋底，揑訣諷呪，其行如飛，日可八百里；則風火輪之術，今倘有傳也。又世傳那吒爲托塔天王之子，宣和畫譜，有陸探微托塔天王圖，是托塔天王，六朝時已見圖畫矣。又有展子虔授塔天王圖，吳道元請塔天王圖，范瓊降塔天王圖，此類甚多，其名義不知何取？佛家之說乎？道家之說乎？老而失學，惟怪欲聞，幸有所教我！昨又談地藏王事，未畢其說，圖書集成所載地藏事，卽引地藏本願經也。地藏王一世爲大長者子，又一世爲婆羅門女，是地藏之爲男爲女，固不定矣。蓮社高僧曇翼傳云：「感普賢大士，化女子身，披采服，擕筠籠至，前相試」，是普賢大士亦見女子身矣。觀音大士，爲男爲女，更無定論。金剛經疏記云：「羅漢性剛，直表爲善男子，菩薩性柔和，表爲善女人。」然

則諸菩薩，摩訶薩，其皆女子乎？拉雜書布，聊資一噱。

與李少荃相國

正月中一牋，託仰遽觀察郵達，未知已塵記室否？頃聞榮膺丹誥，寵錫紫韁。伏思唐宋以來，朝服用紫，向不知其義；及讀王逵蠡海集云「天垣稱紫微，紫乃赤與黑相合而成，水火相交，陰陽相應，而萬物生焉，故爲萬物之主宰。」然則尙紫大有意義。又劉熙釋名云「韁，疆也。」以是言之，紫之爲色，表相臣燮理之功，韁之爲物，重節使封疆之任。上符異數，下副具瞻，海內輿情同深欽仰。樾山中老矣，衰病益增，遙望黃扉，虔修赤牘，敬問起居，不盡萬一。

與潘譜琴庶常

一

頃承檢示蘇詩，甚感。弟案頭上有施注蘇詩，此詩在第十六卷，詩云：「雲龍山下試春衣，放鶴亭前送落暉；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馬如飛。」後二句與世所傳「一色杏花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不同。未知尊處所有馮注本如何也？又檢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載文翔鳳徐州登雲龍山記中云：「有亭於山際，曰放鶴臺，足鐫坡老雲龍絕句，新郎君爲狀元歸。蓋坡老於彭城送人春試，遂爲壯遊賞意之什」云云。以此證之，坡集自作「新郎君去馬如飛」，而石刻改作「狀元歸去馬如飛」。其上一句之異同，當亦如是。此石刻爲坡老筆乎？抑後人寫刻乎？未見其搨本，不可詳矣。竊謂題是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則當作「新郎君去」爲是。蓋送之

赴試，非試畢送之還蜀也，何得云「狀元歸去」乎？

二

考漢壽有三，前漢地理志武陵郡索下注，引應劭曰：「順帝更名漢壽」，後漢書續志武陵郡漢壽下注云：「故索，陽嘉三年更名」。是後漢之漢壽縣，即前漢之索縣，此一漢壽也。今湖南常德府龍陽縣，即其地也。晉書地理志云：「劉備據蜀，分廣漢之葭萌、涪城、梓潼、白水四縣，改葭萌爲漢壽，又立漢德縣，以爲梓潼郡」。是蜀漢之漢壽縣，即漢之葭萌縣，此又一漢壽也。今四川保甯府廣元縣，即其地也。關公封漢壽亭侯，在建安五年，其時昭烈未帝蜀，尙未有漢壽縣，則公所封，尙是武陵之漢壽。至蜀志費禕傳「十四年夏，還成都，冬復北屯漢壽」，此則梓潼之漢壽矣。因承下問，率書奉復。

與宗湘文觀察

一

讀手書，知海水無波，天顏有喜，已邀特簡，即拜眞除，此朝野之幸，非止姻婭之光也。至於覩時甚審，借鑒非遙，深論危言，尤所敬佩。比年以來，其地風災地震，層見迭出，未始非上天示警；然聖明天縱，宵旰憂勤，數年後朝政必當改觀，時局亦宜可振起耳。弟病已愈，而氣分不足，易於阻滯，非藥力所能疏通。承示宜駕言出游，以寫我憂；然近來精神衰茶，意興頹唐，雖一曲小園中，自小孫女回甯府後，二十餘日來，曾未一窺，何論其他乎？近作曲園自述詩，可得七言絕句二百首，有此一卷詩，則身後行述，壙中志銘，皆可不必矣。附及一笑。

二

冥壽非禮，寒家自道光甲辰先祖百歲以來，相沿行之；今年六月三日，亡婦姚夫人七十冥壽，亦沿此例，其實並不舉動。子戴如未愈，竟不必來，雖小孫女不來，亦無不可也。子戴服何藥？虞山有高手醫生否？蘇城竟無其人。舍間遇有人小小感冒，但以家中所配合丸散，酌量服之。又極信刮痧之說，用細甆盌，或光潔之錢，蘸油於背上刮之，百病皆解，重者即輕，輕者即愈。嘗謂此即古人砭法，古人治疾，先鍼砭而後湯液。今鍼法猶存，砭法竟絕，不知刮痧之法，即古人砭法之遺。古無痧字，雖康熙字典亦無之，實即沙字耳。黃河之水天上來，爲泥沙所滯則不行；人身血氣，爲風寒暑溼及飲食所滯，猶之沙也。五臟六腑，其係在背，故於背上刮之，則徐徐而解矣。士大夫家，多不信刮沙之說，謂是村嫗之見；寒家歷試數十年，知其不謬，率筆奉聞。親家翁博覽羣書，深通物理，未識以爲然否？

▣與潘伯寅尚書

承示克鼎銘揚文，誠吉金中一鉅觀也。弟於金石考訂，最爲疏陋，既未聞高明所論定，又未見諸家所釋文，竟無從贊一詞。似不知諸家以克爲何人？博古圖錄鐘鼎款識，並載有克尊，因文有「高克」字，遂定爲鄭文公時之高克。按詩序云：「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若此鼎亦出此人，則不光矣。竊謂古人名克者甚多，周有王子克，楚有鬭克，鼎文既無「高」字，不必亦以爲鄭之高克也。其文云「王若曰克」，又云「克拜稽首」，則克是其名，而文又兩稱「善夫克」，善夫疑是其字。古人名字並舉，或先名後字，如「云橋庇子庸，馯臂子弓」是也。或先字後名，如云「弗父何，孔父嘉」是也；「善夫克」，王先字後名之例。輒以私意斷之，此「克」爲「郳子克」，即黶元年春秋所書郳儀父也。郳儀父亦作郳儀甫，見釋文。古「儀」字止作「義」，「義」與「善」通。禮記

緇衣篇，「章善癉惡，」釋文作「章義」云「尙書作善，皇云義善也，」是義善通也。「甫」與「夫」通，士冠禮注曰「甫是丈夫之美稱，」詩「甫田」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是甫夫通也。以是言之，善夫卽義甫，卽春秋所書之邾儀甫，左傳所載之邾子克矣。邾儀甫以託王之始，首先朝魯，見美春秋。今要爲天子親裁大政之年，公以朝廷重臣而得此鼎，殆非偶然，其爲瑞大矣。是亦金石家美談乎？率書所見，聊效一得，未知然否？

與嚴芝僧庶常

承示大著桐鄉縣志，體大而義精，辭達而事覈，洵志乘中必傳之書也。近來各郡縣志，皆設局纂修，廣集多人，獮祭成事，遂同官書，竟尠佳搆。此志由一人閉戶仰屋而成，宜其與他志不同矣。世之言志者，輒推重康氏武功，韓氏朝邑，鄙意不然。此二志乃子桑伯子，惟一簡字耳。古「志」字與「識」通，志卽識也。孔子曰：「多見而識之」此志之所以名也。然則志豈以少爲貴者乎？先生積十數年之力，聚百數十種之書，旁徵博引，去非求是，於同時人中求之，惟汪謝城南潯志，差可伯仲；然彼止一鎭之書，有此精詳，無此博大也。古書從無兩序，近今各志，皆屬官修，故開卷必有各官之序，累牘連篇，一望而知非名筆；此志爲一人獨修，則有先生前後兩序足矣。乃欲鄙人再製弁言，大可不必；而尊意殷殷，更欲僕於序中指摘其疵，以示後世，雖見大雄虛懷；無此序文格式也。然既承不棄芻蕘，輒欲少盡愚瞽。竊見職官表中，張如載一人，兩列前明國朝，此卽詳之得者也；苟求其簡，則轉失之矣。惟宏光元年，實本朝順治元年，存宏光偏安之號，而失載順治開國之元，於義未安。欽定通鑑輯覽，亦止附注宏光，未嘗竟以是年爲宏光元年也。愚謂此處，更不厭其詳，宜於甲申年，大書國朝順治元年，而以小字附注「明宏光元年，」從輯覽之例。張如載下，則書「明授」二字，至乙酉年爲順治二年，則又出張如載之名，而於

小字注其下，曰「明亡入國朝，」仍舊如此，庶不授後人以口實矣。至入主出奴，講學家積習，秉春秋之筆，不必更徇門戶之私。先生意在獨尊張楊園，故施約庵不爲立傳，然此人實亦大儒，當日能使夏峯先生千里貽書叩問，其人可知也。乃止於藝文志中，姚江淵源錄下一見姓名，粗敍崖略，則談道學講之施博竟與督學受贓之朱荃，一律待之矣。後人讀之，或有未饜乎？鄙意宜於邱雲之下，補入施博，但加按語云「施約庵學主姚江，所學未純，然亦楊園之友也，故附列之。」如此則於尊意不背，而後人亦帖然矣。首卷恭錄詔諭，鄙意亦私有所疑。開國典謨，豈專一邑？此何異志書之首載分野乎？且國朝二百年來，列聖詔諭，通行天下者，何止此數？有載有不載，則似乎以如綍如綸之天語，視爲可筆可削之藝文矣。同治年間，有收復桐鄉上諭一道，此正是專屬桐鄉者，何以又不載入首卷乎？可見此例之未可通也。因承下問，率爾布陳，勿罪勿罪！

與吳廣安觀察

頃承談及合婚之術，因檢查拙著游藝錄「相宅」篇所載，「人與居宅，相宜相忌，」亦即此術也。今姑依上元男命戊辰六女命己巳一推之，則六一與一六，並爲游魂，尙屬中婚，未知與尊說合否？惟坊間所刻小本萬年書，則多錯誤：誤「天醫」爲「福德，」誤「絕體」爲「五鬼，」吉凶尙不甚懸殊；誤「福德」爲「絕體，」誤「五鬼」爲「天醫，」則大謬不然矣。未知尊處所有萬年書誤否？如其亦誤，則宜留意。總之坎一坤二震三巽四坤五乾六兌七艮八離九，幾數皆出於八卦九宮，而八卦以坎離震巽爲東四宮，乾坤艮兌爲西四宮。凡兩數同宮者吉，生氣福德大吉，天醫歸魂次吉；兩數異宮者凶，絕命五鬼大凶，絕體游魂次凶，以此校正萬年書，其誤否自見矣。

與李憲之方伯

去夏小孫南回，知在都下，曾謁清塵，北闕覲光，東山養望，蒼生霖雨，企仰何窮！祗以衰病疏慵，未克裁牋布達。乃承不棄，遠道書來，大集一函，與書並至，發緘盥誦，則從前未刻之三卷，補刻完全，得窺全璧，勝拜百朋。尊意謀再刻分體一集，與此編年者並行，甚善。但以詩多不欲盡刻，而命鄙人爲之斟酌去留；此非特力有不能，抑且理有不可。何者？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凡文類然，而詩尤甚。他文章如傳記辨論之類，事之異同，人得而考正之也，理之是非，人得而駁正之也，此他人所能爲謀者也。至於詩則其吟弄風月也，固人人同領之風月，而其抒寫性情也，實一人獨具之性情；吾輩之詩，抒寫性情者多，而吟弄風月者少，則非他人所能代謀矣。往往有寂寥短章，他人讀之，嚼蠟無味；而作者於存亡今昔之間，有往復流連之意，則一唱三歎，有不能割愛者矣。此非局中人深知甘苦，不能爲是言也。使弟一日偶發高興，取年來友朋所贈之詩，以意去取，選爲一集；則大集必亦在所選之中，應選者選，應刪者刪，妄以筆削之權自任，此亦所謂當仁不讓者。然其成也，止自成爲曲園之一家言，而非復仿潛齋之本來面目矣。鄙見如此，故敢有方尊命，倘乞亮之。

與鄭小坡孝廉

一

承示大著三種，其以從某省之字，爲卽六書之轉注，殊爲有見，突過前人。說廿一篇貫通字義，非深於小學者不能道。訓纂篇故亦體大思精，惟弟竊有所疑，不能不爲足下言之。揚子雲所作訓纂篇與所作蒼頡訓纂，自是

兩書。漢藝文志曰：「蒼頡一篇，凡將一篇，急就一篇，元尙一篇，訓纂一篇，」而訓纂下注揚雄作，然則揚雄所作訓纂篇，自與蒼頡凡將急就元尙一例，是羅列字體之書，非解說字義之書。本傳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法作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觀太元之擬易，法言之擬論語，則知訓纂必擬蒼頡。蒼頡四言，如爾雅注所引「考妣延年」是也；凡將七言，如文選注所引「黃潤纖美宜製禪」是也。急就至今猶存，前多三言，後多七言，皆取便於學童之諷誦，如今兒童讀千字文者然。史記正義引訓纂有「戶扆罬」三字。疑其體例，亦與急就同，有三言有七言也。隋藝文志云：「三蒼三卷，」注云：「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可知揚雄訓纂，上法蒼頡，下開滂喜，故後世幷之爲三蒼，此皆羅列字體之書也。漢藝文志又云：「蒼頡傳一篇，揚雄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故一篇，」此別是一書，乃解說字義之書，謂之蒼頡訓纂者，蓋取蒼頡篇中之字而訓釋之，如顏師古王伯厚之注急就篇耳，故介乎蒼頡傳蒼頡故之閒，其體例可知矣。說文所引揚雄說，乃取之蒼頡訓纂，而非取之訓纂篇，訓纂篇有字而無說。漢志云：「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是也。許書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自蒼頡篇以下之字，必已盡取，不別其爲某字出某篇，故凡所引揚雄說，非訓纂篇也。尊說以說文所引揚雄說十二事，卽爲訓纂篇，恐承學之士，必有議其誤者。不如輯說文所引二十七八之說，一一爲之訓詁，揚雄說亦在其中，庶可以明許學之淵源，而不致貽後人之口實矣。

二

承示大著序文一篇，已受而讀之矣。惟鄙意仍有未瞭者：班志既分訓纂與蒼頡訓纂爲二書，一列蒼頡凡將急就元尙之後，一介蒼頡傳蒼頡故之閒，顯有經傳之別。志云「揚雄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

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複字。」是知揚雄訓纂，無重複之字，正與今所傳周興嗣千字文相似，而非許書援引諸條所能混也。許君序云「揚雄作訓纂篇，凡蒼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桂未谷云：「十四篇八十九章，每章六十字，」正合五千三百四十之數。愚按蒼頡以下十四篇，不知何指？兩句用兩「凡」字，文義亦複，恐有衍奪。而八十九章，爲揚雄訓纂章數，則班志甚明。每章六十字，爲五千三百四十字，其數密合。然則揚雄訓纂，亦法蒼頡。爰歷博學，斷六十字爲一章，甚非許書所引諸條明甚。而愚又疑班志所云「順續蒼頡者」，順續卽訓纂也。順與訓，古字通；續與纂，義相近。揚雄以史書莫善於蒼頡，而作訓纂，卽順續蒼頡之謂。揚雄續蒼頡，班固又續揚雄，故曰：「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也。班固明以「順續」二字，解訓纂二字，此必相承之師說，其書非解說字義可知矣。所不可解者，揚雄又有蒼頡訓纂之作，體例不同，而名則相混。乃愚又思之，揚子雲作太元擬易，未嘗作易傳；作法言擬論語，未嘗作論語注；蓋子雲著述之心甚盛，自我作古，予聖自居，不屑爲傳注之學；其作訓纂以擬蒼頡，何獨爲蒼頡訓纂乎？竊疑蒼頡訓纂，非揚雄所自作也，乃後人因有杜林訓纂之後，嫌其未備，又採取揚雄所說，以成此書；曰訓纂者，因杜林之書而名之也，與揚雄訓纂篇名同而義異也。曰揚雄蒼頡訓纂者，因揚杜兩訓纂並行，各題名以別之也。尊說謂著書者，無自加姓名之理是矣。然謂是班史所加，則上文訓纂一篇之上，何不加揚雄二字，而必注其下曰揚雄作乎？班氏總記其後云：「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注曰：『入揚雄杜林二家二篇可知。』此揚杜兩訓纂，七略所無，而班固增入之，劉氏七路，有揚雄訓纂，無揚雄蒼頡訓纂也。以此證之，知其非出雄手。而訓纂之名，同而異矣。此鄙人臆見，自謂甚塙，敢以質之高明。

與王遜之親家

一江睽隔，廿載馳思，大令姪康泉來，奉到手書，知小恙已瘳，大年未艾，甚慰甚慰。二令姪康侯，挈眷來吳，相依十稔，崖久抱沈痾，而去秋之變，實出意外，老懷爲之黯然。承命康泉遠來，撫慰其孤，且謀挈之歸里；推猶子之愛，垂注拳拳，小女與外孫輩，同爲感泣。惟小女云：「依理自以北歸爲是，而逝者遺言，不願北歸，言猶在耳，何忍負之？一時未能定見，只好待兒曹成立，聽彼主張，想長者當亦鑒此苦情也。」至來書又有承繼一議，足見曠懷遠識，思慮周詳。郎弟向小女言及，據小女云：「先姑曾有遺命，以五叔承繼二房，叔舅叔姑，皆與聞之，」此說弟未知其審。但閣下立嗣，本應屬康侯，康侯未嗣而沒，則應屬五令姪薇閣矣。康侯生前，既未正名定分，忽於身後強爲之名，非所以安逝者於九原。閣下無子立嗣，乃不立見在之子，而立一已逝之子，又何以承歡膝下乎？偏考史傳，無身後出繼爲人後者。晉書荀顗傳，顗無子以從孫徽嗣，不追立徽之父爲子也。魏書王叡傳，「叡次子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爲後，」不追立叔明之父爲子也。宋史禮志，「國子博士孟開，請以姪孫宋顏爲孫，」不追立宋顏之父爲子也。元史魏初傳，「初從祖璠無子，以初爲後，」不追立初之父爲子也。蓋逝者已無可繼，故甯虛一代，而不敢空立此名。今康侯已逝，芸閣年力當強，學問深邃，將來宦學兩途，未可限量；亢宗禦侮，有此佳兒，深爲閣下賀也。此事本非弟所敢儳言，叨在至戚，又承雅意咨詢，故輒貢其一得之愚，幸恕狂瞽。再讀來書，有「族衆覬覦」之說，貴本家素不相安，弟所深悉。如果覬覦者衆，則宜豫立本根，以杜窺伺不得，閣下宜急以薇閣爲嗣；郎康泉年近五旬，石麟未降，亦宜早爲之計矣。謹按儀禮「喪服傳」曰：「如何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適子不得後大宗。」國朝秦氏蕙田著五禮考，發明此義，引晉書王安平孚傳，魏書于忠傳，唐書崔祐甫傳，舊唐書王正雅傳，宋史宗室傳，皆以支子後大宗，爲得禮之正，而申論其後曰：「古人立後之法，專爲大宗，而後之人必以支子，乃習俗成訛，動謂長房無子，當以次房長子爲嗣，此無稽之說。夫大宗百世不遷，猶不敢奪人嫡

子爲後，況區區繼祖繼禰者乎？知禮之士，愼無奪人之嫡，亦不可爲人奪嫡也。」以上並秦氏之說。又考嫡子不爲後，在貴族自有故事。白田先生集，有立後辨一篇云：「同寰公生四子，重甫，紀甫，和甫，玉甫。天甫無子，以和甫之次子宗武爲嗣，不以和甫之長子祖武爲嗣。」此一證也。「重甫生繩武，繩武生二子，長子純擎，次子楚材。天擎無子，而楚材止一子，於是天擎臨沒，遺言且不立嗣，以待楚材次子之生。及楚材生次子，立爲天擎嗣。」此又一證也。以此論之，則廉泉立嗣，自應屬康侯之子，而康侯長子念曾，在嫡子不爲後之例，不獨禮法難違，抑且家規當守；則廉泉立嗣，宜在康侯次子念植矣。弟不揣冒昧，因承垂詢，敢陳所見；願閣下即立薇閣爲嗣，而廉泉亦立念植爲嗣，早日定見，則本支百世，固於金湯，又何族衆覬覦之足患乎？非分妄言，惶悚惶悚！

■焚寄彭雪琴親家

二月間，承口授侍者，寄我一函，裁覆猶稽，訃音遽至；回思客秋鴛湖一別，遂成永訣，痛何可言！以吳楚迢遙，未克白馬素車，敬赴靈前，憑棺一慟，負疚多矣！山中以歌代哭，成一百六十韻，命令孫女焚寄泉台，又有西湖雜詩八首，一并焚寄。湖山不異，風景頓殊，公追念前後，當亦憮然乎？西湖退省庵之右，貴同鄉諸君子，已爲構建崇祠，落成在即矣。弟言於崧鎮青中丞，并邀集敝同鄉諸人，科請爲公建祠，將來即以貴同鄉所私建者，作爲浙省專祠，湖山俎豆，從此千秋；想良辰美景，明月清風，笙鶴來游，仍與生平不異也。小孫又薦而不售，有負期望。在小孫甫逾弱冠，何貴速成？但弟老矣，不久將從公游，恐不能待耳。每念古人交誼，不以生死而殊，敢援庾元規追報孔坦，劉孝標重答劉沼之例，敬書一紙，遠寄九京。靈而有知，尙其凌雲一笑！

■與孫婦彭書

接廿八日手書，知出疹已愈，近日精神何如？阿膠及坤順丸仍喫否？令祖謚法，前所傳皆誤。浙江潘學台書來，言得京信，知確是「剛直」二字，湖南已聞知否？昨得令弟佩芝書，託作墓銘，閱所寄行狀，王壬秋先生所作，自是名筆；但其中事實，有可商者：如所載少年受知高螺舟先生入學一節，與令祖所自言者迥異。其事吾載入春在堂隨筆第六卷，倘令弟處有其書，可檢出觀之，便知與行狀所載大相反矣。此事雖細，而一生名節有關，今行狀中有此一節，吾意萬不可刻，刻之則冥漠中必有餘恫也。此外所敍戰功，如沙口汛口一事，與令祖所述亦有不同。至晚年赴粵東防俄，其心所血注，全在大角礮台。大角在虎門外，同事諸君，皆以為散漫無可守，令祖親履其地，始知海水有青黃之別，黃水浩渺無極，而青水則止一綫曲折而來，無論帆船輪船，必由此路，從大角山下經過，於此開礮擊之必中，故力主扼守大角，劈石為台，藏礮其中。至甲申之冬，警報日至，言明年正月必犯廣東；令祖於除夕親駐大角，因疑似之閒，開放一礮，誤傷鹽務巡船，方悔鹵莽，而乙酉正月寂無警信，後閱外國新聞紙，有一條言大角礮台深得形勢，不可輕犯；乃知此一擊之誤，不為無功，亦令祖與吾言之。此等事宜細詢當日隨征將佐，務得其詳，傳示後世，勿使人言粵東之役，但以虛聲脅人，僥倖無事也。又令祖在粵，有一摺極詆和議，有五不可和，五可戰之說；當時朝議不甚許可，然實令祖一生大見識，大議論，安可不傳示千載乎？吾因此數端，未能動筆，亦未便函復令弟，而手書與汝，可與令弟及親黨曉事者，同看也。吾衰且病，此等大題目，恐不勝任，竊意王益吾祭酒本令祖舊友，又是同鄉，何不託渠作之？如必欲吾作，當更博考參稽，非可率爾操觚也。

■與李少荃爵相

頃在西湖寓樓，由蘇寓寄到惠書，并李黼堂同年耆獻類徵全帙。此書卷帙之繁富，已足壯我書城，而我公議

論之崇閎，尤足破人疑蔀。往年黼堂初創是書時，鄙人亦竊有所疑；在黼堂之意，以爲書名類徵，舍此更無可分之類。今讀公鈔示寄黼堂書，知於此事討論極精，非鄙見所能及也。因公高論，發我狂言，卽以擲論，昔時曾忝玉堂，實則陸天隨之散人，元次山之聱叟耳。使黼堂異日更緝續編，必將我列入詞臣類矣。江湖而冒禁近之名，後世觀之，得無笑彼其之子之不稱乎？率筆及之，聊發軒渠。

■與許星叔尙書

頃由令弟子原寄到楹帖一聯，猥以鄙人七十生辰，遠頒吉語，光耀軒楹，在遠不遺，固爲可感。而江湖衰朽，得蒙華袞褒揚，亦未始不足爲榮。然犬馬之齒，何足言壽？今歲誓於先人影堂，壽言壽禮，概不敢受；雖承公賜，未敢渝之，仍寄由子原令弟璧還，伏求俯鑒硜硜，勿以爲罪。他日鄙人死後，如蒙賜以輓聯，則九原銘感也。

■與徐花農太史

辱手書，幷以鄙人七十生辰，賜以壽禮屏幅楹聯，並皆佳妙，甚矣老弟之愛我也！甚矣老弟之不知我也！以老弟而猶有此賜，何責夫悠悠者乎？仍由信局寄璧，明知此件璧還尊處，竟無所用。鄙意請老弟代爲收存，俟兄死後，滿二十七箇月，再請寄至我家，俾我家子子孫孫，世世懸挂，以見我兩人當日交誼，如此其厚也，豈不美哉！

■與汪柳門侍郎

久疏音問，忽奉手書，開緘三復，眞老杜所謂「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者也。乃以去歲鄙人七十生日，賜

以壽聯，則思之至再，不敢拜受，受之無以對許星叔矣。謹由信局奉璧。此聯留存尊處，一無所用，未免可惜；然弟早見及此，有以處之，請問花農，自得其法也。右台山館，舊懸大筆所書一聯，其句云：「曾聞古有歸眞室，已覩身如不繫船，」即鄙人舊句也。歲月既久，館人又不善收藏，竟至爛脫；如有暇，能爲補書之乎？

與潘譜琴庶常

承示蘇慈碑，名慈，字孝慈，而北史隋書，均止稱蘇孝慈，竟以其字爲名，是碑詳而史略也。據隋書，從武帝伐齊，賜爵文安縣公，尋改封臨水縣公，而碑止稱文安縣公，不言改封臨水，是史詳而碑略也。碑稱天和七年，而後周高祖武帝，天和止六年，無七年，考是年三月改元建德，當以事在三月以前，故仍稱天和七年耳。碑與史似異，而不足爲異也。至其葬同州蓮芍縣，尊意頗以爲疑，謂蓮芍自漢以來，均屬馮翊，唐武德元年，始改馮翊爲同州，碑文不曰馮翊而曰同州，或武德以後補撰，則鄙意以爲不然。同州之設舊矣，隋書地理志，馮翊郡注云：「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同州，」則自西魏至隋開皇時，其地正名同州也。所屬有下邽縣，注云：「大業初幷蓮芍縣入焉，」則大業未幷之先，同州所屬者有蓮芍縣，可知矣。碑文所書，正得其實。尊跋謂武德元年，始改馮翊爲同州，此考之未審。唐書地理志大書同州馮翊郡，注云：「武德元年，更諸郡爲州。天寶三載，以州爲郡。乾元元年，復以郡爲州。」然則武德元年，盡改天下之郡爲州，故馮翊郡改爲同州；天寶三載，又改同州爲馮翊郡；乾元元年，又改馮翊郡爲同州。同州也，馮翊郡也，皆承其舊名，但州郡改易，以從一時之制而已。非武德元年，始有同州之名，史與碑皆無誤。謹述所見，以質高明。

與徐花農學使

新正三日，由電局交來賀歲電音，數千里外，不啻遣一介持柬到門，眞奇情勝事也。年前錢君自粵還，得嘉平十八書，知履新以來百凡皆吉。初擬縮刻拙著茶香室經說，分貽士子，今則改縮刻爲翻刻，此意良是，袖珍之本，非使者所宜持贈也。拙見則又有一說：學使者當堂給發，必須官樣文章，近時有奉發之世祖御製勸善要言，若以此等書給發多士，庶幾正大得體，人無異言；若私家著述，大非所宜。拙著茶香室經說，成書較後，王逸吾學使，纂皇清經解續編，不及著錄，得老弟爲我張之，大妙。然不過攜數十部於行篋中，考試經古，遇有佳士，以此贈之，或可示以塗畛，濬其心源；此則於理可行，於事亦或有益。若人人給以一函，則徒費紙札之資，而適以啓揣摩迎合之私，且或以成口舌異同之辨，萬萬不可也。兄意如此，幸老弟從之。近來時局多艱，人心不古，蹈常習故，可以無咎無譽；稍涉新奇，議論滋多，高明定以爲然耳。

二十三年三月出版

新式標點 俞曲園書札

洋裝一冊——定價五角

標點者 朱太忙

校閱者 維公

出版者 上海河南路一三七號 大達圖書供應社

託售所 上海 暨各書 廣益書局

分售所

哈爾濱 承文信
哈爾濱 成文厚
烟台 誠文興書局
烟台 誠文德書局
烟台 羅裕東書局
濟南 民來書局
天津 道謙書局
濰縣 承文信

青島 成和堂書局
青島 成文堂書局
青島 中華書局
安東 誠文信書局
營口 成文厚書局
長春 成文厚書局
奉天 大東書局
濟南 山東書局

